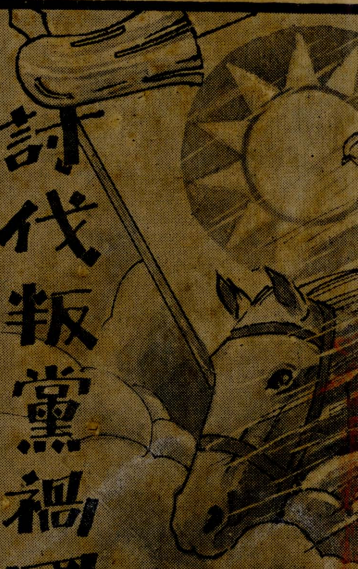


討伐叛黨禍國
殃民的
馮玉祥 閻錫山



印部傳宣會員委行執央中黨民國
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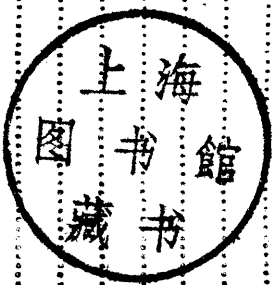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9341B

討伐叛黨禍國殃民的閻錫山馮玉祥目次

國民政府拿辦閻逆錫山令.....	一
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北方黨員剷除反動.....	二
中央執行委員會告第三編遣區武裝同志書.....	四
蔣總司令爲討伐閻馮告全國將士.....	五
蔣總司令告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文.....	七
閻錫山擾亂黨國叛跡昭彰 (蔣主席).....	九
北方反動勢力的醜態 (蔣主席).....	二
閻馮勾結反動餘孽搗亂情形 (蔣主席).....	四
閻逆背叛黨國的罪惡之剖析 (胡漢民).....	八
集腐惡反動之大成的閻錫山 (胡漢民).....	七
以正義剷除閻逆叛亂 (葉楚傖).....	三
反叛之中心爲閻錫山 (劉蘆隱).....	四
閻馮叛變與北方政局 (劉蘆隱).....	四
中央此次討閻的意義 (劉蘆隱).....	六



討伐叛黨禍國殃民的閻錫山馮玉祥 目次

閻馮歷年來倒行逆施的罪惡 (何應欽) 五〇

閻馮斷送民族生機必須立即剷除 (何應欽) 五四

箴誡馮逆玉祥電兩通 (吳敬恆) 五六

討伐閻錫山官傳大綱 (中央宣傳部) 六〇

二十年來之閻錫山 七一

愚民毒民害民之閻錫山 七五

破壞和平統一的閻錫山 七六

賣國籌餉勾結馮賊實行叛變之閻錫山 七七

危害黨治背叛民治的閻錫山 七九

陰險狡詐詭計百出的閻錫山 八一

與馮逆狼狽為奸的閻錫山 八三

告革命將士書 八四

為時局告北方將士書 八七

為時局告北方青年書 八九

為時局告北方工人書 九二

為時局告北方商人書 九五

討伐馮逆宣傳大綱	(中央宣傳部)	九八
爲馮逆禍國告全體同志及國民書		〇八
馮逆玉祥背叛黨國的七大罪狀		一三
違背編會決議搶掠地盤的馮逆玉祥		一五
斷絕國民生路的馮逆玉祥		一八
屠殺軍民青年的馮逆玉祥		二一
馮逆玉祥聯俄賣國的證據		二二
西北叛軍之罪惡		二六

附 錄

省市黨部紛請討閻

江蘇省黨部呈請中央迅討閻逆	三二
江蘇省黨部爲討伐閻馮告同志同胞	三二
湖北省黨部電請中央開除逆黨籍並予討伐	三四
湖北省黨部再請中央迅頒明令討伐閻錫山	三五
湖北省黨部報告迅請討閻之意義	三六

漢口特別市黨部請中央討伐閻錫山……………三八

漢口特別市黨部報告制裁閻逆之意義……………三五

廣東省黨部電請討閻……………四二

廣西省黨部通電聲討閻逆……………四二

南京特別市黨部通電聲討閻錫山……………四三

安徽省黨部省政府請中央對閻大張撻伐……………四四

福建省黨部請中央明令討閻……………四四

雲南省黨部請中央嚴厲懲裁閻逆……………四五

四川省黨部請明令撻伐閻錫山……………四六

天津特別市黨部宣傳部懇中央迅即討閻……………四六

冀平津北寧四黨部請中央嚴厲懲處閻逆……………四七

冀平津北甯四黨部通電促閻下野……………四八

北方八黨部環請中央對閻大張撻伐……………五〇

湖南省黨部爲伸討閻逆告全省民衆……………五〇

湖南全省宣傳會議請中央剪除閻錫山……………五四

海軍特別黨部通電伸討閻逆……………五五

中央軍校特別黨部呈請褫免閣逆之職	五六
武漢軍事分校特別黨部伸討閣逆宣言	五六
平漢鐵路特別黨部討閣電兩通	五八
陸軍第五師特別黨部申討閣逆電	五九
黑龍江省全體黨員討閣通電	五九
太原市黨部爲閻錫山擅倡謬論告全體黨員	六〇
武裝袍澤環懇撻伐	
何成濬等環請中央對閻迅予聲罪伸討	六九
魯滌平等環請中央對閻大張撻伐	七〇
劉峙等環請中央願作討閻前鋒	七一
岳維峻金漢鼎等請纓討閻	七二
下級黨部聲罪致討	
上海市各區黨部區分部紛起討閻	七四
江蘇省各縣市黨部紛請討閻	八〇
江西省各縣市黨部紛起討閻	八二
福建省各縣市黨部紛起討閻	八五

漢市各區黨部區分部討閻電	八八
粵桂民衆討閻電	九〇
民衆團體奮起伸討	
上海市總工會及商民團體討閻電	九二
中央軍校軍官研究班實習員呈蔣總司令電	九三
漢口市總工會呈中央電	九四
湖南各界請中央制裁閻逆電	九五
山西旅京同鄉會討閻通電	九五
西北討閻同志會通電伸討閻逆	九六
海外僑胞一致聲討	
中央僑務委員會通電討閻	九七
南洋僑胞紛紛請討閻	九八
日本僑胞紛紛請討閻	九九

補遺

爲時局告北方農人書	一〇五
-----------	-----

勉北方被困同志書	二〇八
爲時局告海外同胞書	一一〇

對伐叛黨禍國殃民的閻錫山馮玉祥

時代叛黨禍國殘民的閻錫山馮玉祥

國民政府拿辦閻逆錫山令

閻逆錫山，素昔狡詐，辛亥革命，遭遇時會，僭竊一省，無所建樹，既爲袁氏所不容，總理猶扶掖之使安其位，袁氏叛國，該逆竟懷祿貪勢，反顏事仇，始則宣告脫離國民黨籍，繼且請求解散國民黨，以結納於袁氏，迄袁氏稱帝，該逆率先勸進，并奏請改建立憲帝國，爲袁氏所激獎，故當時有一等侯爵之僞封，該逆受之，曾無愧色，其不得廁於中華民國國民久矣，及國會解散，督軍團變叛，以至張勳復辟，該逆均依違其間，以爲可以臣洪憲者，未嘗不可帝溥儀也，當此之時，總理與師討賊，凡使命往還於晉地者，均被峻拒，故終總理之世，未聞該逆於革命有所協助，且机隲之，洎我國民革命軍師次淮濟，該逆始束身來歸，政府含弘光大，舍罪責功，且欲以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迄授以晉冀察綏各省，不惟無所建設，又復誅求無厭，去年李白馮唐之亂，多爲該逆所潛煽，一方密請政府，聲罪討馮，一方密款馮氏，以劫持政府，舉凡陰險狙詐，悉集於該逆之一身，近且集合各種反革命之軍人政客，以圖一逞，政府奉總理之遺教，弘訓政之建設，際茲該逆干黨紀構國難，猶再姑息遵養時賊，何以爲黨，何以爲國，閻錫山，應即免去本兼各職，着京內外各省政府各軍隊，一體嚴拿歸案訊辦，以儆姦凶，而申法紀，此令。

（附）中央永遠開除逆黨籍決議

中央監察委員會函，爲閻錫山稱兵作亂，背叛黨國，逆跡昭著，經議決永遠開除黨籍，請查照公決執行案，決議，照辦。

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北方黨員剷除反動

本黨承總理遺志，領導國民革命，精誠無間，以迄於今，橫暴之軍閥，肅清殆盡，民衆之信仰，日益普及，和平建設，遂漸實施，對外政策，漸次貫徹，凡此成效，苟非我全黨同志之奮鬥，曷克臻此？

中央以「和平統一」爲唯一之政策，年來對於軍事黨務之措施，皆本此旨。誠以破壞方畢建設不容或緩，而社會一日不安定，則人民一日不得休養生息，而建設事業將無從進行。中國之自由平等亦莫由一蹴而就。前此對於一二倡亂之徒，當其逆跡未著，猶冀其改過自新，非至萬不得已，絕不忍國內兵戎再見，以重苦吾民。乃反動軍閥閻錫山者，原爲帝制餘孽，狡猾成性，反覆無常，前爲大勢所迫，飄然來歸，冀圖自保，及見中央日趨鞏固，編遣勢在必行，封建割據，無以持久，於是設詞鼓惑，妄作主張。中央寬大爲懷，僅予以剴切之曉諭，未遽懲處，原冀其自知覺悟。乃彼存心作亂，迷途罔返

，竟擅調軍隊，公然反動，勾結一切黨國叛徒，殘餘軍閥，不惜犧牲北方災荒劫餘之同胞，以臨最後之掙扎。最近晉冀平津各地黨部，及中央設置之機關，均被暴力封閉，忠實同志，動遭逮捕，正當之輿論，概被摧殘，且自署偽號，敢爲戎首，以冀分裂我中華民國，而爲帝國主義之鷹犬工具。似此亂黨禍國，叛抗中央，罪豈勝誅。中央深信革命基礎之鞏固，中央威信之日著，至此已非任何反動勢力所可搖撼，而冥頑不靈之反動軍閥，既不能有所感格，自不能不迅爲撲滅。現已經中央常務會議通過監察委員會決議，將閻錫山開除黨籍，併由國民政府明令撤職拿辦。蓋閻逆既自絕於黨國，卽爲黨紀國法之所不能恕。總理北上宣言，曾謂『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覆滅曹吳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今閻逆之所爲，實欲繼曹吳而起，此而不除，則國民革命，終莫能完成也。

我晉冀平津綏察各地同志，久處反動軍閥淫威之下，經長時期間之奮鬥，始有今日，今復橫被摧殘，良可深痛，然在過去同志等努力革命，反對軍閥，常能犧牲一切，不爲不義所屈撓，今後仍當本此精神繼續進行，蓋救黨卽以救國，我總理艱難締造之本黨，負有建設新中國之偉大使命，絕不能容任何反動勢力加以危害，我晉冀平津綏察各地同志，際此反動囂張之時，須確認革命之歷史與人格，本過去之經驗，繼總理革命之精神，努力奮鬥，務使全國人民，曉然於順逆之所在，明乎革命與反革命者之勢不並

存，奮然興起，滅此朝食，革命全功，皆賴於此，我各地同志亟起圖之，此令。

中央執行委員會告第三編遣區武裝同志書

本黨繼總理遺志，應民衆要求，自十五年出師北伐，未及期年，革命勢力進展之速，迥異尋常。迨奠都南京，以主義統一全國，以和平蘇息生民，實行編遣，努力於調政之建設，黨國之基礎，益臻鞏固。一般反動封建餘燼，雖復先後爆發，以圖一人一派之私，要皆相繼撲滅，不能倖存；此一方固由于本黨主義之深入人心，實足戰勝一切；一方亦我武裝同志，本大無畏之精神，艱苦奮鬥有致之也。連年以來，凡寄生於本黨主義下之新舊軍閥，以及一切反動勢力，既已賴我武裝同志之忠勇用命，幸告肅清。中央亦以此後之和平統一與夫調政之效，當可繼續實現，藉副國人期望。乃閻逆錫山，本其陰險狡詐之素性，以中央寬大爲可欺凌，以人民痛苦爲無足輕重，忘其面目，妄肆鼓簧。近更居然縱使一切反動份子，稱兵抗命，背叛中央，以圖謀最後之一逞。中央顧念民生疾苦，建設迫切，一以寬大爲懷，恪守和平統一政策，不忍因閻逆一人之故，遽興兵戎，而使我第三編遣區武裝同志，不幸而或作無意義之犧牲，且陷北方民衆於痛苦，是以非至萬不得已時，不願爲斷然之裁制。政府之免職擊辦令，必遲遲至今而始下者，亦即本與人爲善之旨，冀其最後之悔悟。凡此種種，當爲全國民衆，及我全體武裝同志所

共睹共諒也。今閻逆叛跡昭著，國人皆曰可殺，勢必鋌而走險，中央深慮我第三編遣區全體武裝同志，因環境關係爲閻逆所壓迫劫持，而同陷於叛黨叛國之途徑，自毀其光榮燦爛之歷史。我第三編遣區武裝同志，須知各同志於北伐期間，曾著勳績，在人耳目。且服從黨國，爲革命軍人之天職，中央爲全國之中央，凡反抗中央，破壞中央之政策，而陷人民於痛苦者，卽爲全國人民之公敵。徵之前事，惟有自趨於滅亡。是故何去何從，不特大義所關，亦爲利害所屬，千鈞一髮，甯待智者而後辨之。茲特謁請相告，期我同志，皆深悟來歸。我同志應自視爲民國之干城，詎甘爲閻氏之鷹犬。前次率自振拔，不隨閻氏爲洪憲帝制之奴僕；今日豈肯復從閻氏爲背叛民國之兇徒。所貴爲革命之軍人者，惟在服膺主義，辨別順逆，不爲利誘，不爲威脅，終始完成其革命之職志，保有歷史之光榮也，惟我同志勉之。

蔣總司令爲討伐閻馮告全國將士

（銜略）均鑒，中國目前所切迫需要者，曰統一和平，中央始終所力求貫徹者，亦曰統一和平，故凡愛護國家，服從中央者，宜無不擁護統一和平政策，而促其實現，乃閻逆錫山，馮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軍閥之積習，深恐統一將不利於其割據之野心，和平將消弭其作亂之機會，故處心積慮，必欲破壞統一而後已，必欲攪亂和平而後快

，查閻逆錫山，狡詐爲心，陰險成性，常欲以別人供犧牲而已立於不敗之地，對中央雖貌示服從，對地方則嗾使叛變，縱橫捭闔，挑撥離間，無所不用其極，一年以來，迭次叛亂之役，自桂系軍閥倡亂，以至於唐逆生智叛變，無不有閻逆作祟於其中，事實俱在，人所共知，中央隱忍遷就，曲予寬容，冀其有悔悟之心，而開其自新之路，乃竟肆無顧忌，日益爲非，近因其所播弄所利用之反動軍閥，均已次第收平，故閻窮七見，不惜甘冒不韙，稱兵作亂，僭竊偽號，收容叛徒，以圖最後之掙扎，至於馮逆玉祥，迭次謀叛，倖逃顯戮，緝榜猶懸，野性復熾，此次受閻逆庇護，又圖死灰復燃，嘯聚潼關，進犯鄭洛，與閻逆共肆披猖，作反革命之大團結，似此怙惡好亂，實屬罪不容誅，中央爲貫徹統一和平之政策，維持人類相與之信義，忍痛出師，以討伐桂系唐逆等反動軍閥者，而討伐之，桂系唐逆等反動軍閥，既因叛變而消滅於前，閻馮二逆，未有不因叛變而覆亡於後也，蓋成敗決於是非，利鈍定於順逆之義，中正於迭次討逆之役，曾反覆昭告我將士矣，過去事實，亦切實證明是者成而非者敗，順者利而逆者鈍矣，閻馮叛變，又焉能逃成敗利鈍之公例，而得倖存哉，且閻馮此次叛變，一面網羅自安福系以至於改組派之各派系政客，以張其聲勢，一面挾制西北各軍，以供其犧牲，收容愈廣，團結益弛，蓋舉利害不同意志各異之份子，兼收而并容之，其必各以本身之利害爲利害，一己之意志爲意志也明矣，我討逆各軍，以黨國之存亡爲存亡，以中央之安危爲安危，以革命

之成敗爲成敗，利害既屬共同，且又久受主義之訓練，共具革命之精神，意志亦復統一，故討逆各軍，必能一德一心，衆志成城，敵離德離心，而我一德一心，以一德一心之師，討離德離心之衆，必能以一當十，以百敵千，而殺賊爲摧枯拉朽也，故討逆之義旗甫舉，全盤之勝負已分，閹馮覆滅，可以日計，惟中正於此，有須爲我將士告者，討逆軍之任務，在討賊戡亂，討賊戡亂之目的，在拯救人民，軍行所至，應處處本愛護人民之心，作捍人衛民之事，紀律務須森嚴，騷擾尤宜切禁，勿使社會秩序，因行軍而至紛亂，勿使閭閻治安，因作戰而受影響，至作戰之時，行動務求敏捷，步武尤宜一致，各軍之間，報告須詳悉，聯絡宜確實，一軍有警，各軍赴援，一軍出擊，各軍並進，庶可以我整個之師，破彼烏合之衆，各將士須知此役爲封建軍閥最後之掙扎，亦即革命戰爭最後之一幕，其各忠勇奮發，滅此朝食，以竟革命之全功，而奠國基於永固，蔣中正歌（五日）印。

蔣總司令告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文

國民革命軍全體官佐士兵公鑒，國民革命軍發源於廣州，未及三年，普徧全國，此決非得之偶然，總理遺囑第一語，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國民革命軍即遵從總理遺教，繼承總理遺志，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爲己任

者也，自帝國主義者肆行侵略，利用軍閥爲其虎俵，致中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人民瀕於經濟破產之絕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曾評隲當時各黨派各個人所擬議之救國方案，斷言其無一是處，祇有以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爲中國惟一生路，但欲實行國民革命，掃盪國內一切軍閥抵禦帝國主義者之武力壓迫，非有真正能爲國民革命効死之軍人不可，故總理晚年，注全力於培養革命軍人，軍人精神教育等篇，其所以勗勉革命軍人者甚至，總理逝世以後，本黨同志翹立國民革命軍，以其適合於國家之需要人民之願望，而我革命先烈，復前仆後繼，犧牲其寶貴之生命，捍衛黨國，用能於最短期間完成全國統一之業，我國民革命軍之意義，至爲重大，國民革命軍之歷史，至爲光榮，既非任何人所能私有，尤非任何人所能破壞，且中國之自由平等，今猶未能達到，稍有人心者，皆不忍妨礙國民革命之進展，况以救國救民自任之革命軍人，決無自外生成，別趨歧路之理，亦萬不能坐視國民革命軍之被人毀棄，不思拯救也，閻錫山馮玉祥本爲軍閥餘孽，其加入國民革命軍，並非出於誠意，僅爲投機取巧之慣技，數月以來，反對編遣，破壞和平統一，其行事早爲國人所共見，然其譟蔑中央，詆毀中正，猶假革命之名義以行之，今則圖窮七見，已完全背叛國民革命，並國民革命軍之名稱而亦毀棄之矣，閻錫山馮玉祥集合利害極不一致之各派反動份子，其所標榜，往往自相矛盾，並無一定之救國方案，幾使人莫測其用意所在，天奪其魄，乃自揭破其假革命之面具明白

告人，彼等已反對國民革命，不願見中國之自由平等，彼等已反對國民革命軍，不惜與全體革命軍人挑戰，彼等已公然放棄國民革命軍靈大之使命，忍陷全國同胞於萬劫不復之境，假革命者暴露其真面目，而自促其滅亡，在革命過程中，實為可幸之事，閻錫山馮玉祥之離棄國民革命軍，正國民革命軍之大幸，然我國民革命軍將士若不努力殺賊，而使其多存在一日，即國民革命軍多一日恥辱，國民革命之成功多一日障礙，此決非我革命軍人所能忍受者也，閻錫山馮玉祥欲保持其封建勢力，而與國民革命軍為仇，此實全國國民之罪人，凡願致力國民革命者，咸當奮起聲討，但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尤當顧名思義，如何而能繼承 總理之遺志，如何而能完成革命之責任，如何而能保持歷史之光榮，如何而能解除自身之痛苦，皆非以全力與封建勢力決戰不可，國民革命軍與閻錫山馮玉祥不兩立，閻馮存則國民革命軍亡，中國亦不可救，我將士必當有為國犧牲之最大決心，誓以全力消滅此國民革命軍之公敵， 總理曾云，革命軍必須以一當百，與國賊奮鬥，又云，革命軍應以先烈為標準，舍身成仁，犧牲一切權利，專心救國，諸將士既知國賊所在，自必忠勇奮發誓死奮鬥，為本軍爭歷史上之光榮，即為中國求自由平等之實現， 總理與已死各將士在天之靈，實式憑之。

閻錫山擾亂黨國叛跡昭彰

（蔣主席）

——在國民政府紀念週報告——

各位同志：上星期政治上的變動，有很大的關係，今天特爲報告一下。閻錫山於本月八日，暗使馮玉祥回到潼關，當時本席就電問趙院長究竟有無其事，據趙復電，謂八日下午，閻錫山訪問馮玉祥，馮託病不見，到晚間就不辭而行，現在既已逃走，也無辦法。又據西北軍方面的人說，在七日晚上，閻錫山特跪在馮玉祥面前，懇求馮玉祥道：「現在山西以及第二集團軍的官兵，皆在你老哥一人身上，祇有你老大哥才能救山西及三集團軍官兵，現在聽你怎麼辦就怎麼好。」於是馮玉祥第二天就離開太原了。此事內幕究竟如何，我們還是不大清楚，不過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閻錫山因爲他知道自己已無辦法，對全國信用完全失去，在革命立場上，已無人能再相信他了，他就驅出馮玉祥，向中央搗亂。當馮未離晉以前，趙院長還來電說是閻錫山不但是願下野，並要出洋，因爲閻只下野而不出洋，就無法可使馮玉祥不回陝西，如此，山西就是很危險了，不如閻馮偕同出洋，就可轉移國人目光，真有和平希望，這是趙院長來電，並謂因求實現和平，要變換國民的目光，所以閻錫山不但下野，且要出洋，所以中央就答應他的要求，由西方面就由趙院長維持，後接趙電，謂爲國家和平起見，極願犧牲其個人，暫維一切，及十日馮玉祥到了潼關，我們才知道閻錫山的所謂下野出洋，皆是假的，他說和平統一云云，完全不是這回事，他想擾亂黨國，自己的力量不夠，又要馮玉祥來代他擾亂。由

此一來，閻錫山在革命的歷史上，革命的立場上，更加喪失無餘了。我們從前還希望閻錫山果能出洋，必可增長學識，變易目光，將來回國還可教他爲國家担任點事情，現在看他的行爲，確是陰險奸詐的封建軍閥，他以爲封建思想，還可存在，實則他的所爲，他的政治生命，早已破產了。以後他是再不能和十八年以前一樣的在革命上可以敷衍過去的了。現在閻錫山在北方又大造空氣，說中央軍於十五日在滄州彰德集中要直取河北，所以他又不出洋了，這真是笑話，那有這回事呢？我們知道德州距天津是很近的，幾小時就可到達，上次晉軍擅自開兵到德州，而中央軍隊卽令退後，以後并未調一兵一卒到那裏，并且此次中央軍隊，始終未過黃河，這樣看來，究竟那一個是和平，那一個是破壞和平，自有公論的。這次他又說中央出兵攻他，這又是完全捏造事實。現在望各位同志全國同胞大家要趕緊準備起來，這次反動的聯合，我認爲對革命前途有無窮樂觀，因爲反動派不聯合，革命是不會成功的，所以反動勢力越大，就是消滅得越快。現在政府是確有消滅反動的力量，收拾全局的把握，并非說什麼大話，各位可以切實相信的。所以我們深怕反動派不聯合，反動不明顯，我聽說西北軍已於十五日發出反叛通電，并且奉他們中華民國軍總司令閻錫山副司令馮玉祥的命令，集中兵力，出了潼關來進攻我們了，但是中央宗旨，總是和平，抱着很堅忍的意志，很穩健的態度，我們待反動勢力暴露殆盡，再不能不用兵的時候，然後方起來去消滅他。所以中央此時，決取守勢，待

國民皆知他們叛跡顯著，中央再加討伐，他是不能不屈伏的。深望全國同胞，與各位同志，知道中央是絕對希望和平的，絕對取着守勢，不單是不去進攻他們，并且要本和平初衷，還要向後撤退，以待叛軍來攻的時候，再同他們決一死戰，達到我們掃除障礙，完成革命的目的。

北方反動勢力的醜態

（蔣主席）

——節錄在浙江省黨部擴大紀念週報告——

其他對於時局的問題，現作一簡單的報告，現在的時局，差不多一天一天的明顯起來，這種明顯，就是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壁壘，愈覺顯著，在革命的過程中說，這是一種進步的現象，從前一班份子，反革命，假革命，都戴上了假面具，潛伏在我們的黨內，並且混在我們革命軍裏面，使我們分不出來那個是我們的同志，那個是我們的敵人，現在有這種機會，能夠給我們分別出來，那個是革命者，那個是反革命者，那個是革命軍，那個是反革命軍，那個是擁護黨的，那個是不要黨，消滅黨的，統統可以分別得很明顯了，所以我們只怕反動勢力混在黨內，並不怕反動勢力向我們進攻。

據報閻錫山定明天（四月一日）要就他所謂中華民國軍的總司令職了，這次事變，想各位早已明瞭，政府對此，亦早已有解決的辦法，我們只要等反革命者的力量完全顯

露的時候，就是我們革命成功的時候。我們勵精瘁力，所矢忠矢勇的，只有一個中國國民黨，一個三民主義，我們力量是整個的單純的，去對付一切是無所不利。這種不要黨，不要革命的反動分子，其結果一定失敗的。改組派一夥人，因為自己失了地位，於是想去利用閻錫山來掩護他們，來做反對本黨的工作，這真是一種妄想，他們不料閻錫山把北方的黨務機關封閉之後下文就沒有了，什麼黨部都不許組織，乾脆的僭號自稱中華民國軍總司令，不要受他們的贈號，閻錫山對西山會議派尙且不要，何況改組派，他不過利用這夥人來對本黨搗亂而已，我們知道閻錫山爲什麼利用這批西山會議派及改組派呢，他的目的是在消滅國民黨，他那裏還要什麼黨呢，各位同志，這個時候對於改組派應該可以很誠懇的下一個警告，勸他們及早猛省，可是改組派的領袖是沒有希望了，已存很深的成見，這種成見，他們就是黨可以不要國可以滅亡，而中央不可以不推倒的一種態度，這種態度，是不是爲國爲民的革命者所應有的態度呢，可憐那一班盲從改組派的青年，我們應該從事實上要使他們覺悟回頭。

過去的事實，很可以拿來比喻一下，從前同盟會份子孫少侯胡瑛之流，後來竟跑到袁世凱那邊去作忠臣，而不要革命，其實他們最初的意思，並不希望袁世凱作皇帝，他們當時以爲推倒滿清政府，辛亥革命已經成功了，可以不要黨，不必再革命，這個觀念一錯，所以被袁世凱威脅利誘，到結果不得不組織籌安會，上勸進表了，現在我們對於

改組派份子，應該勸告他們，閻錫山惟一目的是要本黨消滅，現在是看得很明白了，你們應該趕快回頭，如果現在再不覺悟，將來你們的結果，一定和孫少侯，胡瑛輩一樣，不得不爲閻錫山組織籌安會，替閻錫山上勸進表的，結果愈攪愈精，改組派的領袖，我們對他果然絕望了，但是一班被改組派迷惑的青年，要好好告訴他們，改組派的領袖不久快要作孫少侯胡瑛第二了，而你們青年，切不可作孫少侯胡瑛輩的走狗，要保留自己革命的地位，革命的歷史和革命的人格。（鼓掌）

現在政府對反動派的方針辦法，我們還是要求和平，不想用武力去解決國事，如果他們一夥反動者真是再不覺悟，不回頭，仍舊想以軍隊的力量，造成個人勢力，來破壞黨和政府，那時政府只得拿應有的職權來處置他們，反動派份子複雜，我們一個一個去打倒他，是打不完，做不到的，現在他們一起團結起來了，我們可以統統把他一網打盡，這是時代所造成的，不是人力所能勉強做到的，我對時局是無窮的樂觀，預料在今年一年以內，一定能做到真正的統一，我們以冷靜的頭腦，去應付動亂的環境，是政府唯一的方針，但是我們可以深信現在政府的力量，是可以消滅一切反動勢力的（全場鼓掌）

閻馮勾結反動餘孽搗亂情形

（蔣主席）

——在中央軍校紀念週報告——

四月一號，閻錫山已就了他的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也就了他的副司令了，回想他們從前在北伐的時候戴了假的面具，投進我們國民革命軍裏頭來，拿了國民革命軍的帽子來掩護他們做反革命勾當的醜面目，司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現在他們反革命的行動，一天天暴露出來了，再沒有方法可以掩飾，所以他們索性連這個國民革命軍的名字都不要了，我們的軍隊，是拿全國民衆力量來組織的一個革命軍隊，所以當時就取了國民革命軍的名稱。北方的馮玉祥雖在這個時候派人向本黨接洽投降，但是他看見革命兩個字終是害怕，所以他自己仍舊稱國民軍，却不敢連上革命兩個字，到北伐完成以後，他已經沒有發展的辦法，只得也稱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名義即由此產生。現在他們想到國民革命軍裏頭，絕不能容納他們個人的封建思想與地盤觀念，再沒有方法可以鬼混，更不能假借革命的招牌來做買賣，只得抹出鬼臉，現出原形，公然作背叛的勾當，自己既不要革命，同時也反對我們革命，完全做了一個反革命的軍隊。現在全國的軍隊，只有一條分水線，不列入革命軍隊，就叛入軍閥的軍隊。我們國民革命軍的將領官兵們，大家要知道，我們革命軍不僅是革命的精神可以吞滅一切，便是我們軍隊的名稱也足以褫奪敵人的胆，使北方軍閥見了害怕，聽了發抖，甚或誤認國民革命這四個字老大的不祥，一拿出來，必定遭帝國主義的嫉忌，被一般軍閥政客所嫉視。只得忍心害理，犧牲了神聖的國民革命軍名稱，不敢使用，其實，他們

也不配僱用。大家要知道，我們國民革命軍從北伐以來，犧牲了多少的官兵同志，才能得到現在這個國民革命的成績！這種代價很大的成績，原不應讓假革命反革命者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他們自己離開，正合我們的要求。但是我們真正革命的軍隊，要保持我們國民革命軍名稱的光榮，不是隨便可以做到的，更不是沒有革命精神的人可以任意冒稱的。惟有矢勤矢勇，至死不變，一德一心，百折不回的忠勇將士才能享受國民革命軍這個榮名，且須做到革命完成之後，我們這個軍隊的榮名才可以證實。

從今以後，叛逆的軍隊，反革命的軍隊，既然一個個的站開，不再魚目混珠，自然是我們國民革命軍軍隊很大的光榮！從此以後，我們要真正爲國民革命犧牲，以盡國民革命軍的職責，要向背叛的軍隊作殊死戰，發揚我們國民革命的榮譽。諸位，我們最可以建功立業的一個光明而有希望的時代今已到來。機不可失，少縱即逝，大家共同一致的團結起來努力前進吧！我們的人數雖少，但是我們的精神發旺，團結堅固，必能以一當百，遵照 總理的遺教，掃除國民革命的障礙，發揚光大國民革命軍的名譽和歷史。

從前我已經講過了，我們不怕敵人怎麼大，不怕敵人多麼兇，任他什麼敵人，都不值我們一顧。我們只怕自己的軍隊不努力，自己的官長偷生怕死，不肯爲革命奮鬥，不肯爲革命來爭自己的體面和光榮。所以我們在從前沒有軍隊的時候，只要有了一顆炸彈，有了一枝手槍，便會鑽進前清的撫台衙門，臬台衙門去做革命工作，無論撫台衙門臬

台衙門有多少的兵，有多少的機關槍總是不怕他們。所以富有革命精神的革命黨員，是不把敵人放在眼睛裏頭的。並沒有看見什麼敵人，還不是一任我們衝上前去，所向無敵麼？現在我們有了這許多的革命軍隊，統在中央指揮之下，在三十萬大軍之中，由我自己手裏訓練出來的，至少亦有十萬。總理常常講，只要有五百人聽我的命令，誓死同生，就可以橫行中國，掃除一切，完成革命責任。現在我自己有三十萬軍隊，有三十萬條槍，我自己練出來的又是不少，大家共同一致，拚命前進，還怕甚麼呢？我們無論打什麼仗，到那個地方總可以斷定我們出發那天，就是我們打勝仗的那一天。敵人沒有打以前，敵人已經決定失敗在我們手裏了！爲什麼呢？我們有革命的精神，精神能夠團結，所以我們少數能夠打勝敵人多數，敵人十師人，我們兩師人就能夠打勝他。我們從革命以來，沒有不是以少勝多的，所以胸中只有充滿着同仇敵愾的壯氣，眼下却全無敵人的影形。日無全牛，氣吞胡虜，正是我們革命軍人的實錄。但是我們拿少數軍隊打多數敵人，不就是沒有真本領可以打勝仗的，高級司令部的戰略能夠佔勝利，自然可以挽回一大半戰術的弱點。但是戰術如果不好，軍隊如果不精，高級司令部的戰略無論怎麼高尚，無論怎麼好，終於不能夠得到勝利的。所以我們國民革命軍之打勝仗，一方面須有主義，以堅定我們的信仰，他方面須有革命精神，以運用我們戰鬥的方法，我們全體的官兵，都相信我們高級司令部的戰略一定可以戰勝敵人的，在此堅定的信仰之下，副以

高妙的戰略，精練的戰術，大家共同一致的照着目標去打死了敵人，真是一件爽快之事。但是我們官兵如果太不努力，太沒有方法，便只落的徒然犧牲。敵人練了兩三年，或者五六年軍的軍隊，經不起我們練了兩三個月的軍隊的一擊，便是我們革命的軍隊，自有革命軍的真方法，自有革命軍的真精神，決不是隨便拿了書本子，照着做可以做到的。所以我們革命軍，一方面完全要我們官長來訓練，一方面要我們官長拿革命精神和方法去神而明之，以求至善。我們上官只有給我們一個原則，根據原則去運用，全在我們官長自己努力。

閻逆背叛黨國的罪惡之剖析

(胡漢民)

(原題爲「反革命原因之分析與革命者應有之警覺」)

——在國府立法院紀念週講詞——

各位同志，上星期中，我們對於閻百川的問題，更加看出他的真相來了。他本來開口聲聲說要下野出洋，並且發通電，表示他下野出洋的決心。可是近數日來的事實證明，他的野心，還沒有收斂，反動的心思，還沒有消滅；不過他自己覺得他僅有的作亂的口實，以及他所陳的所謂黨國大計，太沒有根據，以取得國人的同情，同時又覺得自己的力量太不夠，便轉變方向，重行掉弄他的玄虛。

目前閻百川所取的策略是：一，自己鬧着下野出洋，而故遲其行，藉以表示今後的亂事，都與他無關，或使人認爲亂事之來，非出於他的本心；二，是重襲故技，教唆和接濟西北軍南犯，自己則在旁邊取利，或背後搗鬼。

何以我們認定閻百川目前已取這種策略呢？從第一點說：近來報紙上常常載有閻百川下野出洋的消息，平津來的電訊，不是說閻百川交割軍政要務，準備下野出洋，便說出洋的船票，與日本的住所，都已買定擇定了。但是，同時我們又見到「某日太原會議，主戰派壓倒文治派，故閻下野出洋之事，又暫行延擱，以及閻下野出洋之事，須請示其封翁後，方能確定，」等等的消息。其實下野和出洋，是一件很單簡的事，如果抱有決心，則何事不可擺脫！現在他如此裝腔作勢，可知他實在沒有走的決心。尤其可笑的，便是所謂主戰派壓倒文治派一層，姑無論閻百川那裏有沒有主戰派和文治派，便是有此兩派，一切還不是聽閻的指揮，作他御用的工具麼？這種欲蓋彌張的醜態，已很明白的顯示着閻百川的「心勞日拙」了。

從第二點說：閻百川放馮回陝，和重招改組派份子陳公博，甘乃光，顧孟餘等到晉，便證明了他教唆並接濟西北軍南犯的決心。大家記得他去年監視馮玉祥時，屢次聲言以後絕對不使馮玉祥離開山西。他說：「如果使馮離開山西，不但爲害黨國，便是我們在山西，也一刻也不能安然的。」此後馮玉祥雖曾幾次請求他不予監視，他都置之不理。

乃正在時局緊張的時候，他竟縱馮入陝，回到西北軍老窠去，這究竟有甚麼用意呢？至於改組派，他在討伐唐生智時，也有通電發表，主張決心去消滅，而現在陳公博等，都做了他入幕之賓，可知他雖揚言下野出洋，而實際乃正做了目前一切反動勢力的中心。

我們所最奇怪的，便是在閻百川左右，竟找不出一個真能認識革命的意義，懂得革命的理論的人。初時我們總以為趙次隴先生，在中央日久，應該多明瞭些中央的情況，和所抱持的政策，對於閻百川這種悖謬的主張，自殺的行動，一定能多多加以糾正和阻止的。但是照最近所得的消息看來，趙先生也好像已經糊塗了。閻百川放馮回陝，是一件何等重大的事，趙先生既不能勸阻於事先，又不謀補救於事後，並且守着密秘，不向中央報告，直到十日蔣先生電趙詢問，才於十二日輕描淡寫的復了一個電報。說：「馮玉祥到太原以後，行動已完全自由，八日下午，百川想找他談話，便沒有見到，大概已不辭而行了。」馮之離晉，是否不辭便可成行，這是誰都能知道的，而趙先生竟以此作答，不是笑話麼？我們於此，覺得趙先生這種不忠實的態度，實不能不使我們失望和疑慮。

從歷來一切叛逆翻雲覆雨，陰險譎詐的手段，和處心積慮，以圖傾覆中央的心理，每引起我們不少的慨嘆和感觸。這些，自李宗仁以至目前閻百川的作亂中，兄弟已屢次報告過了。前一星期，兄弟曾說：「過去十餘年中，中國所以紛亂不治，最大的原因，

便是由於軍閥的專橫。去歲以來，一切叛逆之徒，所以甘於叛逆，也無疑的基於其封建的軍閥心理。」這一層，大概誰都不能否認的。但是事實上，這還不過是一個粗淺的說法，而不是一種探本之論。我們所要問的，是何以中國的軍人，才有這種封建的軍閥心理呢？歐洲大戰中，法國的福煦，美國的潘興，都曾帶過千數百萬的軍隊，假如他們有封建軍閥的心理，也許能橫掃歐陸，如拿破崙之所為。但他們當戰事告終，便將所有的軍隊，盡數交還政府，並不擁以自衛，或驕姿專擅，做出種種要挾政府的舉動。蘇俄的杜落斯基，也是赤軍中的領袖，但當他發表批評布爾希維克的著作——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後，馬上被幹部革除黨政軍最高委員的資格，而他始終不聞有藉兵力以自固的企圖。照兄弟個人粗粗的看法，以為中國軍人之所以如此，——有封建的軍閥心理，乃完全有其縱的——時間的，橫的——空間的因緣的。

從縱的——歷史方面看，中國是一個以封建為基礎的國家，過去數千年中，祇產生了換朝不換制的君主政體，這種政體的作用，僅在維繫帝王的繁榮，——保障所謂政治階級的利益。在思想方面，因為它與政治直接相連的緣故，便隨着幾千年不變的君主政體而定於一尊，其結果乃落到如儒家那樣的僵化而無進步。我們要深切知道這一個富有生機具有特質的儒家思想，是始終沒有支配過中國人的生活的，我們所獲得於儒家的，僅僅是一切空疏而無實際，浮泛而無基礎的糟粕的形式，與呆板的訓條。因此自我們與西洋

文化接觸之後，便東西奔突，莫知所守，形成思想界一個大變動，大混亂的時期了，政治與思想，爲有直接關係的原故，也就頓呈離奇怪誕之觀。固然這個思想上的來龍去脈，非三四言所能闡明。但民國以後掌握中國政權的北洋軍閥，的確一方面也爲這紛亂的思潮所激盪，同時又被歷史的地理的傳統特性所支配，才很快當的復演成割據分爭之局。袁世凱爲要做皇帝，便可以不顧各省的割據，而予以封爵；段祺瑞爲要維護個人的地位，便可利用督軍團以解決府院之爭，作對付國會，——人民代表的武器；徐世昌，曹錕吳佩孚等的所以一一蹈袁段之覆轍，又何嘗不爲這一個封建傳統的力量，判定了他們的命運呢。李宗仁，閻百川等，過去雖曾服膺黨義，爲革命效力，但他們對於革命的認識太不夠，禁不起封建藩鎮的傳統思想的侵襲，便不得不歸入反革命的一流，重蹈北洋軍閥的覆轍。

從橫的——地理方面看，中國幅員廣大，交通閉塞，一過去幾千年中，祇產生了換朝不換制，換湯不換藥的君主專制政體，很多是爲這地理的特性所支配的。在社會的風俗習慣和語言上，則以都與政治不生直接關係的緣故，便隨着各地山川阻隔的形勢而趨於分歧。由這些構成社會的既已根深蒂固的因素，就形成我們政治上社會上根本改造的障礙。所以我們應該認識所謂北洋軍閥的惡制度，並不是幾個頑舊軍人，或腐敗官僚所能造成的，而是根據於歷史的地理的——一切物觀的環境的。過去數年中，我們確乎已經

掃蕩了一一承襲袁世凱，段祺瑞等衣鉢的北方軍閥，而其缺憾，乃在：因爲人人注目到幾個單簡的革命對象，所以祇顧到打倒軍閥，而忽略了軍閥所賴以滋生成長的环境，革命的初步工作——軍政，也便因之而不能澈底完成。本來在這一個人山川格禁，交通阻塞的地理形勢未嘗稍變的中國，要一個沒有革命情緒，革命決心的軍人，完全化除其分割地盤以劫持政柄的思想，的確是一件絕對難能的事。自李宗仁以至閻百川，本無革命的素養，既已在此鮑魚之肆，又何能強其不同臭，由『下野』而成爲『落草』呢？從此我們更該知道打倒軍閥，完成革命，單單注意於打倒某個某個的問題，是不夠的，只有注意於打倒某個某個所賴以滋生成長的环境，才是最根本最基礎的辦法。

中央在過去，便是努力於打倒這某個某個所賴以滋生成長的环境的。打破的方案，便是我們屢屢倡導和力求實施的編遣。我們唯其知道一切曾經革命的軍人，不能逃避歷史的地理的傳統特性的支配，所以當掃平北洋軍閥之後，便主張編遣，以建設國家的軍隊，改造軍人的心理，來摧毀這造成軍閥的歷史环境，且可從此以打破他的一切障礙，完成三民主義的國家建設。照兄弟過去的經驗，覺得編遣並不是一件什麼困難的事，只要大家有決心，從事於不補缺額，便可在很短的時期中，達到我們的目的。再就兵士的本身論，他們所以做兵士，正爲受生計和环境之驅迫，假如社會的秩序，稍稍整齊，一定會舍之不遑，不願做以生命來維持生命的勾當了。一切叛變者受封建的割據思想之支

配，不肯接受編遣，且爲求個人野心的狡逞，陰謀傾覆中央。但是中央始終抱定與人爲善的決心，以貫徹和平統一的政策，求編遣方案的實施。所以閻百川發爲種種謬論，如聯合三屆執監，另組一個中央，弁髦黨的規章，與倡爲禮讓爲國之說，以要挾政府人員去職，毀棄國家紀綱，而我們對之，祇有加以勸告和規正，當他願意出洋之後，我們先便以爲可了却這件公案了。固然，中央的寬大爲懷，不僅於閻百川爲然，即李宗仁，馮玉祥，唐生智，張發奎等，歷次的叛變，我們也何嘗不然，總到最後無可挽回的時候，才出兵去消滅。這些，有很多同志和同胞，以中央爲過於柔懦過於寬大的。但中央這種與人爲善，和維持和平的苦衷，也一定能爲全黨同志和全國同胞所共諒了。

革命是破壞與建設並進的事業，不破壞，則無以建設；不建設，便不成爲革命。但是如何能使革命者始終革命，不至落伍或變節呢？這是我們國民革命當前的難題，爲個個革命者所應警惕和追求的。就剛才所說的話，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一個意義，即革命是客觀上到惡環境當中去奮戰，人不能跳出惡環境以外來革命，就處處有被惡環境侵襲包圍的危險，一個革命者，要走完革命的路程，必須有超越一切矛盾的精神，以確立革命的人格。自李宗仁以至閻百川的失敗和消滅，都有一個共通的原因，即在打倒爲國民革命障礙的軍閥之後，自己仍爲佔戀舊物的——不能超越一切矛盾的心理所中。他們不肯編遣，不肯放棄那種製造專制和割據的成規，而務必棲息其中，結果便不能不墮入反革命

的深淵，自取敗滅了。

革命者的落伍和變節，沒有超越一切矛盾的精神，實是最基本的原因。自私的個人主義的毒，已深中於一般想革命和在革命者的心中，便處處使這些人感到矛盾和衝突。假如革命的決心，革命的意志，不能克制這矛盾，這固有的自私的個人主義，任何人都隨時失敗的危險！李濟琛的過去，也曾爲革命來努力，但他做了廣東省政府主席和國民政府的參謀總長後，這蘊蓄着的卑劣的，自私的，混忘了革命任務的心理，便突然爆發了。他以爲做中央政府的參謀總長，斷沒有做廣東省政府主席的自由和穩當。由此，他更以爲中央是一個空洞的名辭，是人人可以取而代是的。假如能以我所有的地方爲基礎，挾中央來發號施令，不是一件更痛快的事麼？這樣，便起了他篡竊中央的念頭。再如唐生智，當他奉政府命令，擊敗宋石等逆軍以後，政府覺得軍事不久可以結束，便想調唐回來，任爲軍政部長。而唐所親信的軍事顧問某某，却打電報給唐說：「政府任你爲軍政部長，你萬萬不可答應，須知軍政部長，是一個空名，不能有什麼權力的，假如你一做，你的前途，你的希望，便沒有了。要爲你自己將來打算，還是以在外面做總指揮的好。」由於這種心理的作祟，結果便由叛變而至覆滅了。再次，當張發奎侵入粵西，中央軍隊從事討伐的時候，汪精衛竟說中央的軍隊，何以不去東北防俄，而來對付張發奎呢？他自己忘記了民族的危機，於蘇俄肆虐東北之際，來侵擾兩粵，破壞統一。假

如中央的軍隊，可以去對付蘇俄，何以張發奎不能防俄，而要他到廣東作亂呢？這種矛盾的，不通的，愆令智昏的話，乃出之汪精衛先生之口，正是汪先生失敗的原因。從上面的事實，證明一切懷抱自私的個人主義的人們，實在不配和不能担負革命的任務，完成革命的使命。

所謂人的內心的矛盾，是很複雜的，而要超越此矛盾，克勝革命的任務，實尤其困難。理性與慾望，是矛盾的，個人與團體，是矛盾的，我們為達到我們的慾望，便泊沒了理性，為求個人的幸福，便混忘了團體。固然，人未必個個能作純理的生活，但革命者必須擴大其革命的精神，使慾望漸歸理智化。同時，一個人亦未必個個能為團體而犧牲個人，但革命的意義是真實要我們把個人的聰明才力，納入羣體的公共的目的中，為最大多數人謀最大的幸福的，總理昭示我們，「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而不當以奪取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之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以服務為目的，是為羣體的；以奪取為目的，是為個人的。這中間已很明顯的指示出革命與反革命的分際了。

中國國民黨是革命的政黨，黨的主義，便是我們同志所以努力的指針，黨的同志，便是實行此主義的份子。這樣，在這一個革命的集團中，所要求於同志能培養自己革命

的人格，以體行革命的主義者，一定極爲殷切。但是事實上，個個同志，是不是真能不
愧對自己革命的責任呢？是不是在革命的程途中，時時沒有變節或落伍的危險呢？這恐
怕誰都不能作肯定的答覆。因此，我們便聯想到這一次中央召集全國訓練會議，實在含
有很重大的意義，在黨的所謂訓練中，尤其到了這一個訓政的時期，本該要本黨同志去
訓練人民，領導人民，共同努力於革命的。但是唯其我們同志，對於所負革命的任務，
不能個個不愧對，於是本黨同志本身所需要的訓練，便更爲急迫。這一層，我們同志，
也大家一定會感覺到了。

總括上面的論點，是：歷次叛逆的變亂，正爲他們沒有革命的意識，革命的決心，
而爲歷史的地理的傳統特性所支配的緣故。本黨同志，要負擔革命的重任，完成革命的
使命，不至半途墮落和變節，唯有注意於革命意識的培養，革命人格的確立。但我們所
應注意的，是唯有超越內心矛盾的理智，才能建造起超越一切矛盾的革命人格，負得起
征服矛盾的革命責任，所以以後對於黨的訓練的工作，更其要加緊去努力。

集腐惡反動之大成的閻錫山

（胡漢民）

原題爲「革命不是爲自己找出路」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講詞——

各位同志！這兩個星期中，閻錫山的真面目，索性暴露出來了。同時在報紙上還看見兩件事情，我們覺得很奇怪：第一，閻錫山把陳炯明找了去商量大計；第二，陳公博和幾個舊同志，都到太原去，竭力勸閻錫山組織黨部政府，實行勸進了。不過細想起來，以這些人，做出這些事，實在也不足為怪。如閻的為人，自來便沒有多少革命黨的意思，十多年來都是在不革命反革命的環境中求生活的。有時口頭儘管說着為黨為國，要繼承總理遺志，努力完成革命，但實際上終於沒有這回事。到了現在，找一個叛黨叛國的陳炯明去，共同謀逆，在他們彼此也許因為氣味正投，還覺得相見恨晚。又如陳公博這人，同志們都知道他是個有名的投機份子，他的出名，完全由于他精于投機。他的腦筋中毫無所謂主義。今天做做共產黨黨員，指使殺人放火，明天做做陳炯明的走狗，罵罵總理，後天又可以做做國民黨黨員，跟着讀讀總理的遺囑。這種人以往的卑劣，已足夠判斷他的未來一定格外不堪，正不必再去提他了。

惟有一班從前的老同志，對於事理竟也這樣糊塗，行為竟也這樣隨便，實在太奇怪。太可歎了！我們百思不解，一個人的變節，會使他前後的為人歧異到如此，事實上究竟有什麼緣故呢？大概離開了黨，離開了主義，離開了總理遺教的人，終於會取消自己的人格，最近林子超委員到上海去，遇見幾個同他們一樣的老同志，便正式問他們道：你們這樣攪法，究竟什麼用意呢？是不是相信閻馮真能成功，或者以為目前的中央，實

在不夠負革命的責任嗎？他們說都不是的；對於閻馮，早就相信談不上護黨救國的。林委員說：既然如此，你們僕僕於天津太原之間，何以不憚煩至此呢？他們說：這也沒有辦法，要找出路，便不得不如此。這真是奇談！既找出路，總要找一條活路，豈可不問死路活路，只管亂闖嗎？凡是丟開一切，只管替自己找出路的人，根本早已不配談革命了！革命只是講犧牲自己，那裏是講替自己找出路，總理告訴我們，人人要以服務爲目的，不當以奪取爲目的。照他們的做法，離開總理遺教，未免太遠，還說什麼革命的意識，革命的人格呢？！

他們目前所攪的一套，就兄弟看來，竟與袁世凱時代的籌安會差不多了。袁世凱一心要做皇帝，非找幾個裝飾品不可；於是想到革命黨裏的劉光漢，胡瑛，保皇黨裏的楊度等，以爲由他們聯同勸進，就可算是天下歸心了。閻錫山現在充其量也是這樣。所謂西山派的老同志算是右派，陳公博等算是左派，左右俱備，閻便認爲國民黨全體都到我手上來了。他並不想這些人正是從國民黨全體之中剔出去的。袁世凱要做皇帝，就有人爲着找出路而攪籌安會；以後曹錕要做大總統，也有人爲着找出路而攪出賄選一套把戲，許多人做了豬仔議員。這是彰明昭著，通國皆知的事實。這班老同志當這兩個時期，也有曾經執定了革命的宗旨，有過很大的努力的，於袁世凱的籌安會，曹錕的賄選，決不參加，儘管環境在那裏利誘威逼，終不爲動，信念何等堅強！何以現在一變便到這

步田地，因為閻錫山想做什麼，便也去找找出路，演起籌安與賄選一般的雙臺把戲呢？孟子說：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這幾句話，可算正爲這般要找出路而變節的朋友寫照的。何「鄉」之與「今」，這樣大大地不同呢？真是「是亦不可以已乎」了。總理提倡革命四十年，爲民族爲國家求自由平等，自身始終沒有得到什麼自由，甚至連性命都犧牲了。至於革命的主義，都始終不肯放棄一點，從來未說過要替自己找出路，便不得不怎樣的話。凡是曾經追隨總理的人，尤其是以老同志自命的人，何以便把總理的人格，忘却乾淨呢？難道因爲總理已經逝世便離開總理遺教，日遠一日了嗎？

近來黨都提倡節約運動，『節』這個字，有「關節」的意思，也有「節操」「節概」的意思。大家應該知道，做一個國民的大節，究竟在那裏？至少要不要賣國。做一個黨員的大節，究竟在那裏？至少要不要賣黨。如果既做了國民黨黨員，到了自己要找出路時，便不管什麼國什麼黨，一概可以出賣，甚至攪起一套籌安會與賄選來，那裏還有什麼『節』可言呢？講起這種事實來，我們非常傷心！總理以黨救國，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遺教，極其重要，道理極其明白。當總理頒佈建國大綱時，還特地附上一篇宣言，說明革命所以要經過軍政訓政時期的必要。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便這樣決定了。

總理並且教大家此後永遠照這個大綱去努力宣傳，努力實行，遺教諄諄，言猶在耳。直到現在，經過中央與政府的一再宣導以後，訓政的必要，差不多人人都明白了，都知道從前的約法，憲法，所以不能生效，是由於人民無知識，無能力，無組織，黨還沒有盡訓練指導的功夫。民國成立以後，不能由黨去負建國治國的責任，是一樁大錯！總理民國元年的辭職，就是爲了他這種主張不得行。不料所謂老同志者，現在竟連以黨建國以黨治國也反對起來了，對於 總理的遺教，不但忘記乾淨，而且特地違反起來。總理怎會料到他的身後，違反他的遺教的，就是當年的一班老同志呢！提起來怎不教人傷心！

其次，他們還有一個大錯，就是太看中國國民不起，以爲國民是沒有是非之心的，可以聽他們胡攪，利用，玩弄。可是我們只要把近十幾年來的歷史看看，凡違反民意，做得大錯特錯的，是不是早已爲社會所棄了？籬安會裏的朋友們，如六君子之流，今日有誰敢替他們辯護一下？他們自己能否在社會上講什麼話？這班老同志不要太糊塗了！輿論的力量，社會的制裁，終於很厲害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假如像他們犯了籬安賄選一般極大的過錯，雖到死後，他們的孝子慈孫也沒有方法來替他們洗刷解釋，在他們非錯認死路爲出路，自掘墳墓而何！

由於這兩層錯，這班老同志竟不恤做起豬仔黨員來了！談到豬仔黨員，先要明白

豬仔議員的情形。曹錕賄選時，大家對於出賣票子的議員，叫做豬仔議員。豬仔二字，原指南洋方面一種被騙的工人而言。南洋缺少人做工，便有所謂豬仔頭者，到中國來招募工人，遇到工人便說：『我來替你找出路，想法子發財。』左騙右騙，騙得一班工人到南洋去做長期的苦工，所訂的合同，與賣身契一樣。工人也莫名其妙，只知領到十多塊錢，或二三十塊錢，換了一身新衣服，由着別人出了盤費，便欣然就道了。如此一船一船地和豬一般地裝運出去，所以稱為豬仔。及至到了工作地方以後，受工頭的剝削，虐待，慘痛到極點，再無出頭之日了。他們找出路找到死路上去，結果便落到如此。豬仔議員也有領袖，就等於豬仔頭，由他去拉攏一班豬仔議員。當時的吳景濂，便榮膺此職，所謂吳大頭，便是豬仔頭。豬仔議員所發的財，猶如豬仔工人一樣，不過是豬仔頭剝削之餘的一些殘羹剩炙而已。然而各人終身的人格，生路，就此斷送了。就是吳大頭的豬仔頭，等到曹錕做大總統以後，在北平也站不住脚，自此以後，也終身出不了頭，不知做豬仔的好處到底何在！不過這班議員的來路，有些根本原不正當，原不是人民的真正代表，到了宮室之需，妻妾之奉不能自克時，便演一齣賣身投靠，閉上眼睛聽人裝運出去做豬仔，似乎還不足深責。至於一班所謂老同志者，以往的歷史如何？操守如何？對人對己的主張如何？何以到了這時，也放倒一切，以革命黨員的資格，做起豬仔來，教人看着豬仔黨員，與豬仔議員，後先輝映呢？豬仔議員的結局如此，豬仔黨員的結

局如何，還待言嗎？豬仔議員的豬仔頭結局如此，豬仔黨員的豬仔頭結局如何，也還待言嗎？

再說到當代正要利用豬仔朋友的曹錕之流閻錫山先生，在北方十多年，對於北方政局中光怪陸離的事跡，已經有很深的觀察與研究了。他十多年處在不革命反革命的環境之中，看慣了軍閥所唱的戲，一幕一幕，深映於心，已被陶融得很有程度了。爲今之計，照兄弟想來，他大約預備走兩條路：一條路乃找一個頭子放在上面，他自己做起內閣來，行段祺瑞與徐世昌的故事。閻錫山對於這個念頭籌之已久了，民國十六年間，他教傅作義在涿州攪那一套，原不是奉的本黨的命令，是他們自作主張。原來當時他想請老段出來，做北方的頭子，而由他把持一切，他想教老段做老段手裏的徐世昌。他自己在政治上原不會創作什麼，無非抄襲他人的藍本而已。他還有一條路是學吳佩孚，吳佩孚不但自己不做總統，且不組內閣，但遠遠地做太上總統，太上內閣，今天發一個電報，命令內閣怎麼怎麼做，明天發一個電報，命令內閣怎麼怎麼做，無論好壞，總統與內閣是不能不聽他的命令的。這是閻錫山生平所神遊默想，羨慕不置的。他以為『我能做到如此也好極了！』今後恐怕他就要去達這個願望。

但是照他的爲人看來，閻錫山這兩條路都走不通。因爲他如此去學段祺瑞吳佩孚，是專們學他們的壞處，而自己實在沒有他們的好處。以老段來說，生平也有兩點長處：

一乃肯負責任，如徐樹錚在外面攪了亂子。他肯對徐世昌黎元洪說：『這些事情，應該我負責』。這種態度，能挺起肩膀來任事，倒還像一個漢子，至於閻錫山的爲人有這樣嗎？以往什麼事他總不負責任，只躲在背後，操縱別人，事敗了，自己便推卸不管了。一乃老段還懂得什麼是國家，國家定要有個政府，而政府定要在軍隊之上。所以他雖然弄出督軍團來擁護他自己，但他還想辦法，來駕馭他們。至於閻，便連這點政治知識，政治手腕也沒有，那裏能學老段呢？說到吳佩孚，也有吳佩孚的好處，打起仗來，總是身臨前敵，雖然除了三國演義等書以外，他也不想讀讀別的书，但他畢竟還在三國演義中，學到一個身先士卒，勉強也像一個帶兵的人。至於閻錫山呢？却從來沒有看見他親身上過陣線。因此民國元年我們還大受其累，給袁世凱挖苦過一回。當時袁世凱教曹錕帶兵攻山西，我們便向袁世凱交涉說：『你既佔了娘子關，何以還要進攻太原呢？』袁世凱來電說：並不是我去攻山西，實在是因爲你們的閻錫山失蹤，不知躲到那裏去了，地方秩序不能沒有人維持，所以不能不進兵。後來情勢稍微和緩一點，有人好容易把他老先生拉出來，做了什麼都督，他從此才在山西立穩了脚，由都督，而將軍，而督軍，而督辦，總司令。但是直到現在，他遇事還是那樣胆小，先總不露面，叫別人去攪，攪好了是他的，再露面不遲，攪不好便與他無干。例如事前與人約好一同出兵，事實上他總讓別人的兵先出，萬一不利，他便按兵不動，對打勝的人說：我本是幫你的，所以

按兵不動。試問就這一點看來，他如何及得上吳佩孚呢？再則吳佩孚雖有一個時期做了太上政府，但始終還擁戴曹錕在頭上，不曾背棄這一手提拔他的人，在他個人的私德上還不無可取。至於閻錫山，便連這一點也沒有了，如此還要學吳佩孚，究竟學得上學不上呢？連段祺瑞吳佩孚都學不上，不料他現在竟去學起袁世凱與曹錕來，找些左派右派的人攪籌安會的一套把戲，教人勸進，做什麼總司令，又攪一套賄選的把戲，害人做豬仔黨員，組織什麼黨部，豈非格外笑談！在他以為這些把戲，袁曹諸前輩，都已做過，現在他勉強去步後塵，總不算沒有來歷，沒有家法。但他就不想想，總司令畢竟與皇帝不同，絕不是自己要做就做的東西；黨員畢竟與議員不同，把他們硬捏成豬仔，也不會收豬仔議員之效，徒然害己害人，絕了自己的生路，又教人家人格破產，何苦來哉呢？

最近有一個朋友住在北方很久，但久矣夫不問政治了，我們問問他，對於閻馮的觀察如何？他說：『北方人對於閻，是沒有一個不討厭他的，並且看他不起；至於對馮，倒還有幾分害怕。這個意見很可以代表北方人的心理。的確，馮這人要比閻爽利些，他的狠處在反得快變得快，沒有人能趕得上他。民國十幾年來，他已經反了八九次了。今年反這人，明年反那人。古人說，劉牢之二年三反，馮先生大概已夠上這程度了。至於閻，從來不大挺身露面的，總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攪，真不像樣！他所以得在山西多年，還是最初由我們保全他的，以為他是山西僅有的一點革命勢力，不能讓袁世凱

摧殘掉。不料他把持了山西多年，什麼革命成績也沒有，弄得山西全省依然頑固不化，死氣沉沉。他爲小心起見，固然不許外人插足山西，便在同一山西省中，還要分出晉南晉北來。在晉北之中，又要分出臨汾，五台來，使他們互相掙拒，他好從中操縱把持。一個人的氣度狹隘，手段卑下到如此，真是少有！民國元年以來，我們山西的同志，從不得回山西去做事，只要問本院的山西同志，便可知道了。他對內的辦法是如此，至於對外的維持手段，究在那裏呢？據說他有一套特別的功夫，當袁世凱很想趕掉他時，曾派了一個金某人去做山西省長，就是暗中監視他，分他的權的。不料到後來金某人竟弄他不過，離晉而去。對人說：「我雖然是一個老官僚，但終不是閻某的對手，他能爲人所不能爲，他曉得袁項城家裏第幾個妾最得寵，便從這裏去做工夫。尙不止此，甚至那個妾的使女老媽子那個最得用，他也探聽得明明白白，便從這些使女老媽子面前下手做工夫，獻殷勤，終於得着上面的信任。我金某人實在攪他不過。」照此看來，閻這人真夠卑劣的了。

我們對於閻的爲人，既認識得很清楚以後，忍不住又要替一班賣身給他的老同志叫起屈來。去賣身給這樣一個人，比胡瑛，楊度，吳大頭之流，更不值得了！一個人不顧人格，不好好做人，而去做別人的裝飾品，已經不堪。就以裝飾品而論，裝在一個可裝的人身上，還不失裝飾品的作用。若裝在一種不值得裝的人身上，越裝越教人看了生惡

心，起不憐之感，使連裝飾品本來的作用都失却了，爲裝飾品設想，豈不更可歎嗎？再則這班老同志固然做了閻錫山的裝飾品，同時他們也被閻錫山在裝扮起來，弄得不成模樣。兄弟昨天去遊棲霞寺，就有這種感觸發生。原來寺中有幾座蕭梁時代的佛像，雕刻得很好，可惜年代已久了，未經好好的保存，不免受風雨的剝蝕，損壞了許多。不料寺裏的和尙看見這樣，以爲不行，忽然用洋灰把這些佛像油起來，油得光頭光腦的，本來的面目一概抹殺，使人看了，惡心到萬分。這些佛像本已成了無知之物，一個個在洋灰的光彩之下，好像還面有得色，只犧牲了當初雕刻這些佛像的大匠一番苦心，一番藝術，教我們在惡心之餘，不覺又痛心起來。那等于廟裏和尚的袁世凱，曹錕，閻錫山之流，那裏替那班六君子，豬仔議員，豬仔黨員打算，他們只把這班人作傀儡而已。高興起來，便在他們臉上油上一層洋灰，弄得一場糊塗，葬送了他們整個的人生，要洗刷從何洗刷！這也許是我們的責任，未曾早盡保存古物之責，未曾從和尚手裏救下他們來吧？

照現在情形看來，我們的責任，我們的工作，實在太重大了！革命的阻礙，常常翻新，教我們剷除這種阻礙已忙個不迭，把建設革命的事業，只好一再擱下，這那裏是我們所願，更那裏是我們所安！意外的橫逆如此時來相加，我們除掉以分外的努力，去對抗，去處理，更有何說？以宣傳而論，我們早該用之於訓政了，豈該仍舊忙些申討某某叛逆的宣言與口號！以訓練而論，我們早該用之於人民，去促進訓政了，豈該仍舊忙些

挽救的工作！去設法挽救些中央委員與老同志，結果仍是徒勞無功。我們過去的工作實在不能滿人意，並不能滿己意。不過回顧起來也未嘗沒有一些成績。如長江下遊的江浙，是一直在黨治之下的，兩湖也從軍閥手裏再度收回了，兩廣也一再安定下來，不至於再有什麼大亂了，國內五六個大軍閥也消滅過半了，凡此未嘗不算我們的成績，我們又何必因爲環境的不好便自餒呢。想起總理當日在廣州時，處境是何等的艱窘，東江有陳炯明，北江有沈鴻英，並勾結北方的軍隊，南路是鄧本殷，西江在沒有攪好的時候，上游有陸榮廷等盤踞着，同時如楊劉等反革命份子，也混在政府之下，這些隱患，總理豈不覺得，但總理只管撐起肩頭來担着，毫不介意，每個禮拜還到中山大學（當時叫做高等師範學校）去完成他的三民主義的演講，樹立革命的真正基楚，這是一種什麼精神！我們現在不應該效法嗎？大家總不能學到總理，難道連一半幾分，都學不到麼？

一個人應該常常在訓練之中過生活，訓練者何？便是養成並擴張自己的好習慣，以便增進工作的效能，這是很要緊的。兄弟以前也很能走路，現在比較差了，何以呢？因爲事情多，時間少，來來往往，不能不坐車，於是腳上的好習慣，便因欠訓練而失却了。所以昨天游棲霞山回來便很覺吃力，同時因爲不常出外受風日，昨天曬了一下，面部便變了色。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使我們感到訓練的確是要緊的。我們平時應不斷的訓練，直到足以應付環境中的一切橫逆，一切意外，時時有特殊的精神可以奮起，不爲

那些橫逆與意外所阻礙，永不要離開了。總理的遺教，所有的工作與責任，自然有一天能夠完成。

以正義消除閻逆叛亂

（葉楚傖）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報告——

這一星期，是很可紀念的一個星期，有兩點是關於本黨的重要事件：一，是三中全会之完成，二，是閻錫山問題之告一段落，自閻發蒸電直到現在，他自己已經明白自己是完了，不但道理講不通，且其內部亦發生許多問題，故在本黨全體同志嚴重詰責之下，發現了一切反動勢力的崩潰現象，使其不能以武力而叛中央，且不能以莫明其妙的言論欺騙國人，我們因此得很多的好的試驗，可以證明本黨是正確的毫無可疑的，統一了所有的力量，在這一經過中，各級黨部頗能在統一組織之下，發出主義的威力，而且全體同志，均能在正義之下，分別出正確的是非，尤其是天津北平山西等地黨部，在嚴重壓迫之下，始終能主持正義，向一切反動勢力奮鬥，得到最後的勝利。反動派的拘捕，監視，檢查信件，竄改電報，種種手段，全都不怕，用大無畏的精神，繼續工作，完成中央的給予他們的使命，更大的安慰，便是因此次之風波，而試驗出本黨全體同志的真實力量，自閻發謬論後，雪片飛來的文電，海內外一致主張討閻，除閻黨籍，各級黨

部表示擁護主義，與統一，非常正當，表現真正是非，同時表現認識主義的正確，中央得到這些電報後，慎重的運用，用正確的道理和誠摯的方法，不需討伐，而即削平叛亂，一方面在地方上發揮，不屈不撓的道理，一方面在中央表示和平統一的精神，這兩個主張，同時發展，而底於成功，中央有可用之兵而不用，閻錫山無可用之兵而想亂用，這是很明白的事實，臚列在我們目前，即以濛電而言，不得本人同意，而亂行冒署旁人的名字，這種手段，他們在軍閥時代作過，也曾成功，用此方法對付徐世昌黎元洪是可以的，如是便以爲此法，可以永久的用，這實在是完全違背了時代，沒有嘗着革命黨的味道，革命是一不受騙，二不受嚇，結果濛電一出，紛紛聲明否認，並且嚴加詰責，不受騙，與不受嚇的革命精神，由此表現出來，況中央自由粵出師北伐而後，飽經患難，閻以電報來嚇中央，適足表現除一小部分不知有國家者外，所有武力，皆爲國家的武力，而非私人的武力，這是此次得到很多試驗的結果，不過還有兩件：一，閻馮出洋，少數人批評，說是中央與西北方面，和平解決了，此實錯誤，一國之中，絕沒有和中央可以對立的東西，祇能說少數官吏，自己知道錯誤，承認糾正，沒是旁的道理，可以講得過，中央與某方面和平解決了，這個話，簡直是不通，二，又有人說蔣閻之間，從此沒有問題了，這更是大錯，閻錫山把中央看錯了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以個人爲中心之山西，而以爲旁人也像他，這是他的糊塗，中央當要有個代表的人，一個重力的表

現：應當要有個支點，卽如學校裏，當然要有個校長，卽是委員會，也要有個主席，不能說校長指揮學生，便是把學校據爲私有，他的行使權力，乃是代表整個的學校，並非以個人來包辦學校，稍有常識者，皆明白此理，閻錫山的智識，實在尙不及一個學生，整個的中央，當然要有一個支點，如外國公使呈遞國書，當然要由代表國府的主席來接受，否則叫他遞到那裏去呢？在受國書時，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國家有武力，卽應有代表國家的人去指揮整理，此次蔣委員是代表中央，削平一切禍亂，這是很明白的事實，將來本黨推行訓政工作，如果公私也分不清楚，則是非不明，一切皆無辦法，這回的問題，實是用整個的中央，削平想反動的份子，並非某人與某人的問題，這是大家應該明白的。

反叛之中心爲閻錫山

（劉蘆隱）

——在中央招待新聞記者談話會報告——

閻錫山之反動，近已益形露骨，縱馮歸陝後，並派其部下孫楚傅作義等，統軍平津，希圖南犯，馮歸陝後，則派孫良誠宋哲元等趨攻洛陽，就事實分析，馮軍兩次背叛，中央加以討伐，其精銳已喪失殆盡，欲謀叛而無力，故馮軍之造反力量，不足重視，現在反叛之中心爲閻錫山，一月以來，閻氏毫無確定主張，自始就未站得起來，具體講

來，閻初對黨建議，一無道理，經三院長痛加駁斥，立即改變，即要反叛也拿不出道理來，馮則較閻略勝一籌，馮之虛偽，本為世所詬病，但其講虛偽道德，始終仍是一貫的，他祇知道搶佔地盤，利用俄國，其私產亦存儲於蘇俄，革命理論，一概不講，一本其老實面目，始終一致，至閻則為神為魔，皆不可能，今日一主張，明日又一主張，其最後一次與中央之電報，謂蔣主席下野之說，可以取消，但其本人下野之主張，則不能取消，過了幾日，他自己下野之說，又取消了，利用其部下通電挽留，可見他是今天一個意思，明日一個意思，連造反的主張，都拿不出來，一般人都說閻錫山此次可要倒了，據我們看來，閻錫山自始就沒有站得起來，更說不上倒與不倒，以軍事而言，他想利用馮軍為先鋒，自己在後看機會，討便宜，一面又與改組派安福系等若斷若續，未能切實合作，這些並非我們冤枉他，實在是他天天自己在倒自己，日前有外國記者問我，中央是否將大舉討閻，我答覆他們，中央對此，並不重視，因閻常自己反叛自己，聽甲的話可以叛乙，聽乙的話可以叛甲，故其反叛毫無力量，用不着大舉討伐，外人方面，又有一種揣測，以為閻事如此嚴重，蔣主席竟於此時赴江浙檢閱軍隊，復回奉化掃墓，於是造出種種謠言，實則外人並不知道中央的態度，中央並不認閻有造反力量，更不認閻馮實能合作，即其軍事主張亦無一定，自己對付自己也對付不了，自己日日在那裏倒下去，又何足重視，蔣主席事母至孝，故每年春季必回籍掃墓一次，檢閱軍隊，亦是蔣總司

合應有的職權，且閻氏日已正在搗自己的亂，如不於此時覺悟，下野出洋，日惟聽人挑撥，此於中央毫無損失，其自己的假面目，日益明顯，必將自趨滅亡，中央的主張和力量，極易將閻解決，故勿須大舉討伐也。

於此有一問題，即中國革命到了現在，本應遵照總理遺教，從事建設，實施地方自治，規定方案與時期，一步一步的用和平方法促其實現，我們不知道反動派爲什麼不遵守總理遺教，不服從中央決議，而偏故意搗亂，十數年來，國家民窮財盡，惟一辦法，只有和平統一，發展經濟建設，因爲民窮財盡，已成了普遍的景象，這些軍閥，連這一點也不認識，不顧民衆痛苦與國家建設，即人類天生自然應有的一點愛國心也沒有，一定要走到與國家人民利益相反的路上去，我們很奇怪，他們爲什麼連這些道理都不懂，大概軍閥祇知有其個人，不顧環境與人民的希望，除此以外別無解釋，如此則已用不着同他們敷衍了，從前中央寬大爲懷，總希望他們能夠了解認識，殊不知其梗頑難化，所以現在已無所用其寬大，如再寬容他們，整個民族即受其損害，必須能有內省良心知識者，方能感化，像這一般人冥頑不靈，無法可以感化，祇有以嚴格的國家法律，處置他們，此次閻之造反，社會民間，已不加重視，以前馮唐之變，人尙注意，現在則不然了，漢口市面的公債，自閻氏放馮之後，更日見漲價，由此可見社會已不認其有反叛力量，全國民衆，已比軍閥進步的多了，於此更可知閻氏已經是倒了死了，政治上毫無

力量了，閻之到此地步，即社會人民知識的進步，有以致之，因為人民普遍的要求和平，乃予閻氏以有力的制裁，國民心理即可使閻走到失敗的地步，故無需多大武力來解決他，此乃目前中央對閻馮叛變之觀察，特為報告，以供各位之參考云。

閻馮叛變與北方政局

（劉蘆隱）

——在中央招待新聞記者談話會報告——

一個禮拜以內，北方現狀，較前更為騷擾，由馮閻叛變引起之社會政治各方面之混亂，據最近所得各方事實，分別報告如後。

社會方面 自閻錫山用武力強佔中央機關以後，更進一步用專制獨斷的辦法，監視言論機關，檢查郵政電報，斷絕平津河北山西與各地之交通，凡新聞電報，以及商電郵件，非經閻之核准，不能發出，北平報紙，除為閻宣傳其土皇帝思想者以外，皆遭封閉，即外人之報，亦難倖免，偵探滿布街市，凡旅行者行跡稍與商農有異，均有密探跟蹤，對於外人尤為注意，總而言之，人民居住與言論之自由，皆已無有，因此使吾人有所感想，從前有人批評國府之下，不許自由，改組派亦以為閻可得自由，現在業已試驗出來，究竟閻錫山所給予他們的，是自由呢，還是專制呢。

經濟方面 閻對金融方面，竭力推行山西紙幣，吸收社會上現金，強迫人民使用晉

鈔，更進而強迫郵局稅收交通機關，一律收用晉鈔，又由山西發出角票，對於零角銀幣，則絕對禁止人民使用，此外對於平漢平綏兩路，大肆搜刮，平漢路以前，每年收入有三千萬，平綏路收入，每年亦有九百萬，現經閻逆恣意搜刮，收入大減，預徵錢糧至民國二十二年，從前國府曾有明令十六年以前，人民所欠錢糧，一律豁免，今不特不能豁免，且閻逆此種榨取政策，實不啻自掘墳墓，他自己終至不能維持，山西金融必生絕大之危險，而人民痛苦，亦因之有加無已，實足痛心。

軍事方面 閻對韓復榘部之離汴，大肆宣傳，謂爲自己之勝利，因而脅迫馮軍出兵，馮軍亦知韓部離開河南，係中央預定計劃，決非閻之力量，故仍在觀望，馮閻之決裂，鬥爭終必發生於河南，馮軍現在洛東鄭西，閻以皖主席許萬選才，以魯主席許石友三，豫省歸其自己，但馮軍已到豫西，兩人均在打算，對於出兵，則互相推諉，對於地盤，則互相爭奪，閻意不欲將萬選才石友三等部給馮，閻馮爭端，即在於此，其他軍事，仍然沉靜，閻馮出兵之空氣，雖覺緊張，但事實上則均一兵未動也。

政治方面 閻雖欲拉攏一三三屆執監，實際上則已棄黨而不顧，不過改組西山派不識時務，以爲閻氏願爲其螟蛉子，謝持陳公博輩，集會北平，平空生出了兩個黨，西山派一有聯合辦事處改組派亦有一聯合辦事處，如是則閻已找到了兩個老子，無一事可以統一，吾人皆屬自由行動，閻對於兩派，亦嫌麻煩，不知服從誰的命令，故對謝持陳公

博等，已不欲見面，陳公博性急，於是乃以閻爲封建思想，又想聯馮倒閻，閻本不要黨，其利用改組派西山派，乃是搗國民黨的亂，現在各派亂作，閻亦無可如何，分裂之象，已形暴露。况馮始終不願爲西北的土皇帝，故對僞政府之組織，主張從緩，但閻氏定要拉他，如不就職，即不幫忙，所以北平僞政府，一時不能組織起來，叛旗已經舉起了，而叛軍大本營則尙不能成立，此即閻馮最大之致命傷，就以上最近所得各項消息觀察，我們的印象是閻馮互相猜疑，各派亦同床異夢，對於黨，更沒有辦法，陳公博謝持等，原想利用閻馮造亂，現在也祇聽閻馮自由行動，而不能利用了，閻在最先，也想利用他們，現在則以爲無用了，閻之最大問題，仍在對馮，此外據東北同志之最近報告，東北方面，絕對服從中央，始終不渝，張司令長官，惟候中央命令叫他怎樣作，就怎樣作，對於和平統一，一致對外的觀念，很爲確定，因爲東北居國際重要位置，故對國際形勢，認識至爲真確，其主張和平，一致對外，亦至誠懇也。

中央此次討閻的意義

（劉蘆隱）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報告——

各位同志，本月五日，即前星期六這一天，中央已明令討伐閻錫山了，在這一次明令討逆以前，中央本着總理生平仁慈寬大的精神，用了種種和平的方法，勸閻顧念國

家的安危，國民的期望，和革命前途未竟的大業，促其懸崖勒馬，與全國上下共同維護革命先烈和全國民衆艱難奮鬥所得的統一與和平。但是一直等到前星期六，一切和平的方法都已用盡了，中央忍無可忍，才下討伐令。在中央是很深切地認識國家的統一不能破裂，國民的痛苦不堪再戰，所以對於閻逆，實在是極盡委曲優容之苦；但是閻逆根本上就是封建的歷史鑄成了他的天性，始終祇以爲統一將不利於他的割據野心，和平將不利於他的造亂機會，中央儘管畀之以重任，示之以誠信，付之以寬容，他總是不斷地賣弄虛玄挑撥離間，製造叛亂，務欲破壞和平統一而後已。現在全國都知道他製造叛亂，已到圖窮而七首現的地步，自己竟僞稱中華民國軍的總司令，放了馮逆玉祥出來，挾制西北各軍做他的個人犧牲品，並且招徠各派既倒的軍閥，官僚，政客來虛墊他個人的腳底。但是他的叛逆，實在不自今日始，今日以前他促成了唐生智的叛亂，唐逆之亂以前，他嗾使了馮玉祥第二次的叛亂，馮逆二次之亂以前，他挑起了馮逆第一次的叛亂，甚至遠如桂系之亂，近如石友三之變，都是他暗中作祟的。中央歷經討桂，討馮，討唐諸役，雖早知閻逆歷次暗中主使叛亂的事實，然每一役皆抱定不爲己甚的本旨，只要已著的叛逆，受了國法的制裁，便不深求，而於無形的叛亂，始終企求以感化的方法，與和平的建設去消弭。可是閻逆嗾使了歷次的叛亂，而歷次的叛亂均遭失敗，均爲中央掃平，於是他便撕破自己的假面具，露出他的姦險陰毒的真面目，做起一切反革命的餘孽的

總司令，來稱兵構亂。

就一年以來的事實而論。以前是閻逆暗中嗾使各派的殘餘反革命份子出而謀亂，現在是閻逆再也遮掩不住自己的真面目，露出他的妖形與各種反動餘孽來共同謀亂。但是另就一年以來的事實而論，以前各種的反動軍閥，都一個個進了自掘的墳墓了，現在就是閻逆挺身而出，也一定是要跟着過去的軍閥，打落到他自己所掘的墳墓裏面去。在革命進展的歷程上看，沒有過去各個軍閥的反動，革命是不能大踏步的進到全國統一的階段，沒有現在閻馮諸逆的共同叛亂，革命必不能由統一而進於澈底的境界。這一次中央討逆，是革命勢力和殘餘反革命勢力最後一次的決戰，要把這一切逆亂一舉戡平了，革命才可以竟全功，統一才可以真實地鞏固，和平才可以垂諸永久。

就目前反動派的事實來分析，閻馮是各有所圖，離心離德的。馮逆從前兩次的反叛，閻逆一方暗助馮逆，一方明護中央，用心所在，都是希圖收容若干殘敗的西北軍爲己用。他忽而嗾馮反叛，忽而邀馮出洋，忽而將馮軟禁，忽而放馮，看來似乎令人變幻莫測，實際上只是在那裏隨環境的推移而易其吞併西北軍的方法，而其打算攫取西北軍爲個人囊中物的用心，則始終未嘗稍異。馮玉祥吃了閻的許多苦頭，至今也一定看得出閻的鬼計，而懷恨入骨的，那裏現在還能真心與閻一致嗎？所以事實上閻馮是互相欺騙，再敷衍若干日，閻或用馮出兵到河南搗亂一下，馮或藉此向閻要挾若干的餉械，而馮還

是幹馮的勾當，閻也是還他自己本來面目，結果一定是各走各的死路，決不能掙扎到多少時日的。這就是就閻馮兩逆的軍事混合現象而論，不過是這麼一個內容。至於政治方面，閻之利用陳公博等一班所謂改組派，安福系幾種臭招牌來裝點門面，也是沒有多大用的。那些政客所希冀的，不過是乘機騙得若干金錢，閻逆縱能夠分一點山西鈔票給他們，未必能夠滿足他們的慾望。要是連山西票也不分給他們，則他們還會馬上倒起閻來，所以閻之與此輩政客互相勾結的程度和作用，實在是有限，說不上有什麼深大意義的。我們揭開他們這些內幕，就曉得閻逆這次的叛亂，實在是步步荆棘，事事無把握，勉強拖下去，便是自取滅亡得快。所以此次討逆，我們在革命的進展上，實可操絕對的勝利。

但是我們深一層想，要掃平閻馮的逆亂是不成幾大問題，只是國內尚有造成閻馮這一類逆亂的一種危險心理，是不能不注意的。軍閥官僚政客，本來在中國是沒有憑藉的，所憑藉的只是一般人不問是非，不辨曲直的一種現象。因為一般人對於三民主義不能切實了解，切實遵行，對於國家民族的利害不負責任，任憑軍閥展轉叛亂，社會輿論都不見得能夠充分的予以制裁，因之馮閻諸逆叛了一次，還敢再叛，暗中造亂不行，還敢明來。所以一般國民，消極方面無國民責任心的觀念和輿論，實在是軍閥所以能殘存的原因；假使全國人遇有淆亂是非，破壞和平，希圖割據的軍人起來，都能羣起而攻之，那就無論他如何陰險惡毒，亦無能施其伎。輿論的力量，實在是置國家社會於和平發展

的道上之主要條件，要是一般人都以隔岸觀火的態度來對待一般殘餘軍閥的叛亂，那就不但叛亂不易斬絕根株，國家也就不易進到和平建設的大道上去。所以我們此次的討逆，要全國人都一致拿出大國民的責任心來，用輿論和人民公意的力量，把那不顧人民生死，不管國家存亡的封建軍閥，盡力的掃擊，要從此改換一般人不辨是非曲直的消極惡習慣，另外造成人人對國家負責任的一種共同的國民心，來隨時隨地制裁一班奸亂成性的軍閥官僚和政客，然後中國前途的統一和平，發展才有真實的內心的力量。

閻馮歷年來倒行逆施的罪惡

(何應欽)

——在國府軍政部紀念週報告——

自從閻錫山把馮玉祥從山西放回潼關以後，閻氏反抗中央，背叛黨國的行爲，一天一天的具體化了。我們祇看這一星期來報紙上登載的平津電訊，不是說閻馮已經就了中華民國軍總副司令，就是說閻馮要到北平組織軍政府，北平的總理行館及省市黨部與黨部所辦的報紙通訊社，統被查封了，中央駐平的軍政機關，統被派員接收了，崇文門的稅關收入，也要被抵押外債，來作反動的軍費了，從前高唱的禮讓爲國的濫調，以及下野出洋的通電，統統證明是在作僞，在欺騙民衆，封建軍閥豺狗兇殘的本來面目，已經暴露出了原形，一切反動份子，如共產黨，改組派，西山會議派，乃至散伏各地的濫

軍土匪，都被他在極力的收容拉攏，簡直是想集反動之大成。

閻氏如此利令智昏一點不顧恤國家的存亡，民衆的死活，定要把快將走上訓政時期的國家，重復使其陷於分裂混亂的狀態，把民族平等自由的一線生機，根本斷絕，似此違反時代的潮流，甘爲全民的公敵，我們可以料定閻氏之負隅思逞，也就是他迴光反照的時期，閻氏處心積慮，背叛黨國，本不自今日始，桂系與西北及唐生智等的幾次叛變，無次不是他在背後教唆和指使，他不肯把自己的實力與地盤作犧牲，處處只想利用別人，犧牲別人而坐收漁人之利，就是這一次，他也是想利用西北，利用雜軍土匪、來打頭陣，進犯中央，其居心之險，用計之工，在一般軍閥中，實在是首屈一指，無怪乎十幾年來，總是別人在吃他的虧，上他的當，可惜現在的政府，只知道要完成革命，要實現三民主義，而一般吃過虧上過當的人，又不肯爲他所愚弄，而作他的工具，閻氏心勞日拙，不過自速其亡而已，本黨革命之目的，不僅在打倒曹吳而在使曹吳之後，無繼起之人，同志們，同胞們，閻錫山之罪惡，甚於曹吳，他是和平統一的障礙物，也就是革命的對象，欲求革命之完成，必須大家一致起來擁護中央，先剷除這統一的障礙，才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有許多人見着閻錫山馮玉祥這一干軍閥，相繼叛變，或許以爲今年政府所能統治的範圍，反不如去年之大，今年革命的力量反不如去年之多，這完全是一種皮相的觀察，各位稍爲用心想想，試問去年今日，在桂系把持下的兩廣兩湖，無論軍

事上政治上，中央有一點過問的可能沒有，去年在軍政部服務的同志，想來都知道，所謂第四集團軍的部隊，一切編制經理升調種種，那一件是曾經有公文呈到軍政部來，請示辦理的，不但沒有請示，就是事先處理，事後照例請予備案的公文，也沒有一件，有的，恐怕就是要請領械彈，請中央發給款項而已，總之要錢要械，他們就會向中央逼索，此外一切政令，完全不與中央相干。假革命的桂系如此，歷來反革命的馮閻，更不消說，馮玉祥自己當軍政部長的時候，他自己認為私產的第二集團軍，還是不肯公開，還是與中央不相往來，最小最小的事情，如武裝式樣，都要自成風氣，如此的情形，能算是統一嗎？我們不要以為馮閻是現在才叛變的，馮閻的叛變，是過去的事實，而且簡直不是叛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知到有中央，知有黨，知有革命，他們只知道擁兵自衛，把持地盤，收括民財，以滿自己的私慾，歸說一句，過去到現在，現在到將來，他們是至死不變的強盜軍閥，各位同志，我們認清了事實的內容，我們就知道今年的今日，兩廣兩湖以及好多的省分，已經確確實實地奉行中央的法令，是真正的統一了，由此可以證明，革命是一天一天趨於成功，革命的力量，是一天天地向前進展，我們的同志，我們的戰士，只要本着革命的精神，以我們的精神力量必能在最短期內，肅清一切反動的殘餘軍閥，我們不怕反革命的敵人發見，因為一經發見，革命的力量就必然的能夠消滅他，我們所怕的是人心已死，道德淪亡，不可救藥，現在許多的中國人，可說是公德

私德都完全沒有，就拿馮玉祥來說，西北的人民，久苦旱災，人將相食，中央費盡了力量，才籌措了幾百萬塊錢幾萬担麥米前去救濟。但是馮玉祥竟全無心肝截作軍用，眼睛睜的看民衆餓死凍死，他口口聲聲說是救國救民，而實際上却無處不在禍國殃民，又拿閻錫山來說，凡是山西軍隊所到的地方，就強迫民間行使他那永不兌現的山西銀行鈔票，聽說山西銀行的鈔票，發出的額數，不止七八千萬，所有收括的現金，大部分被閻氏存在外國銀行，已經變爲他的私產，我可以斷定山西銀行，將來一定倒閉無疑，試問倒閉之後，凡是持有山西銀行鈔票的人，所有辛苦血汗換來的貲財，一旦都成廢紙，富者變貧，貧者更只有死路一條可走，這樣的掠取，比一切都利害，這樣的方法，比一切都殘酷，閻錫山這種陷害民衆的行爲，還有一點人心人性嗎？此外罪惡不及閻馮的軍閥，而欺騙民衆剝削民衆，則如同一轍，至於整個的說到他們的私德，今天才宣布擁護中央，決心消滅改組派，明天又會勾結改組派來搗亂中央，惟利是圖，信義淪亡，廉恥道喪，人心如此，可以亡國滅種而有餘，僅僅一個閻錫山，一個馮玉祥，倒不足爲慮，總理說，革命須先革心，不注意革命心理的建設，革命人格的培養，革命的前途，必難得有良好的希望，我願意本部同志，大家都從自身做起，隨時攷慮自己的行爲，是不是在革命，個人的公德私德，是不是能夠健全而沒有虧損，軍政部同志有七百人之多，盡我們的力量去感化他，所獲的效益，當亦不在少數，我們更希望政府注重教育，使一般青

年，都受了三民主義的陶融，養成很健全的革命人格，將來爲民衆爲國家而努力犧牲，軍閥們是無可救藥的了，根本只知有自私自利的人，要他們翻然覺悟，是多麼的困難，我們惟有意着自己的努力，希望着未來的青年，這是兄弟在報告之餘，對諸位同志貢獻的一點意見。

閻馮斷送民族生機必須立即剷除

(何應欽)

——在國府軍政部紀念週報告——

各位同志，上一個星期內，閻錫山嗾使孫殿英，在隴海路的歸德亳州一帶，稱兵叛亂，毀拆橋樑，破壞交通，積極作軍事上行動，其目的在截斷三路韓總指揮部與我津浦各軍之連絡，但是他們的陰謀詭計，終逃不過中央的覺察，我二三路兩路軍，分由徐州開封前往進擊，不到一個星期，就把馬牧集歸德等處之敵擊潰，孫部匪軍，除被擊斃千餘，俘虜三千餘外，紛向拓城鹿邑一帶潰竄，閻錫山利用雜軍土匪來打頭陣的初步計劃，算是已經失敗了，至於閻氏本人，雖然表面上同馮玉祥聯和，預備來反抗中央，但是「做賊人防賊人」，彼此既都各懷鬼胎，誰也不願先犧牲自己的實力，並且馮玉祥要求的給養補充，閻錫山也不能盡量的供給，同床異夢，自來封建軍閥的利害結合，是決不會久遠的，何況閻馮的部下，不少深明大義，主張和平擁護中央，而不甘心跟着他們糊

攪的人。閻馮如果老是不知悔悟，不以過去的段曹吳孫，及最近的李白張唐爲前車之鑑，我相信等不到中央軍加以討伐，其內部就會自己崩潰的，而閻馮失敗的慘烈，也一定比過去的段曹吳孫，及最近至於改組派，西山會議派，安福系等一切的反動份子，以爲自己過去的行爲舉動，既不容於黨國，而碩果僅有的封建軍閥，在今天又祇剩有閻馮兩個；於是乎包圍利用，意想擁戴馮閻出來，集反動之大成，他們不知道閻錫山頭腦裏面，根本就沒有什麼黨不黨國不國的認識，他的腦筋中，山西就是一個國，閻錫山就是這個國裏的土皇帝，閻家軍征服了那一省，那一省就成了山西國的屬地，一切反動份子，要想利用他家兵家將的力量，來組織什麼烏黨烏政府，要想分攪閻家天下的大權，這豈不是與虎謀皮那裏會有一點可能性呢，馮氏陰陰奸詐，慣弄玄虛，果使得逞，也不會讓反動份子有活動的餘地，所以我認爲這些爲黨國所不容的反動份子，自己不知道閉門思過，從新做一個人，定要怙惡不悛，執迷不悟，結果是他們想利用馮閻，反爲馮閻所利用，爲馮閻的工具走狗，歸於失敗，毀滅喪失其人格，爲全民所唾棄而已，自從十七年北伐完成以後，本黨力量，統一全國，和平建設，已露出一綫曙光，又因爲全國上下一致的努力，漢口九江天津的英國比國租界，先後收回，各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及一切不平等條約，正在進行廢除，由此努力，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正不難獲得，不料閻馮甘爲戎首，竟忍心破壞黨國的和平統一，必欲斷送不絕如縷的民族生機而後快，近來英

國見於我國內亂再起，對於領事裁判權撤廢的交涉，已訓令其駐華公使，須加攷慮，無形中就含有觀望的意思，這就足以證明國內的統一與否，對於國家的存亡，民族的生死，關係極大，同志們，我們必須認識清楚，久淪於次殖民地地位的中國，經帝國主義的掠奪剝削，民窮財盡，國民經濟，國家財政，都瀕於破產，只有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中國惟一的出路，一線的生機，但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事實上必須以統一為先決條件，而目前全國和平統一最大的障礙物，就祇有閻馮兩個軍閥了，我們大家必得一致起來，擁護中央，幫助政府，努力將這障礙物剷除，然後真正的和平統一，纔會實現，自由平等的民族地位，纔能夠恢復。

箴馮逆玉祥兩通電

（吳敬恆）

西安馮煥章先生勳鑑，前年北平湯山之會，弟以為從此太平者，因先生與蔣閣諸公，當時皆甚重曾滌生氏之為人，世以為曾氏戒謹恐懼，僅深得黃老之道，其全身遠害，為古臣僕之明哲，非所論於今日民治下之人物，弟竊以為不然，夫戒謹恐懼，度時勢以動作，不以小不忍而僭大局，謂其為臣僕之明哲可，用其道以救生靈之塗炭，亦無不可，先生質直堅卓，萬流景仰，然似略短於戒懼，故當百川先生鬱其禮讓之謀將發時，弟曾電彼，戲短先生之佩曾，未極圓滿，亦所以諷之也，後知閻實去曾更遠，先生之所短

· 卽不屑臣僕之明哲，并却救民塗炭之戒懼亦薄之，致有建安村之厄，而閻先生之操縱由我，以他人爲傀儡，供其或出或入之犧牲，似十九年之不倒翁，彼太明哲，人太愚癡矣，然彼亦有一節可取，卽不敢殫竭其力，以詭難得之利，用其隙與民休息，水深火熱之人民，尙能須臾逃死，亦救民塗炭之幸合者也，故反對武力之佳譽，世又往往歸之，側聞先生已返秦中，深幸旣脫羈韉，足以繼續先生自行之志，然弟之狂愚，覺先生若能排世俗之所深鄙、止圖民族萬世之利，則仍担任工頭之養成，功必不在禹下，此上理也，如不能忘情於現實之時局，則明哲不爲自身，止爲救民，正直過乎戒懼，亦對忍死須臾之民，爲強忍之休息，不急急於短長，則先生之艱苦卓絕，用於建設，民將終受其大惠，此亦不違其素願也，若竟攘臂下車，則漁翁利之，羣小悅之，其爲士者，卽不忍笑之，亦將無詞解矣，因十九年兵連禍結，祇苦垂死之民，其往事也，先生亦南北東西，虛懸愛民之志，徒老垂白之頭，干戈中必不能有所解決也，深蒙知愛，敢貢芻蕘，並詢健康，幸惠好音，弟吳敬恆叩元（十三日）

潼關馮煥章先生勳鑑奉寒（十四日）日賜復，嚴加教訓，極感，想盛怒之下不能抑制記室之下筆，故任其不擇詞也，先生以爲不好看，其實貴同事郭春濤，黃少谷諸君，執筆話人，且能十倍於先生之不好看，在有色眼鏡中辨朱綠，安有是非，好看不好看，在地下時自有分別，先生所謂黨，大約卽指三全大會如何，此去年李德鄰先生等在武漢

以此責人，先生則在鄭州擁護中央而闢之，且倖倖不滿於其私交，先生今日適從何來，大談其黨，弟敢隨先生言如是反復之黨乎，弟始終景仰先生者，以爲以其艱苦卓絕，能愛國愛民耳，此乃得革命之真諦，故前電諄諄以戒懼休兵，救民塗炭爲請，卽隨先生言革命之真諦耳，若以此之故，因其蒼髯，卽爲老賊，因其皓首，卽爲匹夫，則似先生不樂人爲諍友，止樂人爲走狗，弟又何敢隨先生言如是走狗之革命乎，故言黨言革命，均暫不與先生言者，欲求其不失言也，願仍與先生言民衆痛苦，因先生不願殺人放火，誓與共產黨及其工具相絕，弟終不信馮煥章先生，能不恤民衆之痛苦，先生反謂弟立志不問民衆痛苦者，果何所指乎，豈先生誤以構兵爲過問民衆痛苦，弟勸止先生構兵，卽不問民衆痛苦乎，請問民衆痛苦，果何自而來，先生侃侃然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一若真理都歸先生者，卽指此間賦稅激增，政象紛錯，不及清明耳，此事實也，但此由于北伐構兵之餘，猶未暇整理，一年以前，弟切望先生堅忍磋磨，不忍兵端再起，自然日卽安定，亦便日卽清明，古今中外開國之際，皆由此道，而先生口頭贊許，其後在山東卽明電反駁，弟幾疑先生不過喜負氣，好上人，未欲眞解民衆痛苦，回想一年以來，始而欲諸元勳共集首都，維持永久之和平，乃先生日在勵志社，開演西北軍之活動電影，大耀其雄武，在計劃編遣，放牛歸馬之際，雜此好現象，安禁對方之設備，從而又適增先生之不平，去年一月，先生遂不別而行，不幸又與人爲暗中之相約，人遂大上其當，構

成武漢三月之交兵，弟等雖痛哭流涕，莫能阻止，兵禍一起，相續直至於今，如間日瘡發，非至民衆盡死，不稱先生等之意，趙次隴先生魚電方謂最相宜者，先生與百川先生同出洋，如是則兵爭可告一段落，不意百川先生口稱出洋，正如拳術之臥地，欲突起一飛脚，先生遂得自由於潼關，乘乏爲飛脚，可憐中央受更迭之叛亂，財用庶政，無法改善，足爲先生等口實，然其實先生等因構兵不已，自視其境內，尤有不可見人者，陝甘之民，樹皮草根不可多得，先生之軍隊，並其樹皮草根而奪之，馮先生之愛民標旗，早爲人投入毛廁，陝西河南之人民，聞馮先生之名，欲食其肉者非一人，先生不幸，至欲驕其朋友，反稽中央，而於心皆有內愧者，無他，構兵之故也，年來晉燕未有戰亂也，然何以晉票劇跌，田賦借至四年以後，通州一附平之小縣也，牲口徵發之損失，至過十萬金，財用庶政，亦如是混亂者，無他，無非準備構兵之故也，故一言及於民衆痛苦，先生等若稍知絜矩之道，決不至責人無已，仇視勸止構兵之人也，充時局之誇張爲幻，反共者與容共者強顏擺手矣，階下者條焉又尊爲副手矣，戰術之拙劣，同床異夢，今日指天劃日，明日自相火併，人各一黨，口皆革命，想不恤大亂百年，革盡民衆之命而後已，伏願俯納前電之意，再賜迴環一讀，如左右已失其理性，仍赫然震怒，則弟若爲先生之部下，卽打板子三百，釘鐐收禁，先生亦視同家常便飯，止被罵爲走狗老賊，亦云幸矣，不勝感謝，弟吳敬恆叩巧（十八日）

討伐閻錫山宣傳大綱

(中央宣傳部)

當此統一不久，民困未蘇，凡我全體同志與全國同胞，應如何團結一致，護護中央，鞏固統一，使編遣得以實施，訓政得以進行，建設得以實現；乃一年以來，禍亂迭興，桂張馮唐諸叛逆先後稱兵，背叛黨國，致和平統一，屢遭破壞，幸賴本黨將士全體同志之忠勇奮發團結一致及全國同胞之真切擁護與幫助，卒能於極短期間，將背叛中央，危害黨國，自絕於黨國，自絕於民衆之逆賊次第撲滅；方慶國內反動勢力從此肅清，和平統一從此永保，全國同胞從此得以安居樂業，休養生息。不料閻逆錫山，忽於邊防正任吃緊，殘遺尙未肅清之際，又復擅出主張，要挾中央，招聚軍閥餘孽，共黨土匪，為一切反動分子於太原，濫發通電，倡亂禍國，移動軍隊，拘捕黨員。封閉中央在平津之黨政機關；中央以寬大為懷，容忍再四，雖彼叛跡已著，猶不遽爾下令討伐，蓋冀其尙能幡然悔悟，免再發生戰禍，以保存國家之元氣也。乃閻逆梟獍之性，終不可改，軍閥野心，終不稍戢，近更變本加厲，倒行逆施，陽言出洋，陰則備戰，縱馮回陝，實行動員；是乃喪心病狂，蓄志謀逆，甘冒破壞和平統一之罪，願作桂馮張唐之續；中央為維持黨國紀綱，鞏固統一和平起見，實已忍無可忍，恕無可恕，惟有明令討伐，掃除奸兇。在此討逆期間，吾人對於閻逆叛黨禍國之罪惡，及討伐之意義，有不可不深切認識及

努力進行者，茲特臚陳於左，以爲國人告。

(一) 閻錫山叛黨禍國之罪惡

一。假革命之名而攫取權位 辛亥以前閻錫山在日本留學時，雖曾一度加入同盟會，但回國後卽任山西新軍第一標標統，甘爲滿清臣奴，不復以革命事業存於心胸。辛亥九月八日晉軍舉義，新軍二標營長姚以价率領全體官兵攻破省城，復以一連攻滿洲城，一連攻巡撫衙門，一連由姚親領，居中策應，苦戰一日，擊斃山西巡撫，同時滿洲城亦攻破，但姚之部下亦損失甚鉅，所存餘者寥寥數十人而已。先是第二標標統黃國樑已奉令開離省城，閻錫山擁有全標軍士，竟按兵不動，卽有待機殘害革命軍，邀功清廷之意。迨聞滿城既破，巡撫擊斃，乃急令所部分頭佔領火藥局軍械庫等處，始宣言彼係同盟會會員，願與姚合作，復乘機派遺私黨，四出運動，邀請各首義官佐於舊諮議局開會，因其擁有重兵，遂得公推爲臨時都督，據有山西之地盤，而做其十餘年來之土皇帝。

二。殘殺同志勸袁稱帝 閻錫山自假名同盟，攫取山西地盤後，卽日以賄賂勾結北洋軍閥爲事，及袁世凱以詐術取得大總統之名器，閻逆對之，百計奉承，懇勸備至。爲求固寵計，首先宣告脫離黨籍，日從事於殘殺革命同志，解散革命機關，張士秀李鳴鳳同志之解平入獄，河東事件，革命同志之大遭屠殺，使本黨 總理所領導之北方革命勢力，幾爲消滅。又常倡軍國與帝國相表裏，必先改建帝國方能造成軍國之謬說，以助長

袁世凱專制之思想，而促成其帝制自維之野心。籌安會成立，除自己報效二百萬元外，復勸山西某票商捐助三百萬元，更恐袁逆不能澈底信任，又將其父母送往北京作質，更復派員勸進，首先稱臣，而袁世凱遂以宣布帝制聞矣，革命先烈拚頭顱，洒熱血，所換得之中華民國，因袁氏稱帝而幾於中斷，推原禍首，實皆閻錫山陰謀慝息所釀成。

三。假名村治搜括民財 閻逆貪酷性成，奸謀百出，治晉十餘年，以實行村治相標榜，國人貴耳賤目，以訛傳訛，遂萃奉以模範督軍之譽，其實彼所辦理之村治，純係紙上吸食鴉片紅丸之鄉村長向地方搜括錢財；簡言之，即以鄉長村長，爲其個人聚斂搜括之工具而已。二年前閻逆曾派其姪攜其歷年所搜括之一部分，共二千萬元，存放法國銀行，嗣因其姪在法狂嫖闊賭，縱慾殞命，法銀行乃沒收其存款，（理由爲存款係用乃姪之名非閻之名義，今乃姪既死，當收爲法國公有）。閻逆痛急萬分！去秋馮逆叛變，彼之所以揚言伴馮出洋者，蓋卽爲欲親向法國交涉此大宗冤孽存款之故耳。今以此事已無收回之望，乃復圖謀不軌，窮事搜括，一年以來，閻逆據有晉冀察綏四省之地，收入更多，視河北爲殖民地，令按月繳現金二百萬元，彼猶以爲未足，在山西濫發紙幣，以吸收四省之現金，其貪殘狡毒，亘古所無。

四。摧殘教育實行愚民 山西之教育，一言以蔽之曰「愚民政策之教育」而已。其教

育之宗旨，表面上爲軍國民主義，實際上則欲使山西人民爲閻逆個人之奴隸與順民，與馮玉祥之訓練士兵，使之祇知有馮總司令者如出一轍，閻逆又在太原設立育才館，凡國內外任何學校畢業之學生，均須入館二年，必欲馴服之使受走狗之訓練，方得予以辦事之機會，否則，或驅之出境，或設法使之吸食鴉片紅丸，以戕賊其志氣與能力。甚至對於大中小學之學生，亦日以鴉片紅丸嗎啡誘使青年吸食，使爲風氣。此其目的，蓋不僅在愚民，實欲滅民；務使山西人民毒染日深，朝氣盡喪，無復有革命思想，無復有革命能力，而彼乃得以永保位置，長做其山西之土皇帝。

五。破壞交通擾亂金融 閻逆錫山自十七年秋投機加入本黨後，種種罪惡，罄竹難書，兩年以來，在平漢平綏兩路提取協餉，扣留車輛，幾於無日無之，致兩路財政瀕於破產，據現已報告者，由平漢平綏兩路提去協餉共約五百五十餘萬元；又平綏正太兩路，自十七年十二月起，至去年七八月止，共亦不下四十萬元，未報告者尙不在內。至其數年來沿平漢路所扣留之車輛，爲數已達數百輛以上，始終未還路局；致令平漢鐵路之交通，日趨衰落，無可整頓。總之，閻逆盤據北方，強佔平漢平綏兩路，視同私產，目無國家，弁髦法令，更復縱容軍隊，擅賣車皮，晉煤運輸，強制減價，以飽私囊；以致平漢平綏等路營業，一落千丈。按平漢路往昔每年營業進款，至少在三千萬元以上，而去年全年進款不過一千萬元左右，平綏路昔時進款亦在九百萬元以上，而去年尙不足

五百萬元。閻逆最近又扣留津浦北段通車及各次客車，以輸送軍隊，並監視電報，劫持路務，德州以南之路軌及鐵橋，亦被炸毀；其破壞交通之罪惡，較之馮唐，實又過之。民國以來，軍閥割據，連年戰爭，其能倖保和平，不受戰禍者僅山西省而已，以常例推測，山西之經濟狀況與民衆生活，必當較優於各省，然事實昭示吾人，適得其反。現山西省銀行不兌現紙幣數量之多，除山西省財政當局外，恐無一人能知其確數。中央前爲整理山西銀行鈔票起見，曾經核准發行整理山西金融公債二千四百萬元，以資救濟，乃最近閻逆竟又採取現金集中辦法，濫發大宗紙幣，禁止現銀出口，金融愈形紊亂，人民日益困苦。幸此項債票，現中央已決議取消，未至流行；否則山西人民又不知受偌大損失矣。

六。煽動馮唐破壞統一 閻逆搗亂成性，一年來馮玉祥唐生智之先後叛變，實皆由彼一人陰謀嗾使之所致。去秋舊曆八月十四，馮在晉祠，閻曾電馮，謂明日係廢曆中秋，約共賞月，次日，閻宴馮於晉祠，席間鼓動馮逆背叛，無所不至；馮先頗消極，經閻再三慫恿，終爲所動。當即商定軍事由馮負責，政治由閻負責，並計劃一切。又馮部宋哲元孫良誠等舉兵失敗，中央軍逼至潼關，閻知事無可爲，乃通電表示絕對擁護中央，并聲言討馮，然終不出一兵。其後石友三部在浦口叛變，閻又異想天開，派趙丕廉遊說唐生智，促其通電反抗中央，唐生智派代表袁某與之商議，決定黨政由閻負責，西北殘

部由唐指揮。閻乃電馮，謂唐生智現在已覺悟，但要汝之軍隊歸彼指揮，馮允之，乃認給唐發動費五十萬元。彼此往返磋商，延遲時日，而唐逆反抗中央之電已發出，因與閻所主張者稍有出入，僅得發動費二十五萬元。後閻見中央軍隊四面圍攻，唐逆不能支持，於是又通電擁護中央，轉而聲言討唐，坐收漁人之利。一年以來，使人叫囂墜突於前，而已則發縱指示於後，成則已受其利，敗則人受其禍，其陰險狡詐，真無出其右者矣。

七。安發主張藉端倡亂 閻逆之加入本黨，從事國民革命，其投機取巧日以加甚，其封建思想，迄未稍改。最近陰謀反動，迭發謬論，初則主張禮讓爲國，下野負責，繼又由下野負責，變爲由一三三四集團軍總司令等組織元老院樞密院，終則主張合第一二三屆執監委員共同負責，及舉行全體黨員總投票，解決黨是。夫禮讓爲國，是將國家看作一二人之私物，可以隨意私相授受，完全是家天下頭腦。至於在野負責，更屬矛盾，蓋在野與負責，乃絕對不能兩全之事，考其發言之動機，無非欲藉禮讓之美名，脅迫擁護黨治忠於民衆之蔣中正同志下野，放棄革命之責任，乃起用幾十年來賣國殃民之溥儀，段祺瑞，吳佩孚，張宗昌等一齊上台，先滅本黨，再亡中國。至主張一三三四集團軍總司令等組織元老院樞密院以總攬一切，是直主張以軍主集權，代替民主集權；業已暴露其軍閥之本來面目，無異背叛民衆之供狀。合一二三屆中央執監於一處，不特違背黨

章，且欲將中央依法開除黨籍之反動份子如毛澤東，譚平山，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陳公博等齊集中央，使第三國際共產黨改組派與封建軍閥等、重禍黨國，至於黨員總投票，據何黨章？援何成例？荒唐滑稽，尤足令人噴飯。該逆妄發此種悖謬言論，直不知有黨，更不知有國，其用意，無非欲藉此倡亂而已。

八。勾結反動傾危黨國 一月以來，太原道上，車馬相望，改組派代表郭春濤王法勤，桂系代表潘宜之，齋變元代表邊守靖，西山會議派代表鄒魯，安福系代表吳光新等，與土匪代表，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派之代表，皆麇聚太原，譁張爲幻。閻逆對此輩代表，皆列屋而居、禮以上賓，日在自省堂開聯席會議，討論背叛中央危害黨國之方法；聚帝國主義軍閥土匪及一切腐惡貪污份子之大成。若令其僥倖得逞，則不獨現在和平統一之局面破壞無餘，回復過去十餘年來分崩離析之狀態，將見禍變侵尋，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九。封閉黨部拘捕黨員 平津各地黨部，自閻逆蒸電發出後，雖在封建勢力之下，仍能本 總理大無畏之精神，努力工作，力駁蒸電之非，並印發各種闡明非統一不能言和平，非和平不能言建設之各種刊物，遍貼各種布畫及標語，以正人民之視聽，閻逆乃密令在平津之軍隊，封閉平津兩特別市及河北省黨部，強令停止工作，並拘捕天津特別市黨部宣傳部長魯蕩平，河北省整理委員賈毅，又派兵佔據中央在平津宣傳機關華北日

報及中央通訊分社，逮捕其主任尹述賢。此種破壞黨務，摧殘革命之惡毒殘酷手段，前此馮唐諸逆尙有憚而不敢爲，而閻逆悍然爲之而不顧，其罪惡實浮於馮唐二逆之上。

十。陽唱出洋陰行南犯 閻逆錫山自妄發謬論後，全國民衆羣起攻擊，中央以寬大爲懷，但求和平，不究既往，一聽其自動辭職，曲予優容。乃閻逆包藏禍心、至死不悟，一面向中央聲言下野出洋，一面仍在太原召集軍事會議，嗾使部下發挽留之電報，一面慫恿馮玉祥親回潼關，出兵東犯；同時又在河北一帶預徵錢糧，招募新兵，準備南犯。閻逆此舉，自謂先發制人，不知叛黨禍國之罪惡愈顯，則其消滅敗亡亦愈速，此證之於過去事實而歷歷不爽者也。

十一。勾結外人賣國求助 民國以來，北洋軍閥互相火併，互相斫殺，循環報復，不下十次，閻逆依違其間，雙方勾結，從未有顯明之表示，此雖其生性險滑使然，而庸劣恇怯，亦其一因。民十五反奉之役，國人詫爲反常，實則閻逆之敢於發難，純受日本帝國主義之慫恿與暗助。蓋閻逆爲親日之段系嫡裔，段爲奉方所逐，乃運動日本，唆助閻逆反奉，此次叛變，同出一轍。閻逆蓄志背叛中央，欲得日本之助力，日本欲積極侵略華北，遂利用閻逆爲傀儡，又得陸宗輿等居間拉攏，遂訂立一種賣國條約。其內容爲日本盡量以財力軍械供給閻逆，反抗中央，在北平設立政府；而閻逆則允許日方以山西最大利源之礦山開採權，及內蒙鐵路之敷設權，以爲酬報。兩月以前，此約經已成立，

日本方面，除陸續以各種軍械運送山西外，並由參謀本部秘密派遣人員長駐太原天津北平三處，爲閻逆計劃各路軍事，最近閻逆三路南犯之戰略，即係採用日本參謀之獻議。閻逆知南犯未必得手，乃預爲負隅持久之計，又與美法比公司訂借二十萬元之鉅款，半屬現款，半以麵粉作價，一部分已由津運晉；閻逆撥付馮逆之二百萬元、及麵粉三十萬袋，即此款之一部。總之閻逆爲背叛中央，滿足野心之故，不惜以華北民衆爲犧牲，不惜以國家主權爲代價，其賣國求助之罪，較馮逆之勾結蘇俄，斷送蒙古新疆，實有過之無不及。

(二) 討伐閻逆錫山吾人應有之認識與努力

一、閻逆本一反覆無常寡廉鮮恥之北洋餘孽，前年之靦顏來歸，本黨仍曲予優容者，原欲與以向善之機會，以總理之人格同志之精誠感化之，冀其從此洗心革面，入於正軌，稍樹功勳，以贖前愆也。乃閻逆梟獍之性，終不可改，自其加入本黨以來，貌爲忠厚，陰實叵測，二年以來，爲鬼爲蜮，奸險絕倫；以中央推心置腹之人，而爲搗亂謀叛之舉，假革命之名，以摧殘革命。勾結帝國主義與腐惡勢力，背叛黨國，破壞和平統一，甘爲戎首，兇頑惡毒，至死不悟，是已自絕于黨，自絕于國，自絕于民；用是迅頒明令，大張撻伐，以肅整國家之綱紀，以維護人間之正氣。

二、方今民衆最迫切之要求，在國家之和平與統一，而進行訓政建設，完成國民革

命之必要條件，亦爲國家之和平與統一。蓋唯和平，然後可以恢復社會之元氣，唯統一，然後可以建立國家之權力；和平統一，乃中央本人民實際需要而定之根本政策。力行此政策者，乃人民之友，違背此政策者，卽人民之敵，其理至爲明顯，閻逆最近所發之狂妄言論，與其一年來陰謀險詐之惡毒行動，實無一而非破壞和平與統一。在此以黨治國時代，凡違反本黨之紀律，弁髦國家法令，圖謀破壞和平統一者，是爲造亂；反之，服從中央之命令，奉行國家之法律，剷除危害黨國之叛徒民賊，維護國家之和平統一者，是爲戡亂。中央秉承 總理遺教，從事革命建設，對此造亂之封建軍閥，不能不大張撻伐，掃除兇頑，鞏固國家之統一，保障革命之勝利，俾訓政得以推行，建設得以實施，以與我全國同胞，共立新中國之宏模。

三、本黨爲全國民衆所信仰擁戴之革命政黨，以過去事實所昭示，服從中央者存在，背叛中央者覆亡。前此桂系馮唐諸逆，據地不爲不廣，擁兵不爲不多，然一旦背叛中央，卽爲全國民衆所唾棄，被革命武力所掃蕩，匝月之間，消滅無餘，閻逆之末路，何能例外。惟閻逆盤據山西，根深蒂固，近又招納腐惡，虛張聲勢，雖其力不足以搖動中央，危害黨國，然豕突狼奔，負隅困鬥，足以延長戰禍，加重國人之苦痛。我全國民衆，當認識此次討伐閻逆，乃本黨對北洋餘孽根本之肅清，乃革命與反革命最後之決戰；此僅存之北洋軍閥一旦剷除，聯合之腐惡勢力同時摧陷，則反動之根株永絕，國家之統

一確保，建設得以暢遂進行，訓政得以如期實現。我晉冀察綏四省民衆，久處閻逆暴力之下，備受敲剝摧殘之禍，爲消除苦痛計，尤應一致起來，大舉聯合，協助中央。以撲滅此禍晉叛黨，賣國殃民之逆賊！

(三)標語口號

- 一、閻錫山是殘殺革命同志的劊子手！
- 二、閻錫山是袁世凱洪憲帝制的餘孽！
- 三、閻錫山是北洋的殘餘軍閥！
- 四、閻錫山是破壞和平統一的罪魁！
- 五、爲擁護黨國紀綱維持人間正氣而討伐閻錫山！
- 六、爲拯救晉冀察綏四省民衆疾苦而討伐閻錫山！
- 七、爲鞏固黨國基礎確保和平統一而討伐閻錫山！
- 八、討伐閻錫山是剷除黨國的叛徒絕非尋常的內戰！
- 九、討伐閻錫山是民主勢力與封建勢力最後的搏戰是在奮鬥中求和平！
- 十、打倒破壞交通擾亂金融的閻錫山！
- 十一、打倒摧殘教育愚惑民衆的閻錫山！
- 十二、打倒陰險狡詐欺騙國人的閻錫山！

- 十三、打倒充滿封建思想破壞和平統一的軍閥閻逆錫山！
- 十四、剷除反覆無常投機取巧的軍閥餘孽閻錫山！
- 十五、剷除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借資購械以構兵倡亂的閻逆錫山！
- 十六、剷除煽動馮唐破壞統一的閻錫山！
- 十七、要撲滅閻錫山才能肅清北洋封建勢力！
- 十八、要撲滅閻錫山才能澈底統一軍民財政以實施訓政建設！
- 十九、要撲滅背叛黨國的閻錫山才能對得起本黨過去殉難烈士！
- 二十、革命的武裝同志團結起來努力殲除北洋餘孽閻錫山！
- 廿一、全國同胞一致共起協助中央撲滅賣國殃民的閻錫山！
- 廿二、忠實的革命軍人決不做閻逆個人的犧牲品！
- 廿三、擁護蔣總司令澈底剷除軍閥餘孽及一切反動勢力！
- 廿四、擁護中央政府肅清反側完成真正統一鞏固革命基礎！
- 廿五、擁護中國國民黨！
- 廿六、擁護國民政府！

二十年來之閻錫山

閻錫山在滬留學時，曾一度加入同盟會，回國後，任山西新軍第一標標統，即專事做官，不事帝事業。辛亥年九月八日晉軍舉義，新軍二標營長姚以价率領全體官兵攻開省城，一連攻滿洲城，一連攻巡撫衙門，一連由姚親領，居中策應，苦戰一日，擊斃山西巡撫，同時滿洲城亦攻破，姚之部下損失甚鉅，所存餘者寥寥數十人而已。當時第二標標統黃國樑已奉令開離省城，先是閻錫山擁有全標軍士，按兵不動，大有待機剷除革命軍，邀功清廷之意。迨滿城既破，巡撫擊斃，乃急令所部分頭佔領火藥局軍械庫等處，始宣言與姚合作。即趁此機會派遣私黨，並邀請各首義官佐於舊諮議局開會，以擁有重兵，遂得公推為臨時都督。此時固儼然以革命元勳同盟會會員自命者也。

及袁世凱以詐術得選為臨時大總統，閻錫山為求固袁之寵，乃從事殘殺革命同志，解散革命機關，表示脫離黨籍，日與北洋軍閥相結納。及後袁氏有帝制自為之意，閻察知其意，遂首上表勸進，袁死，督軍團徐州會議，閻派代表出席，力主復辟，迨段祺瑞馬廠起義，復派兵到北京，與段祺瑞共討張勳。

自此以後，段之聲勢浩大，閻乃向之拜門稱師，為安福系之健將。直皖戰爭後，段祺瑞失敗，又輸誠於曹吳，與曹吳為莫逆交，一二兩次直奉戰爭，兵餉兩項，對吳佩孚皆甚出力，曹錕賄選成功，亦大得其物質上之幫助。及國民軍反戈，曹吳失敗，段祺瑞上台，閻與國民軍馮玉祥同舉討伐賄選之鮮明旗幟，以阻礙吳佩孚之遣兵北上。

其後國民軍退出北京，段祺瑞出走，閻忽收兵娘子關，竭誠歡迎吳佩孚北上主政。及局勢一變，又出兵大同，與馮玉祥作殊死戰，而隨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相呼應，自命爲北方四巨頭之一，爲當時政治上重要之人物。

十六年秋本黨北伐軍攻抵徐州，閻知本黨主義入人已深，不可阻撓，又掛起老同盟會之招牌，而靦顏來歸。本黨以寬大爲懷，欲以總理之人格感化之，故宥其已往，付以重任，原冀其從此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乃梟獍之性，終不可改，軍閥野心，終不可戒。一年來馮玉祥唐生智之先後叛變，實皆由彼一人陰謀播弄之所釀成，去秋舊歷八月十四馮在晉祠，閻曾電馮謂明日係廢歷中秋約共賞月，馮頗有所感。次日閻設酒宴馮於晉祠，席間鼓吹馮從事叛黨運動甚力，馮先頗露消極之態，閻復再三慫恿，馮終爲所動，當即商定軍事由馮負責，政治由閻負責，並計劃一切。

先是十四日前劉郁芬到晉祠見馮，訴西北軍生活困苦情形，馮謂祇有向中央設法始可維持，於是劉即來京。及十五日閻馮反動計劃確定後，乃電劉速離京，並電孫良誠等從事舉兵，馮部宋哲元孫良誠等，乃因而倡亂；及西北軍失敗，中央軍遂逼潼關，閻知事無可爲，乃通電表示絕對擁護中央，並聲言討馮，然終不出一兵，一面又託人向中央說項，願負收拾西北殘部之責。中央仍以大度寬容，如其所請，予以副司令之職，乃命令已頒，復陰謀百出，經許久時間始行就職。

及石友三部在浦口叛變，閻又異想天開，派趙丕廉遊說唐生智，促其通電反抗中央，唐生智派代表袁某與之商議，決定黨政由閻負責，軍事由唐負責，西北殘部由唐指揮，一面電馮玉祥謂唐生智現在已覺悟，但要汝之軍隊歸他指揮，馮允之，乃認給唐發動費五十萬元，往返磋商，延遲時日，而唐逆反抗中央之電已發出，與閻所主張者稍有出入，僅付發動費二十五萬元，及見中央軍隊四面圍攻，唐逆不能維持，於是又通電擁護中央，轉而聲言討唐。閻自就副司令職後，即通電以肅清改組派自任，謂其亡黨禍國，乃最近又復聯合改組派之代表郭春濤等及一切腐惡勢力，在太原開會討論反抗中央，公然倡亂，以危害本黨。

一年以來，使人叫囂驟突于前，而已則發縱指使於後，成則已受其利，敗則人受其禍，閻錫山之奸巧欺騙，無出其右。

總其一生，忽而聲言革命，加入同盟；忽而勸袁稱帝，上表稱臣；忽而主張復辟，忽而反對張勳；既爲安福之健將，又爲直系之忠臣；既盡力於曹錕之賄選，復與馮玉祥同舉討伐賄選之旗幟，阻礙吳佩孚之北上；既煽動馮唐以背叛中央，復以討伐馮唐之責自任；既通電肅清改組派，乃最近又復勾結改組派及一切反動餘孽腐惡勢力，以危害中央。察其二十年來應付政局之手段，真屬倘恍迷離，千變萬化，極滑頭之能事；然其結果，將使中國數千年來崇尚氣節明辨是非之民族固有精神消滅殆盡，將使本黨慘淡經營

救民救國之國民革命進程，幾爲中斷，此而不討，綱紀何在？此而不討，革命何爲？同胞！請認識這個閻錫山！

愚民——毒民——害民之閻錫山

閻錫山是一個寡廉鮮恥陰險狠的大軍閥；他在山西十餘年，閉起娘子關，與世不通問，所有治晉的劣績，據各地社會團體調查結果，不外實行愚民——毒民——害民三大政策，以圖永久做其山西之土皇帝。所謂愚民者——就是閉塞民智；閻錫山在山西設有所謂「教育館」，實行宣傳其封建思想，無論任何學校畢業之學子，皆須先進此校二年，方得收用；否則，凡屬有用人才，必用巧妙方法驅之出境，或設法誘其吸食鴉片，使有用的人才竟無形而頹唐墮落。所謂毒民者——就是弛禁鴉片海洛因種種毒物；閻錫山貪贓枉法，山西境內除鴉片流毒之外，還有海洛因即北方所謂白麵，比鴉片毒人尤甚，山西每年輸出物產之總額，不過五千萬，而海洛因之消費，還在五千萬以上；山西人口總數，只有一千三百萬，然每年受海洛因之毒而死者，竟超過百萬以上，最可痛心的，山西之青年學子，亦多染此癖，全國各地毒品流行最甚者，要以山西爲第一。所謂害民者——就是發行數千萬不兌現之山西銀行紙幣；閻錫山以晉鈔通行於其勢力所及之地，來搜刮人民現金，剝削社會元氣，其發行數千萬之不兌現之紙幣，並非造福社會，

乃用之於擴張兵工廠及軍隊，以造成其永久割據反抗中央之地位，致山西人民咸受金融混亂之痛苦。最近閻錫山又復野心勃勃，欲以統治山西的狹義封建思想，來統治全國，不惜妄發謬說，勾結共產黨，改組派，與土匪軍閥以及封建餘孽，圖謀反動，派兵侵魯，進犯中央，破壞和平統一。我們同胞，為提高人民地位計，為挽救民族危亡計，為解除人民痛苦計，不得不請求我們救國救民的中央政府，早日明令討伐，滅此蠹賊，以謝國人；同時我們同胞，更要趕快一致團結起來，擁護中央，澈底撲滅這個愚民——毒民——害民的閻錫山，那末，我們中央和平統一的主張，可以實現！我們北方各省民衆的痛苦，可以解除！，痛苦的同胞們！起來起來！

破壞和平統一的閻錫山

自北伐完成，全國統一以後，中央政府的根本政策，惟在求統一的真實與和平的鞏固。因為祇有和平，才能把我們百孔千瘡的舊社會培養出新的生命；祇有統一，才能把我們衰落渙散的老大民族，恢復起創造的力量。所以和平統一，不僅是民衆幸福的源泉，也是國家圖存的途徑；更不僅是中央確定的政策，實是民衆一致的希望。一年來桂系馮系和張發奎唐生智的相繼叛亂，弄得全國民衆水深火熱，尤其是北方同胞，顛沛流離，妻散子亡，凍餓死傷，枕藉道上，而結果是殘民造亂的叛徒亦無一不歸於敗亡。足見

凡違犯我全國同胞安居樂業的企求和擁護和平統一的意志的，決不能倣倖勝利。這一次陰險刁滑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不知天下之大，自稱一世之雄，受共產黨，改組派，及流氓政客與反動份子的煽惑，集民賊國蠹於一處，狂發謬論，暗修戰備，不顧北方數千萬災民的痛苦，竟搜括民財，大購軍火，違犯救國救民之中央，甘爲禍首，破壞和平與統一。證之以前中央服從民意而用兵，爲民戡亂而用兵，戰無不勝的事蹟看起來，可以斷定他的末日已逼近了。閻一人執迷不悟，自尋死路，關係很小，但是他造了反，我們同胞不能安居樂業，國家不能統一，受害很大，我們只有趁早一致起來，打倒他，撲滅他，竭誠擁護中央，督促中央討伐他，使閻之逆焰，早日消滅，民衆之痛苦，早日解除，以貫徹救國救民的和平統一的主張。

痛苦的同胞們！起來起來！齊向反覆無恥的腐敗軍閥閻錫山進攻，幫助中央來解除北方各省民衆的痛苦。

賣國籌餉勾結馮賊實行叛變之閻錫山

自來在革命的隊伍裏邊，潛伏的反動份子可怕，顯著的反動份子不可怕。尤其是反動份子的的大聯合，不僅不可怕，竟是革命成功的絕好機會；對於革命前途，實有無窮樂觀。因爲腐惡的反動勢力發動越快，他的壽終正寢的日子也越逼近；各個反動份子的聯

合越齊全，他們的滅亡也就越乾淨。閻逆錫山現在已經把潛伏的反動思想，發而為顯著的反動行動了。他的背叛中央，反對革命的逆迹，也日見彰著了。中央在北平天津所設的機關，已皆被其查封，平津的黨部，也被其摧殘，機關人員也被其搜捕殘殺，又密開軍事會議，放棄「國民革命軍」的名號，僭改為「中華陸軍」的逆幟，用偽總司令之名義，大調南犯之師，并徵奪民間車馬，強拉將屆農忙的農夫農婦，充作軍役，濫發不兌現的紙票，抵押北平崇文門關稅，借日債數百萬元，抵押平漢正太鐵路借美法比各國銀行款數千萬元，又四處派政客遊說反叛中央。西北殘餘武力，以馮玉祥部下為主要，但馮部以年來屢受閻騙，恨之刺骨，多數傾向中央，於是閻逆覺患在肘腋，手足無措，乃跪在馮玉祥面前懇求幫助；陰險狡猾的馮玉祥，也樂得當面做人情，背地耍把戲，於是就騙了閻逆的幾百萬現款，和幾百萬槍彈，回到潼關，暫且就了偽任副司令。其實馮久離部曲，難於統率，况久受閻之監禁，銜恨殊深，且馮野心素著，豈能甘居閻逆之下。這種一時互相利用的勾當，實在可憐，亦復可笑。至於閻逆聯合北洋軍閥餘孽所擬組織的北平偽政府，更屬滑稽。據說把全國民眾所唾棄的禍國殃民的段祺瑞當內政總長；大構奉直戰爭，殺人不眨眼，力講軍閥主義的吳佩孚當陸軍總長；長于專借外債搜括民衆脂膏助長內亂的梁士詒當財政總長；齊逆燮元，張逆宗昌等都拉在裏邊。按段吳賊輩，在中國都有一二十年的叱咤風雲之禍國歷史，斷不甘久居在娘子關閻土皇帝之下。這種拿

自私自利的心思，作臨時利害的結合，正是同床異夢，貌合神離的齷齪集團。這種萬惡軍閥，國人早欲食其肉而寢其皮，闖逆此次不僅揭開自己反革命的眞面目，竟集合腐惡軍閥之大成，妄圖最後的掙扎，正是表示他們的末日已經逼近，革命的成功，已經不遠。只要中央軍隊動員討伐，全體民衆一致贊助討伐，最短期間必可如摧枯拉朽，毫不費力，就把革命建設大道上的魍魎魍魎，消滅淨盡。我全國同胞尤其是北方的勞苦同胞的災禍，從此將得到根本的解救。

危害黨治背叛民治的閻錫山

以黨治國是 孫中山先生外察世界潮流內依國民需要而手定的革命方略。我們全體同胞想要眞正管理政府，得到國泰民安的幸福，就要澈底認識黨治是必經的階梯。中國國民黨是爲國爲民奮鬥四五十年的革命黨，在這四五十年的國民革命運動中，從沒有一個其他的團體或黨派能夠像國民黨一樣切實擔當救國救民的責任的。所以大家就更認識唯有中國國民黨的黨治，方能達到眞正的民治。近來閻錫山陰謀反動，狂發電文，全是想直接破壞黨治的基礎，間接摧毀民治的根苗。試分析他的主張如下：

第一，他主張「黨事付諸黨人，國事國人公決」。這樣分黨與國爲漠不相關的兩段，顯係危害黨治的精神，因爲黨事決不會離開國事，反革命的份子，不配代表國人，也決

不會解決國事。

第二，他違反黨章，背叛黨紀。總章是黨的根本大法，紀律是黨的生命所在。這一次他不依黨員建議中央規定的手續，妄以己意支配黨事，是爲背叛黨紀；更不依總章條文而妄主黨員總投票與合一，二，三屆中央執監委員於一處，是爲違犯黨章。是種叛黨行爲，當然目的在亡黨。

第三，他主張叛黨者辦黨。想把中央依法開除黨籍的反動份子如毛澤東，譚平山，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陳公博之流，齊集中央，以使第三國際共產黨改組派與封建軍閥，皆來禍黨。

第四，他主張一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等組織元老院或樞密院，總攬一切。是種以軍主集權，代民主集權，顯係暴露其軍閥的面目，無異背叛民衆的供狀。

第五，他藉禮讓之名，逼迫擁護黨治忠於民衆的蔣主席下野，放棄革命的責任，想教幾十年來荼毒民衆的溥儀，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宗昌之流，一齊上台，先來滅黨，再來亡國。

總之：陰毒素著稱臣擁袁黨籍中斷十五六年的閻錫山，其心目中決不知有黨，不知有國，不知有民。中央無論如何寬大爲懷，已不能以黨義感化此頑固野心之徒。我們同胞，只有竭誠擁護中央軍以早日肅清妖氛，澄清中原，掃除民衆之叛徒，確立黨治之基

礎，速臻民治之盛世。

陰險狡詐詭計百出的閻錫山

閻錫山爲人，向來是以退爲進的，以陰柔取巧的。民國以來，他在山西關起大門當土皇帝，所有歷次政局變動，他總是抱一個『利己主義』，就是政局無論如何變化，只要不奪他山西地盤，不損失他個人利益，他總是虛與委蛇。這種詐僞陰險式的應付手段，他覺得便宜得很，所以直到本黨北伐時，他就立刻加入，因之藉機會把山西河北察綏和平津一帶地方，都被他樹起閻某個人旗幟，所以他利己主義，一直到現在，還是保持着，決無改變的。

這次閻錫山不知發了什麼瘋？忽然提出禮讓爲國的口號，要將本黨的領袖，勞苦功高的蔣主席，拉同下野；嗣經各方詰責，他又說什麼下野負責，組織元老，樞密等院，怪誕不經的囈語，無聊得很！接二連三說起黨員治黨，國人治國的瘋話；最後又表示出不滿意三三大會；表面上說得似通不通，他的內幕裏，却將改組派，共產黨，安福系，研究系及一般失意軍閥，政客廣集太原，天天謀劃背叛中央，推翻黨國日趨鞏固的局面，其實亦無非謀個人利益，擴張個人勢力，想當袁世凱第二，真是贖贖作夢啊！

以後經國人羣起攻擊，體無完膚，他又似乎順風轉舵，忽然給中央和國府來個電報

：請准開去本兼各職，表示下野，同時趙戴文氏也來電稱：閻某近日已大澈大悟，已決心下野，種種鬼話；閻錫山果真能下野麼？國人千萬不要受他欺騙！這是他掉轉花槍，用金蟬脫殼的方法，想盜用中華民國軍總司令，充當北方土皇帝罷了，他那裏能真心下野？大澈大悟當然更談不到！

我們只要檢查他所來的江電是本月三日，表示辭去本兼各職，而他偏偏於四日，派兵侵佔德州，事實上矛盾和滑稽，無聊至於這樣，難道他真心辭職麼？並且他早已派遣馮鵬翥侵入魯西，傳作義充當津浦路總指揮，監視黨部，搜捕黨員，別立旗幟，私與名號，無一不是反叛中央行爲，難道所謂澈底覺悟，就是這樣嗎？

馮玉祥，從前已經弄過下野出洋名不符實的把戲，究其實，暗中却嗾使部下，演出叛逆中央事情來，這次閻錫山，一隻手拉攏反動份子，自鳴得意；一隻手却調兵遣將，破壞黨國；偏偏口中也要唱辭職下野的濫調，其用心陰詐，利己損人的主張，較馮玉祥更爲卑劣，所以閻錫山之辭職下野，當然是虛假的，國人千萬不要受他欺騙啊！

閻錫山果真爲主張國是，匡輔中央，就應當遵照三院長所說的……：取消中華民國軍名義，撤回各總司令，各總指揮等等委任，放回津浦列車，調開魯西晉軍，並將監視之黨部，拘捕之黨員，一一恢復其自由，同時拘逐反動叛徒，一切黨務政治軍事舉措設施，均惟中央之命令是聽，毋或違忒，……：然後他閻錫山下野也好，出洋也好

，那才是光明磊落的大澈大悟，爲我們國民所能共諒呢！

總而言之：閻錫山既甘心離去中央而向反叛之途進行，中央自有澈底辦法，討伐他！通緝他！均無不可；那裏能容他這樣南腔北調，亂出花樣呢！在閻個人，不過掩國人攻擊目標，假裝下野，暗中仍舊是以退爲進，求得總司令頭銜，做做北方土皇帝，擴充地盤，保持私人利己主義罷了。我們全國同胞，千萬要提防他！不要中他的鬼計啊！

與馮逆狼狽爲奸的閻錫山

前此閻錫山迭發通電，妄肆謬論，經海內外黨部同志之駁斥，全國軍政領袖之指摘，始知國人之公意難敵一己之私慾難逞，故彼爲和緩空氣計，揚言下野出洋，以轉移國人目光，而暗中則準備軍事，聚斂財糧購買械彈，勾結反動勢力，以希圖破壞和平統一，而與我勞苦疲困之民衆，以更大之創傷，證之本月八日放走馮玉祥，使其回陝，指揮西北軍，以圖謀反動之消息，狼毒之野心，益形暴露。蓋閻錫山之陰險詐僞，不顧信義，早爲國人所共棄，所轄兵力，又極薄弱，自知搗亂之不足，反叛之事難成，於是不惜騙出馮玉祥，以增厚其反動聲勢，日前閻自謂與馮玉祥偕同出洋，不過遮掩所聞而已。惟閻雖狡，馮更甚於閻，閻欲利用馮以爲己助，馮更欲利用閻以爲犧牲，同寢異夢，焉能結合，且彼等之宿怨新恨，橫陳雜積，情感之裂痕，雖不足道，權利上之衝突，勢所

難免，各個之背景與動機，既不相同，當無合作之可能，此就馮閻兩封建軍閥之立場而言，必不能真正聯合，即使聯合，亦必歸於共同消滅，而絕封建思想之餘毒，故本黨對於彼輩之反動，認爲與革命前途實爲有利，甚盼彼輩之逆跡昭彰，俾得極早肅清也。

告革命將士書

民國十餘年來，禍亂相尋，民生凋蔽，吾黨總理蒿目時艱，領導革命，慘淡經營，積極奮闘，垂四十年乃有今日，在革命過程中，賴我革命將士以強毅堅決之意志，忠勇奮闘之精神，恪遵遺訓，共信共守，團結一致，卒將頑強龐大之殘暴軍閥，掃蕩殆盡，使我中華民國之統一，得以告成，三民主義之和平建設，得以開始，此種光榮之偉績，久已爲舉世所認識，而我革命將士所宜互相砥礪，永保勿替者也。

乃者統一告成，訓政伊始，軍閥之餘孽，如馮閻輩者，迭與腐惡勢力相勾結，甚至有自暴自棄之徒，背去其既往之革命歷史與人格，與腐惡勢力互爲聲援，侷隙構亂，以謀傾覆我革命將士艱苦奮鬥所造成之黨國，馴致叛亂起伏，迄無甯日，而本黨建設之工作，亦受莫大之阻礙，言念及此，實爲痛心。我革命將士，當知今日之黨國，乃我革命將士心血之所造成，斷不容任何反動殘餘軍閥起而破壞，今日中央之一切政綱政策，乃根據總理之遺教與全國人民之願望而實施，決不容任何反革命勢力起而反抗，我革命

將士於此。宜始終本其救國救世之熱忱，遵從總理之遺教，辨是非，明利害，擁護黨國，鞏固中央，則我革命將士之勳業與榮譽，必日益光大，蓋以年來反動殘餘軍閥滅亡之事實證之，凡擁護中央，服從黨紀者莫不昌，而違抗中央，拂逆民意者罔不亡，顧逆之勢，即今日軍人成功失敗之所繫，此我革命將士所宜深喻此旨，共同勉勵者。

抑有進者，今日之和平統一，既爲舉國共同之屬望，然和平非謂苟安，統一非求形式，唯真正之統一，方能得實際之和平，唯澈底之和平，方能收統一之實效。本黨本三民主義以立國，唯能秉受總理遺教，服從黨的使命者，方足與言和平；中央爲全國民衆之中央，唯能遵從中央命令，共謀國家建設者，方足與言統一；反乎是者，如認軍隊爲個人之武力，固非本黨統一之政策所能容許，而居心險詐，反覆無常，勾結反動，迭謀叛亂者，尤非我渴望和平之全國人民所能寬恕，是故凡以詭變權謀相競尙，朝秦暮楚，反抗中央，希圖割據者，不問其所假借者爲何種名義，均爲黨國之罪人，全民之公敵也。

夫我革命將士爲全國人民之武力，作革命之前驅，爲黨國之干城，義不與叛逆共戴天，故今日之肅清叛逆，正所以鞏固革命勢力，而爲軍人應盡之天職，封建勢力未除，即中央所賦予革命軍人之職責未了，觀夫今日時勢之推移，已至封建餘孽與反動勢力最後掙扎時期；中央今日之準備討伐閻馮，亦爲國民革命過程中本黨與軍閥最後之決戰，彼閻馮之奸險性成，投機取巧，匪伊朝夕，中央屢以寬大爲懷，促其反省；乃復讞言禮讓，謬託

和平，近且變本加厲，揭舉叛旗，接收中央在平津之機關，搜捕黨政工作人員，擅借外債，充作軍糈，大購軍火，以爲殘殺同胞之利器，集改組安福共黨官僚政客於一堂，派爪牙羽翼利誘挑撥倡亂於各地；勸告不足以戢其凶，文告不足以鍼其惡，誠爲全民之公敵，和平之罪人，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此而不討，黨紀何存？國法何在？爲鞏固黨國挽救民衆保持我革命之武力起見，閻馮一日不除，則危害黨國之禍源一日不絕。今閻馮旣以叛黨禍國殃民而倡亂而稱兵，我中央自應爲救黨救國而止亂而聲討，逆順之理至明，我革命軍人當所共喻。且革命軍人所服從者爲中央，離中央則革命之生命無存，離中央則我革命將士前此犧牲流血之代價將損失無餘，前此革命光榮歷史與人格亦將喪失淨盡，革命政府之基礎旣非一二野心軍人之可得而動搖，亦非一二私人之所能左右，已往之叛逆軍人如唐張桂系之踣蹶，可爲殷鑒，彼閻馮之豕突狼奔，構兵稱禍者，亦不過自速其滅亡已耳。我全國忠勇之武裝同志從事革命有年，對總理智仁勇之精神教育，體驗有素，目睹昔日先烈擲無數頭顱流無量鮮血所締造之今日中華民國，乃竟有妄圖顛覆而危害之者，是不啻摧殘我革命軍人已往之光榮歷史，而搗毀我革命軍人之豐功偉烈，當爲我革命將士所切齒痛恨視，爲深仇大敵，而思振起堅忍卓毅之精神，同仇敵愾之志氣，以示黨存與存黨亡與亡之決心，與此企圖搖撼黨國破壞統一之逆敵作殊死戰，殺身成仁，視死如歸，庶幾爲我革命軍生色，而不愧爲先總理之信徒也，願與我全國武裝同志共勉之。

爲時局告北方將士書

閻逆錫山自狂發荒謬電文以後，中央方推心置腹，一再剴切告誡，冀其誠心向善，擁護和平與統一，乃竟陽示忠良，陰肆逆謀，今竟公然背叛革命，反抗中央，舉兵南犯矣。我北方將士，前在軍閥統治時代，既已深感爲一般野心家之工具，虛擲赤血白骨爲可惜，更以未有中心主義，徒致循環戰爭，斷喪民族生機爲可恥，故自十五年以來，毅然參加三民主義之革命，擁護建築于民意上之中央。全國民衆莫不歡慶以血汗供養之軍隊，從此成爲革命之武力與民衆之武力；中央政府更寬大爲懷不究已往，并恃爲黨國之干城。乃閻逆錫山竟誘惑我北方將士，以背叛中央，是不僅毀滅我北方將士參加革命之榮譽，且引我北方將士入於叛黨叛國叛民衆之邪途也。中國既入於三民主義之時代，凡背叛中央，而爲三民主義建設之障礙者，莫不自速其亡，證之年來桂馮唐張相繼失敗，可以知之不爽。閻逆錫山欲導我將士入於覆亡之途，我北方將士豈盲目甘心乎？

夫智仁勇三者，不僅爲常人行爲之準繩，抑亦爲軍人精神所寄託。革命軍人之智在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具體言之，凡以革命之利益與國家人民之幸福爲前提者爲是；凡犧牲革命之一切利益，而以個人幸福爲前提者爲非。服從中央，保障和平統一，則必獲國家與個人之大利；反叛中央，破壞和平統一，則必致國家與個人蒙其大

害。三民主義既已深入于人心，訓政建設尤爲民衆一致之願望，封建勢力已根本動搖，故凡處此時勢而猶思挾一部份殘餘封建勢力以與民衆爲敵，皆爲自掘墳墓。中央乃本總理四十年倡導革命之精神與吾黨同志無量數頭顱所換來，主持中央各同志，皆直接受全體同志，間接受全國國民之付託，其担当革命工作之義務，決非任何艱難辛苦，所能使其輕以卸責或減少其奮鬥之勇氣。而閻逆錫山此次受失意政客之挑撥，甘爲黨痞國蠹之傀儡，以利害根本不能一致之份子作一時利害之結合，驅數十萬知義之兵劫數千萬飢民之糧，以抗中央。從此相較，勝敗之數，不卜可知。我北方將士倘盲從附和，只知忠於個人之私情，不知忠於黨國之大義，則以努力革命之精神，反出背叛革命之行動；具愛國愛民之意志，反得害國害民之結果，身死無名，是爲不智。

軍人之仁，目的在於救國。惟專制時代，軍人爲君主個人之私產，認定君主卽爲國家，故軍人所謂爲國犧牲，乃是爲一人一姓，非爲全體人民。在共和時代，則國家屬於人民全體，軍人爲國犧牲，乃是爲人民全體，而非爲一人一姓，革命軍人乃爲全體人民而奮鬥，不能成功，則爲成仁。成功成仁之道，尤賴有救國救民之主義。而救國救民之主義，除孫中山先生所創三民主義外，決無其他主義能適於中國之需要者。革命軍人之行仁，唯在實行三民主義，以成就救國救民之大業而已。今閻逆錫山既已背叛中央，網羅三民主義之叛徒，收集北洋軍閥之餘孽，以與救國救民之民國政府爲敵，我北方將士

倘仍助桀爲虐，以爲個人爭權奪利之工具，無論成敗，皆爲不仁。

軍人之勇，在捨生以成仁取義。人生百年，固莫不有死，但以必死之生命，立國家不死之根基，是爲成仁取義，死有重於泰山。若以寶貴之生命，徒供野心家禍國而犧牲，是爲死不得其所，死有輕於鴻毛。故爲擁護中央，貫徹革命主義而死，雖死猶生；爲反抗中央，擁護封建軍閥而死，則死有餘辜也。我北方將士倘已明辨順逆，猶不能以正邪或離邪歸正，是爲不勇。

軍人而至於不智不仁不勇，豈僅己身不能倖免於禍害，至其極必使我四萬萬同胞同歸於盡而已。閻逆錫山，所率領之烏合集團，類皆愚昧狡詐之徒，固不知軍人道德爲何物，惟我北方將士，多能深明大義，實不宜造中原之浩劫，驅同胞以入地獄。且閻逆等之敢於作最後之掙扎，取消國民革命軍之名義，固顯然欲以我北方將士爲其個人之功狗，我北方將士，必能深自憬悟，斷不致隨叛逆以俱亡。革命勢力與封建勢力，已立明顯之陣綫，決不能兩立并存。何去何從，我革命的北方健兒其三思之！

爲時局告北方青年書

北方革命青年們！

溯自北伐完成全國統一以還，中央本全民期望和平統一的主旨，殫精竭慮，對內力

求國家之建設，對外力謀國際之平等，革命大業，已廢廢臻於訓政的正軌；不意年來桂系馮系暨張發奎唐生智等封建餘孽相繼稱兵叛亂，致舉國民衆仍在水深火熱之中，尤其是北方同胞，更迭遭天災人禍之慘劇，顛沛流離，頹陷絕境，雖結果造亂叛徒均皆敗亡，然社會元氣早已爲所摧殘殆盡，中央軫念民瘼，積極從事撫綏整飭，以圖休養生息，尤其極力設法挈導青年，希本三民主義之精神，陶育自立自治之生活，促進德智體羣等育的發展，庶培成社會之健全份子，俾蔚爲革命建設之人才，凡類此種種的措施，皆爲舉國所共覩，雖未克旦夕以計功，仍冀能循程而責效。

當茲舉國渴望和平統一，中央勵精圖治之時，閻錫山竟敢甘冒不韙，抵忤民意，集民賊國蠹於一方，據地盤武力爲私有，狂發謬論，越軌恣睢，叛逆逆謀，昭然若揭；中央待以寬大，剴切誥誡，冀其幡然悔覺，而全國民衆復羣起制裁，各省政府亦紛加責斥，閻氏見勢不利，乃僞發引咎下野之通電，藉爲緩和攻詰之巧計，識者固皆知其紆徐爲奸，自欺欺人，近果封佔中央在北方之機關，逮捕北方黨政機關之負責同志，勾結桂系，馮系，改組派，西山會議派，暨北洋系餘孽，甘受日本帝國主義者金錢與軍械的接濟，明目張膽嗾使部隊節節南犯，謀叛黨國，企圖達到其軍閥之野心與私慾，完全表暴其北洋封建餘孽之本來面目，公然與我全國同胞爲敵。

在閻錫山此種倒行逆施鐵蹄踐踏下之北方同胞，尤其是北方青年，其行動與意志之

橫遭摧殘壓迫，固不待言，卽其生命與財產，亦已成爲閻氏個人喜怒好惡之犧牲品，此一反動囂張的黑暗局面，其嚴重與恐怖情形，實不啻回復前此北洋軍閥專橫的局勢，而狠毒更爲過之，我北方同胞尙能忍受而偷生旦夕嗎？北方青年還能坐視閻錫山之殃民禍國嗎？北方是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三一八運動」的發祥地，北方青年是領導「五四救國運動」——「三一八救國運動」的先鋒，每當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或軍閥國賊之殘民害國，北方青年都是攘臂揭竿，熱烈反抗，努力救國，爲舉國倡，此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革命熱忱，均曾深深感召於全國，現在因閻錫山叛亂的反動恐怖，籠罩着北方各地，致使社會失了秩序，民衆不能安居樂業，在此種混亂黑暗的反動局面之下，我北方同胞雖欲爲太平順民，已不可能，我北方青年雖欲專心學業，亦不可得，唯一的生路。祇有繼續着前此可歌可慶的光榮歷史，重振起「五四運動」——「三一八運動」的革命精神，以最大之艱辛和必要之犧牲，積極致力剷除封建軍閥餘孽，衝破反動勢力籠罩的黑暗局面，撥雲霧而見青天白日，掃障礙而實現和平統一，革命的北方青年們！該怎樣努力奮起而自救救民與救國！

我革命的北方青年，際此反動囂張的嚴重期間，務要盡量揭發閻錫山之陰謀罪惡，認清閻錫山此次叛亂，是代表建封勢力的迴光反照，是一切反動餘孽的最後掙扎，我們對於革命前途，應抱無窮的樂觀，因爲反動勢力越集中搗亂，則剷除亦必越澈底痛快，

本黨中央確有撲滅反動的力量，收拾全局的把握，證以過去桂系馮系之崩潰敗亡，便可知閻錫山此次叛亂之決不能僥倖苟存；我北方青年，尤當知黨國之基礎，已由數十年總理之精力與無數革命同志之熱血所造成，斷非任何反革命勢所能搖撼，黨國之革命中心勢力，乃中國整個民族生命與利益所寄託，我們唯有盡一己之能力，以維護此歷千劫而不磨，遇強敵而愈奮之革命中心勢力，勿中反動派之挑撥與離間，勿墮權謀術數之誘惑與利用，須知革命與封建，絕不能相容，封建軍閥必憑藉其所劫持之武力，以圖對革命勢力作最後的一逞，我們要永絕封建軍閥之根株，維護革命的勝利，只有用一貫的信仰與最大的決心，一致竭誠擁護中央，贊助中央，大張撻伐，以遏亂萌，以肅綱紀，俾得貫徹救國救民的和平統一，使民衆真正得安居樂業，以暢順訓政建設的推行。

革命的北方青年們起來！齊向稱兵叛亂的封建軍閥進攻！齊向殃民禍國的反動餘孽猛撲！協贊中央剷除盤據北方的一切反革命勢力。俾得早日解除北方同胞之痛苦，完成革命，掃除封建軍閥的最後奮鬥，這纔是我國家民族的唯一生路，我可敬可愛的青年唯一責任，願我革命的北方青年共勉之！

爲時局告北方工人書

北方工友同胞們：

在生產落後，天天鬧窮的中國社會，我呻吟憔悴於新舊軍閥鐵蹄蹂躪之下和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下的工友，尤其是天災人禍輾轉相尋的北方工友，生活之困苦艱難，較任何人都為難堪，其希望解救的熱忱，亦較任何人為迫切，可以說北方工友，希求三民主義之澤惠，有如大旱之望雲霓。

本黨是救民救世的革命黨，為民衆謀解放而革命，為工友謀利益而革命，但是本黨統一了全中國，已越兩年，而北方尚為懷着封建思想，軍閥觀念，冒充革命軍人的閻錫山，在盤據着，我北方工友，祇見着青天白日旗的飄揚蕩漾，沒有得着本黨的實際利益，享受着安居樂業的幸福，不是什麼桂系叛變，就是唐逆造反；不是西北軍的燒殺，就是閻錫山的剝削。炮火冲天，雞犬不寧，近月來山西土皇帝閻錫山，又在妙想天開，收羅從前屠殺北方愛國運動的民衆三一八慘案的凶手段祺瑞，殘殺平漢路為幫助革命而罷工之數千百鐵路工友的凶手吳佩孚，搜刮民脂民膏，姦掠民間妻女，殺人不警眼的張宗昌孫傳芳，和殺人放火欺騙民衆的共產黨改組派一切腐惡份子於一堂，組織什麼名不正言不順的偽政府，強佔我全民擁護的中央在平津設立之機關，搜殺黨政負責人員，勒索民財，充作軍餉，強拉農工，供其軍役，并押抵國家稅收機關於外國，大借外債，購買軍械，預備將我百孔千創之同胞再加以更兇慘的壓迫，可憐我北方工友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又要顛沛流離，逃生無路了！

這樣看來，北方工友同胞，沒有得着本黨實惠而能安居樂業者，都是這個假革命真軍閥的閻賊錫山從中作梗，前回馮逆玉祥之大戰潼關與鄭州，唐逆生智之稱兵河洛，死人無算，都是閻逆背後一個人挑撥煽惑而成的，就是這回忽說下野，忽說出洋，忽而調兵遣將，放回馮逆玉祥，大舉南犯，這又是閻逆翻雲覆雨的把戲，我北方工友甘心死於閻逆鐵蹄之下則已，不想爲以前橫被殘殺之工友同胞復仇則已，如果要爭生存，雪前恥，得着真正解放，受着真正利益，那末就要振起以前援助本黨北伐之革命精神，認清閻逆一日不倒，北方工友一日不能解放，中國內亂根源不能斷絕，全體工友就得要總動員起來，擁護中央，抱奮鬥之決心，共討閻馮，不受閻之利誘，不畏閻之威脅，不替閻逆搬運糧械，不給閻逆需用物品，不幫閻逆司機生火，不予閻逆以行軍便利，鼓着愛黨愛國，報仇殺賊的勇氣，幫着中央討逆軍，一氣殺進娘子關去，革命的工友們，爲自爭生存自求解放而殺賊，爲拯救北方同胞，斷絕亂源，建設新中國而殺賊。革命的工友們！起來！起來！最後我們高呼：

1 打倒背叛中央增加民衆痛苦的閻錫山！

2 打倒勾結腐惡破壞統一的國蠹民賊閻錫山！

3 打倒賣國殃民想做袁世凱第二的閻錫山！

4 打倒寡廉鮮恥甘受閻逆收買出兵禍國的馮玉祥！

- 5 打倒勾結蘇俄殺人放火的馮玉祥！
- 6 擁護爲民衆謀解放的中國國民黨！
- 7 擁護爲民衆謀利益的國民政府！
- 8 北方工友解放萬歲！
- 9 三民主義萬歲！

爲時局告北方商人書

北方商人同胞們：

現在馮玉祥和閻錫山又在聯合腐惡稱兵作亂了！和平統一的局面又要受他們的破壞了！在這喘息未定，休養不遑的時候，他們竟甘爲全國國民的公敵，重作破壞和平的罪魁，務使國家僅存的元氣斷喪無餘，人民一縷的生機重歸滅絕，喪心病狂，莫甚於此！據各方的報告，閻馮兩逆現已積極作軍事的行動，分兵三路向中央進攻，眼見得我們北方的民衆要再罹戰禍，尤其是北方的商人們，你們又要受許多的損失和痛苦了！本黨政府爲整肅黨國紀綱，拯救北方人民起見，對於閻馮兩逆，不能不聲罪致討；在這討伐的當中，我們北方的商人，都應有下述的認識和努力。

我國自海禁弛放以來，因受種種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和帝國主義者經濟的壓迫，國

內商業，日見衰弊；加以民國十餘年來，備受軍閥官僚的剝削，和共黨土匪的踐踏，早已奄奄一息，瀕於破產，自本黨完成北伐，統一中國之後，即已宣告訓政，努力建設，關於解除商人的痛苦，振興全國的商業，無不惟力是視，努力進行，如實行裁兵編遣，減輕商人的擔負，裁撤厘金雜稅，增進商人的利益等等，全國同胞，共聞共見。在此中央切實遵行 總理實業計劃，積極發展全國工商業的時候，閻馮兩逆，身爲國家大員，地方官吏，縱不能切實遵照中央的計劃，努力去振興，亦當維護地方的秩序，聽其自然發展，乃閻馮兩逆好亂成性，甘心叛逆，只圖個人的權利，不顧人民的痛苦，將二十年來僅有的和平統一局，一再破壞，將西北各省商業復興的萌芽一再摧殘。揣測他們的用意，非將北方的商業整個的斷送不休止！非將北方的商人全數滅絕不甘心！此種忍心害理窮兇極惡的逆賊，若任其存在，不加鏟除，則北方商業必無復興之望，北方商人必無生存之道。

關於閻馮兩逆摧殘商業的惡迹，及遺留吾人的禍害，我北方商人或未健忘，當能回憶罷。前此馮逆盤據西北各省，扣留隴海平漢兩路車輛，以致交通梗阻，商運斷絕，河南的商人，有用郵包遞寄棉花，和推小車到山東湖北販買貨物的。去年頭一次叛變的時候，炸燬隴海平漢兩路的隧道橋樑，竭數月的力量，尙不能完全修復，所給商人的禍害，更爲重大。又馮逆所到的地方，日以摧殘商業爲能事，苛捐雜稅，層出不窮，致西北

民因飢餓而死者已逾百萬，其幸而生存，亦不過瘦骨幾根勉掛一張空虛的肚皮罷了。

閻逆兩年來提出平綏平浦平漢等三路的款項，爲數達五百九十餘萬，不能公開報告的尙不知多少，被其扣用車輛，多至無從計算。閻逆蓄志叛逆，積極籌措軍餉，山西，河北，綏遠，察哈爾四省，每年繳解到閻逆腰包裏面的現金各二三千萬至四五千萬不等，現因反叛中央，更大肆搜刮，四省的田賦已徵至民國二十二年了；最毒的是採現金集中辦法，禁止現銀出口，濫發紙幣，山西銀行所發不兌現紙幣之多，除山西省財政當局之外，幾無人知其確數，以致票價大跌，商店受損失而倒閉的，繼續不斷，一般貧民，更是叫苦連天，此次叛變之先，又使陸宗輿以崇文門關稅作抵，向外國公司借款二千萬，不惜以華北民衆作犧牲，不惜以國家主權作代價，只求個人野心之滿足，而此二千萬之外債從何歸還，彼固未嘗念及，實則仍要在我北方人民，尤其是在北方商人的身上來敲脂吸髓罷了；總之馮閻兩逆禍亂國家摧殘商業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我們北方商人和馮閻有何怨仇，遭此毒害？爲國家大局計，爲本身利害計，應即聯合起來，一律罷市，與兩逆作殊死的鬥爭，不納稅，不籌餉，不用山西銀行及西北銀行的紙幣，與其橫被剝削輾轉哀鳴而死，不如誓與抗爭以求最後的生存，我們高呼！

打倒摧殘商業的閻錫山馮玉祥！

打倒敲剝商人的閻錫山馮玉祥！

打倒破壞交通斷絕商運的閻錫山馮玉祥！

打倒預徵田賦的閻錫山馮玉祥！

打倒賣國借債的閻錫山馮玉祥！

肅清賣國殃民的北洋軍閥餘孽！

肅清謀叛中央的一切反動份子！

北方商民一致要求恢復社會的秩序！

擁護爲民衆謀利益的國民政府！

擁護爲民衆解除痛苦的中國國民黨！

討伐馮逆宣傳大綱

(中央宣傳部)

——十八年五月——

(一) 發端

(二) 馮逆形成軍閥之略歷

(三) 馮逆背叛黨國之罪狀

(四) 討馮軍事中民衆應有之認識

一、發端

本黨討桂之役，純由於痛念民衆望治之殷，力謀斬絕軍閥繼起之根株，以期切實奉行三大大會之決議，而完成總理所諄囑之建設大業。不意馮逆玉祥，包藏禍心，竟與桂系軍閥相勾連，甘冒不韙，危害統一，中央以寬大爲懷，容忍再四，獨望其幡然改悔，故不遽下討伐之令，乃馮逆怙惡不悛，變本加厲，察其最近行動，固已自絕於黨，自絕於民衆，非大張撻伐，無由戢其野心。爰將馮逆之生平罪狀及民衆對於討馮應有之認識與努力，宣陳於左，幸國人察焉！

二、馮逆形成軍閥之略歷

馮逆本北洋軍閥張敬堯之部下，因襲用軍閥之故技，而得露頭角於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等之時代。其過去行跡，蓋一反覆無常，奸詐陰狠之小人，初不知有革命，更不知有主義。凡足以逞其割據自私之野心者，皆不惜出狠毒之手段，以追求之。實言之，自馮逆手握兵權，幾經叛變，以至今日，初叛段祺瑞而擁馮國璋，繼叛黎元洪而擁曹錕，復倒曹錕而仍聯段祺瑞，旋又倒段祺瑞而聯張作霖，其反覆無常，罔顧信義，蓋鎔冶歷史上好英雄藩鎮流寇之伎倆於一鑪。馮逆由此種伎倆，乃得伸張兵力，霸佔地盤，而造成封建軍閥之雛形；更因反戈倒曹一役，遂稱雄於北方矣。——此爲馮逆釀成軍閥之最初時期。

迨十五年本黨出師北伐之際，麾旌所指，舉國歡騰，馮逆投機成性，深知本黨聲勢

將益盛大，爲保持個人地位勢力計，遂由徐謙之介紹，得以羅列於國民革命軍。本黨素以主義化人，慨然允其參加，原冀該逆洗心革面，效忠黨國，乃馮逆野性難馴，假革命之美名，乘機霸佔西北諸省；同時因本黨同志之破格推崇，亦竟靦顏以黨國先進自命。迨時機一至，遂又畢露其北洋軍閥之本來面目。——此爲馮逆投機取巧，得以保持封建實力之時期。

自北伐告成，中原底定，雖有桂逆之叛亂，亦不旋踵而平定。馮逆以爲此後全國統一，無姦宄搗亂之餘地，逆如趁此桂逆根株未拔除之時，再行襲用其北洋時代倒戈之故智。乞助蘇俄，密謀反叛，冀造成個人獨霸之局面。往者於本黨艱危之際，馮逆乘機通電，發起開封會議，以爲黨權獨攬之地；更在豫陝甘等省，擅組黨部，爲其御用之工具。幸賴總理昭佑，黨基危而復安，馮逆之計遂不得逞。近復與所謂改組派第三黨等聯絡一致，嗾使部曲，詆毀中央，於三全大會決議，則陽奉陰違，其叛黨禍國之心，至此盡露，馮逆亦自知爲全國民衆所不容，遂不顧一切，步北洋軍閥之後塵，師共黨搗亂之陰謀，以爲孤注一擲之舉，殊不知人心厭亂，天道好還，今馮逆乘全國統一之際，冒天下之大不韙，叛黨稱兵，求延殘喘，殷鑒不遠，甯有倖存之理，行見其與曹吳諸逆，同其命運，軍閥末路，固出一轍，馮逆雖欲揮魯陽之戈，亦徒見其心勞而日拙耳。

總觀馮逆一生行事，不出歷史上奸雄叛將之慣技，而其詐僞陰狠，覆雨翻雲，又在

任何軍閥之上。此獠不除，國內將無甯日。本黨鑒於情勢之迫切，用特下令通緝，誅此元兇，以求和平統一之實現，藉為禍國殃民之軍閥，永垂炯戒，俾世人知武力之不足恃，惟真有主義者，能一之。庶幾此次戰事，即為結束國內軍閥之最後一役，斯誠黨國前途之幸已。

三、馮逆背叛黨國之罪狀

關於馮逆禍國殃民之罪惡，稍明時事者，莫不知之，迄今國人每聞馮逆之名，輒為切齒痛恨，蓋其罪惡貫盈，弄巧反拙，凡彼之所自詡為得計者，遂無一不足為天下唾罵之資料。綜馮逆平生罪案，罄竹難書，茲就其貽禍黨國最深且巨者數端，列舉如次：

(甲)勾結蘇俄，招納共黨：往者本黨鑒於共逆陰謀之暴露，蘇俄野心之可怖，特於十六年間，決議清黨，並與蘇俄絕交，而黨國之根基始固，此為本黨同志共同之主張，亦全國民衆所一致渴望者，自非別有肺肝，斷無倒行逆施之理。乃馮逆貪圖赤俄盧布及軍火之接濟，竟不惜與赤俄訂立密約，幾欲使蒙疆與西北，變為蘇俄之附庸，且許俄人在內地有採鑛築路居住及宣傳之自由。其喪權禍國之烈，實較袁世凱之二十一條為尤甚，而馮逆竟悍然為之。比年馮逆對於共黨餘孽，拉攏庇護，不遺餘力，或羅致幕中，或資助搗亂，藉以逞其篡竊黨權，擴張地盤之野心，至於今日，其聯俄之證據，鑿鑿可徵，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此其一。

(乙)破壞交通，圖礙奉安：當此全國統一之始，建設交通，實爲首要，馮逆竟唆使部曲，炸壞平漢隴海諸路軌道，鐵橋，並割毀沿途之電線電桿，總計損失不下數千萬，於是我國中部僅有之交通路線，亦被破壞無遺。更可痛心者，際此奉安之期，而馮逆有炸路佈防之舉，狼子野心，不問可知，幸賴防護得宜，總理靈櫬安然抵京，馮逆所蓄意阻撓之奉安大典，亦卒得告成，惟交通之損失，非數年不能修復，可痛孰甚。此其二。

(丙)擁兵割據，反抗中央：馮逆目無中央，已非一日，爲造成個人之地位與勢力計，不惜違背中央編遣會議之決議，擴充軍額至五十餘萬之多，蓋已超過編遣會議之兵額一倍以上，其所養之兵，軍制服裝，教育訓練，既不遵照國民革命軍之制度，更不遵從總理之遺教，唯以馮逆個人爲中心，使軍隊自成統系，而不復知有黨國。其處心積慮，欲以國家健兒爲個人子孫萬世之業有如此者，是以馮逆叛黨，實屬理有固然。此其三。

(丁)唆使桂系，稱兵叛變：此次桂系作亂，馮逆實爲主謀，蓋欲利用桂系軍閥之叛亂，以冀坐收漁人之利。不圖中央平亂迅速，傳檄而定江漢，馮逆計無所出，又不惜鋌而走險，假護黨之名，與桂系遙相呼應，嘗其用心，非釀成大亂，以逞其個人之野心不止。此其四。

(戊)吞沒賑款，霸佔賑糧：西北數省，災情奇重，最近報載華洋義賑會調查陝甘災况之報告，令人慘不忍聞，馮逆乃藉辦賑爲名，向中央及各方募捐巨款，以充軍實，所募賑糧，亦均屯積洛陽潼關，約可供逆軍一年之用。於是哀鴻遍野，死亡枕藉，而馮逆曾不少顧，如此喪盡天良，置災民生死於度外，馮逆竟忍心爲之。此其五。

(己)苛征暴斂，強迫種烟：豫陝甘各省，久受馮逆剝削，民窮財盡，十室九空；况復天災頻仍，赤地萬里，人民莫不啼飢號寒，轉徙溝壑，比來馮逆更苛征暴斂，大事敲索，去年以河南一省人民而論，所負擔馮逆軍費，已達四十餘萬，較之吳佩孚時代，尤見增加；而其他各種罰款，以及勒索貪污中飽等項，尙不與焉。不甯唯是，又強迫人民遍種鴉片，并令官吏銷售煙土，以致西北各省，僅有之墾地，遂爲罌粟之園，糧食既減，飢饉以起，此則西北各省之荒歉，固不全在天災，亦馮逆有以造成之也。此其六。

(庚)慘殺民衆，摧殘輿論：馮逆貌爲慈祥，心實陰狠，西北人民，橫被誣陷，致遭慘殺者，達數十萬人。此次甯夏事變，回民被害者，尤不可勝數。馮逆恐其劣跡爲人揭發，故摧殘輿論，不遺餘力，西北各省報館，次第被封，對於通訊及編輯人員，或逐或囚，或加殺戮，時有所聞。故以偌大之河南，僅存省府與其軍部所辦之御用機關報兩種，各校青年，天真未泯，義憤所激，罔知忌諱，遂多非難之辭，以是遭馮逆之忌，

加以逮捕暗殺者，亦無慮數千人，是則馮逆不恤物議，屠戮民衆之罪。固屬死有餘辜。此其七。

以上七端，特就其大者而言，有此七罪，已屬死有餘辜；况馮逆種種劣跡，尤有筆所難宣者，雖欲以細行欺世，誰其信之。茲者本黨討馮之令既下，全國人心，莫不稱快，行見犁庭掃穴，永絕亂萌，庶能措黨國於磐石之安，而導革命於成功之域，願與全國同胞共勉之。

四、民衆對於討馮應有之認識

此次討逆，實具有重大之意義，爲吾人所當深切認識者。茲分別言之，以告全國同志及國民：

1 此次馮逆之背叛黨國，若不嚴加制裁，則黨紀不明，國法不振，此風一開，效尤踵起，將重演昔日軍閥割據之形勢，舉國擾攘，伊於胡底？故在統一甫告完成之後，中央所以仍不得不有軍事行動者，實爲剷除封建之勢力，維護黨國之紀綱，確立中央之威信，以企求全國永久和平之實現。簡言之，此次討馮，乃爲黨國整肅紀綱，而不可視之爲尋常之內戰。

2 本黨北伐之目的，原在企求全國之早日統一，庶得以實施訓政，進行建設，不圖在此桂系軍閥，尙未完全肅清之時，而馮逆之叛變又起，全國統一之局面，固爲破壞，

而訓政建設之計畫，又將因之稍挫，中央爲遵總理遺囑，方從事建設革命之進行，決不因爲馮逆作梗而有所觀望，故誓掃兇頑，早敷訓政，以與國民共開新中國之宏模。

3 西北民衆，在馮逆鐵蹄之下，生命財產，既失所保障，言論行動，復橫被摧殘，加之苛征暴斂，層出不窮，農工商業，凋疲已極；况馮逆又頻年強迫種煙，屯積賑糧，視千百萬餓殍若無覩，其殘忍惡毒，尤度越常人意料之外。故此次討馮，固爲全國人民除一蠱賊，而又所以解救西北數千萬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也。

4 此次馮逆藉護黨救國之名，行割據自私之實，誠革命軍人之奇恥大辱。凡我武裝同志咸當激發其肅清軍閥，剷除桂系之大無畏的精神，服從中央，體念民意，奮勇犧牲，殺敵致果，必殲此賣國害民之馮逆然後已。而原隸二集團軍之將士，尤宜去逆效順，共起倒馮，以完成蕩平叛逆，奠定黨國之偉大使命。蓋吾二集團軍士，亦中華民國之軍士，非馮逆一人所得而私，惟以馮逆向以小信小惠欺蒙士卒，而實乃牛馬蓄之，吞沒其全部餉俸，予以非人的生活。一旦私慾已逞，則陷之以不義之名，驅之於必死之地。我二集團軍一日不脫馮逆之羈絆，則一日徘徊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將何以效忠國家，而確立永久的生命，中央若舍二集團軍於不顧，則何以自解於全民革命，謀全民福利之宗旨。故此次決計翦彼元兇，以國家之武力，還之國家，今中央之對於馮逆所討伐者，惟在馮逆，以及一部分附逆之軍人，而不及其他，蓋亦深知西北將士，不乏深明大義，其

不願以生命人格爲馮逆發展個人野心之犧牲品者，盍早自爲計，萬毋蹈桂軍之覆轍，徒爲天下後世所笑。革命軍之成敗榮辱，在此一舉，願西北武裝同志熟慮之！

5 抑本黨討伐馮逆，不僅在解除西北民衆之倒懸，與西北軍士之桎梏，尤在謀增進整個民族之自由與利益。故全國民衆尤應破除苟安姑息之見，一致共起，參加與贊助，上下一心，同仇敵愾，務倒馮逆，盡殲封建餘孽，則十餘年來喪亂之局，於茲收平，和平統一，從此永奠，此固舉國人民所馨香祝禱者。

6 抑有進者，凡反革命軍隊窮蹙之餘，必致互相勾結，協以謀我，觀此次馮逆與桂系之相結，實爲明證。然是非逆順之分，旣已彰明，反革命者雖欲迴光反照於一時，亦必不能逃於最後之覆滅。今者全國國民痛定之餘，須知全國一致堅決擁護及贊助中央，以造成一自由行使治權之政府，實爲永弭亂源之不二法門，故吾人欲使馮逆倒後，永無繼起之人，卽非努力擁護中央政府不爲功，此後尤當使全國軍隊，直接統屬於黨的指揮之下，使個人化與地方化的軍事勢力，不再見於中國，此則本黨所用且夕自勵，並願與全國同胞相期共勉者也。

討 馮 口 號

一、馮玉祥是北洋軍閥餘孽！是桂系新軍閥第二！

二、馮玉祥是破壞和平統一的禍首！是禍國殃民的罪魁！

- 三、馮玉祥是中國和平統一的最大敵人！
- 四、馮玉祥是屠殺人民的劊子手！
- 五、爲擁護黨國紀綱確立中央威信而討伐馮逆！
- 六、爲拯救西北民衆疾苦促進民族解放獨立而討伐馮逆！
- 七、爲鞏固黨國基礎促成和平統一而討伐馮逆！
- 八、討馮是剷除黨國的叛徒絕非尋常的內戰！
- 九、討馮是民主勢力與封建勢力的搏戰！是從奮鬥中求和平！
- 十、討馮是爲解除西北民衆痛苦！
- 十一、討馮是爲撲滅共產黨的亂源！
- 十二、打倒破壞統一擾害和平背叛黨國的馮玉祥！
- 十三、打倒殘殺民衆橫征暴斂的馮玉祥！
- 十四、打倒違背編遣會議決議目無中央的馮玉祥！
- 十五、打倒擁兵割據驕橫跋扈的軍閥馮玉祥！
- 十六、打倒勾結赤俄危害黨國的馮玉祥！
- 十七、打倒狡詐險毒欺騙民衆的馮玉祥！
- 十八、打倒一手造成西北災荒和煙土流毒的馮玉祥！

十九、打倒翻雲覆雨投機新軍閥馮玉祥！

二十、打倒掠奪賑糧賑款逼死災民的馮玉祥！

廿一、要撲滅馮逆纔能澈底統一軍民財政以實施訓政建設！

廿二、要撲滅叛黨賣國的馮逆纔能對得起本黨殉難諸先烈！

廿三、革命的武裝同志團結起來戮力一心剷除馮逆！

廿四、全國民衆一致共起參加及協助中央撲滅馮逆！

廿五、擁護中國國民黨！

廿六、擁護國民政府！

廿七、完成國民革命！

爲馮逆禍國告全體同志及國民書

——十八年六月——

此次桂系軍閥稱兵謀叛，中央迭據譟報，馮逆玉祥實陰預逆謀，中央以去惡除慝，宜先就逆跡已著者加以制裁，對於狡猾反覆之輩，猶冀以討逆軍事之勝利，戢其逆謀於未發。不圖馮逆竟偃蹇陝中，密修戰備，中央迭召來京，始終罔應，更復擅移軍隊，毀斷交通。逆部劉郁芬等，公然通電，毀詆本黨，馮逆並以偽護黨救國軍西北路總司令名

義，通告國際，以交戰團體自居，是其謀危黨國，情罪已彰。業經中央決議，永遠開除馮逆黨籍，授權政府，依法嚴懲。溯自本黨開始北伐，備歷艱難，去年統一完成，方謂與民休息，得以遵照總理遺教，積極進行建設，以解人民之痛苦。乃黨外反動勢力，甫告收平，而黨內假革命之叛徒，相繼竊發。桂系馮逆，發露雖有先後，行動實相呼應。黨國多艱，至此已極。爰將馮逆破壞黨國之行動，背叛革命之罪惡，及中央決心剷除馮逆之意義，爲我全體同志及全國國民剴切道之。

(一)馮逆自民國十五年加入本黨以來，陽稱服膺，共同革命，實始終未改其封建軍閥之習性，常思投機取巧，以求滿足個人慾望。當民國十六年甯漢分裂之際，馮逆一面與徐謙鄧演達等，勾結爲奸，極意挑撥，一面復陽作調人，主張集會開封，以顯其舉足重輕之勢。二次北伐之役，師行在途，攘功爭名，百般要挾。泊乎湯山會議，初則遲遲其來，繼則快快而去，凡以矯示矜異，無所不用其極。中央以其頑冥固陋，由於未聞大義，特於五次全會，令其列席參加，國府成立，復畀要職，原冀其長駐革命之首都，沐浴本黨之主義，以自納於正軌。乃馮逆居京數月，對於中央之政務，罔有獻益，唯以貪婪要索，百計取盈，地方庶政，則把持不交，編會決議，則置之不問。擴充私軍，厚植勢力，吞沒公款，私購軍械。中央月濟近百萬，而所部常苦凍餒，各方輸送賑災糧款，不絕於途，而陝甘飢饉，仍不免於人相食，去冬託病離都，卽已隱懷異志，桂逆亂作，

譁張爲幻，以武漢奠定神速，未及發動，復因計輸誠，遂佯爲服從，而指索地方官職爲酬，所求不遂，逆謀更急。近月以來，封存糧食，吸取現金，屠戮回民，誅鋤異己，豫陝甘諸省頓爲愁慘恐怖之空氣所籠罩。繼復令孫良誠棄職西行，檄韓復榘撤部北移，隴海平漢兩路，炸軌毀橋，恣意破壞。凡所舉動，無異病狂。人民之所渴望者爲和平，而馮逆不惜爲和平之敵；革命之所期求者爲統一，而馮逆悍然爲統一之梗。及最近劉郁芬等之通電披露，而其破壞革命之夙謀益昭然不可掩矣。

(二)假革命與反革命，相去原祇一間，而假革命之最後歸宿，必出於反革命之一途。馮逆出身軍閥，罔識主義，唯欺詐之技，夙所擅長。自其誓師五原，貌爲慷慨，革命之詞，常不去口。不獨同志易爲所蒙，卽中央亦常欲施以感格，期成革命之干城。此次假幕盡揭，本黨同志，或將驚惋于其改變之速。且馮逆明明揭反叛之旗，而僭託於護黨救國之名義，更不知將造作何種之簧鼓，以惑內外之觀聽。實則吾人欲判馮逆加入革命之真僞，祇須檢閱下列諸端卽可明瞭：一則本黨革命，以總理遺留之主義爲依歸，凡目中無總理者，卽其心中無革命，馮逆當此奉安典禮，卽將舉行，國際賓客，千里戾止，而炸路毀橋旣不惜震動全國，復使西北民衆，無由參列總理之葬儀，是其用心何在，卽已可見一斑，且馮逆勢力下之各省，凡通衢所標，報紙所載，皆祇見有所謂馮總司令之格言，而不見有總理之遺教。甚至團體機關，皆高懸馮逆之小像，封建惡習

，儼擬小國之侯王，信仰 總理，服務遺教之爲何，革命者豈如此耶？二則本黨革命，旨在剷絕軍閥，不使滋生，故軍隊之政治訓練，注意於黨的武力之造成，以保障革命之利益，馮於治軍，則唯結以私人之小惠，臨以不測之嚴罰，使士兵心目中只知有所謂馮總司令，而不知有他。其對部下將佐，亦復叱咤答罰，視同奴屬，積威陵礫之目的，唯在造成絕對的私人工具，此次襄魯所部，恣爲反叛，蓋早見其準備於平時，革命者豈如此耶？三則革命目的，唯在解放人民，亦必灌輸人民以主義，馮逆勢力下之各省，表面雖教育宣傳，應有盡有，實則其麻醉民衆，亦猶其麻醉士兵，黨務工作人員，常被壓迫，人民對於主義之認識，常被頌馮功德之惡宣傳所遮斷，口頭日日以愛民爲號召，而苛捐勒索，名目繁多，強迫種烟，吸收現幣，坐令農業減少，物價騰高，此次截扣賑糧，毀斷交通，徵發蓋藏，擴充軍實，尤使人民痛苦，如水益深。讀豫省人民之通電，可爲酸鼻，革命者豈如此耶？革命者貴光明磊落，而馮逆則欺詐反覆，慣弄陰謀，本黨之精神爲親愛團結，而馮逆則陰刻猜忌，無所不至。至於刻苦嚴正，爲革命同志必具之德性，而馮逆獨以嚴格生活聞於天下，可知其菲衣惡食，貌爲勤苦，卽在生活小節，亦罔不有作用於其間，果使馮逆表裏統一，真能屏絕腐化，忠心革命，何至與極端反動之桂系軍閥相結納。昔陳逆炯明，當叛跡未彰，亦嘗飾爲僞善，以欺同志。獨 總理洞燭其奸，謂爲終不可恃。馮逆平生之所爲，其只知有個人而不知有黨，正猶當日之陳氏，有便於

己，雖萬惡之共黨，亦可相與提攜，不便於己，雖本黨忠實同志，亦不免於殺戮，或迫逐，觀於豫陝甘革命青年，流亡在外者之衆多，即可知馮逆今日之反叛革命爲必然之勢矣。

(二)自本黨完成統一，凡我國民，罔不以奠定和平，實施建設，屬望於本黨，自非殘酷險狠之共黨，反動勢力之餘孽，帝國主義之工具，斷無於此時存心破壞，以延長人民之痛苦，阻礙革命之完成。桂系軍閥，稱兵謀叛，業已遭全國之吐棄，速自身之覆亡，馮逆玉祥，投機伺便，妄以桂逆末路之掙扎，認爲絕好作亂之時機，其爲自尋絕滅，更毫無疑義，况西北將領，不乏明義之人，馮逆以炸斷鐵路，示仰給蘇俄之決心，以響應桂系，謀腐惡一致之聯合。以不知有黨之人，而自命護黨，以不知有國之人，而自命救國，是何異螟蛉逆子，引豺虎以毀家，逆施倒行，終必爲部曲所共棄，願吾同志，有須注意者：凡革命將達最後之完成，反動勢力必出其死力，以圖最後之一逞。本黨今日以黨紀言，非殲除馮逆，無以鞏革命之基礎，以國法言，非殲除馮逆，無以振革命之綱紀。由人道公理言，非殲除馮逆無以存革命之正氣。唯望吾黨同志，念四圍腐惡勢力，已在密結一氣，環伺夾攻，欲得本黨而甘心，務當戮力一心，精誠團結，立定脚跟，認定方向，以惡戰苦鬥之精神，突破此最後之重圍，以完成革命之大業。尤望吾全國國民，發揚正氣，誅此禍國殃民之軍閥，蓋非經此最後之征伐，不足以獲真實之和平統一也。

昭告全國，願共勉力！

馮逆玉祥背叛黨國的七大罪狀

——十八年六月公佈——

查原第二集團軍將領馮玉祥等，於此統一告成，訓政開始，全國期望和平建設之時，竟敢擁兵割據，破壞和平，反抗中央，背叛黨國，殊堪痛恨，其逆跡之昭著者，計有下列各點：

(一)曰破壞交通 查隴海路軌為馮氏所部破壞者，至十五六里之長，沿路電線桿之破壞者亦如之，平漢鐵路線內之黃河漳河鐵橋及武勝關隧道，均被炸毀，使黃河長江之間，僅有之縱橫兩路，破壞無餘，東南與西北各省之交通，突然隔斷，即西北各省人民不能參加 總理奉安大典，亦不稍存顧慮。

(二)曰勾結共產黨，及背叛中央之桂系軍閥 馮氏初則唆使桂系武漢軍閥，進兵湖南，破壞綱紀，進而慫恿彼等舉兵反抗中央。近復於港滬各地，專派代表與李白等輩切實結合，相約共同舉兵，使桂系襲擊廣東，李宗仁為偽護黨討逆軍南路總司令，彼則為偽護黨救國軍北路總司令，謀亂中原。據負責人之報告，其所定戰略與蘇俄東方政治會議所指示於馮者，若合符節，則其為赤色帝國主義之工具，彰彰明甚。

(三)曰違背編遣會議決議案，擴大軍隊至五十餘萬，中央編遣委員會閉會後，馮氏部隊非特絲毫不曾縮編，又從而大事擴充，據其部下劉郁芬等自稱，已增至五十餘萬之衆，所部兵額，已越過編遣會議時倍餘。在此全國渴望和平統一之時，驟增此巨大兵額，居心叵測，不問可知。

(四)曰吞沒賑款購置槍砲，吞沒賑糧用作戰備。年來西北奇災，請賑文電雪片飛來，災民饑斃不計其數，人果有心，能不忿恚？中央眷念災民痛苦，於國庫支絀之今日，猶力籌賑濟，於國府特設賑務處籌款賑濟，而各方賑濟災民之賑款，馮氏竟忍心害理，悉予吞沒，使西北數省之災民，不得一夕之賑濟，巨額賑款轉爲馮氏授爲己有，從而購置巨量之槍砲，爲作擴張部隊之用。各處運往西北之賑糧，馮氏則一律扣留，在潼關，以爲其軍隊之糧秣。凡此所爲，無非爲作戰之準備。

(五)曰強迫種烟銷烟，造成西北災荒。查西北各省本苦貧瘠，而馮氏又從而縱令部下將領就其防區內強迫人民遍地種烟，收成後又勒令各地銷售，使西北各省僅有之墾地，遍生毒物，又迫其人民遍服毒劑，以致造成西北年來之災荒，殘民以爲利，用心狠毒無比倫。

(六)曰藉西北銀行侵蝕士兵餉銀，操縱西北各省金融。馮氏險毒詐僞，是其特長，假勒令士兵儉省之美名，將其全數餉銀，刻扣作爲西北銀行之資金，藉此項現金爲基金

，大發西北銀行紙幣，更以之吸收西北各省之現金，而據此充實之財富，爲其部隊戰時軍需之用，此一舉也，平時既可侵蝕士兵之餉銀，吸收西北之現金，亦即戰時軍需所從出，其處心積慮，時時存心反覆，刻刻準備作戰，亦於此可以概見。戰事一啓，紙幣低折，受累刻苦者，徒民間與其士兵耳，馮氏固依然居善治兵崇節儉之美名自若也。

(七)曰與赤俄訂結密約 馮氏生性反覆無常，巧於作僞，唯以其個人之利害爲旨歸。往者口口聲聲以共產黨爲全國之公敵以欺全國，今又轉而與蘇俄深相結納，與之訂立密約，志在取得蘇俄彈械之接濟，以爲其作戰之準備。

總上各點，馮氏叛黨叛國罪大惡極已屬彰明昭著無可隱匿，除候中央懲辦外，仰即本上述各點，切實從事宣傳，庶全國人民共知其罪惡。

違背編會決議搶掠地盤的馮逆玉祥

——十八年六月公佈——

爲援救西北痛苦的民衆，爲整飭黨國的紀綱，爲鞏固革命的基礎，中央已決心忍痛地下令拿辦奸詐性成禍國殃民的馮逆玉祥了。

詐僞欺騙國人 本來，馮逆一身的舉動，就完全是以詐僞欺騙國人，來保持他個人的利益。他沒有政治理想，以他個人的成功爲政治理想；他沒有政治道德，以他個人

的成功爲政治道德。當他蹙處西北邊陲的時候，眼見本黨革命軍的勢力，澎脹地衝到長江的中部，認爲有機可投，於是打着愛國愛民的腔調，想把自己的利益寄託在本黨旗幟之下求保護了。本黨總理孫先生的革命，原是以『愛』做出發點的，對於任何人只要願意接受 總理的主義 總理總是推誠相見，勸人改過自新。本黨承受 總理的遺教，努力國民革命，一切當然謹遵 總理的意志。所以當馮逆窮向本黨陳述願接受本黨主義時，本黨爲縮短戰爭時間及與人以爲善的機會起見，允許了他參加革命，原冀他會漸次受本黨主義感化，或不致再反復無常，背叛國民革命。誰知他野性難馴，簡直除了個人的利益，眼中壓根兒就不見還有黨還有國家。在正當全國統一，人民喁喁望治的時候，他竟敢圖謀擴張自己的力量，違反編遣會議的決議案，破壞和平與統一。

盡量擴充軍隊 大家都知道，全國編遣會議之所由開，即完全爲實現 總理遺教，減輕人民負擔，增加國家生產力，使全國民衆能安居樂業，漸入康莊之途，因爲全國編遣會議之使命，最急要的是一方面將戰後散亂的軍隊整理劃一，以統屬於中央，使個人化地方化之軍隊不再存留於中國，則人民以後當可免重罹內戰之災害；一方面則將全國過剩的軍額，切實編縮，以紓國家人民無窮的負擔。奸詐的馮逆，知道編遣會議爲全國民衆所要求，不敢公然反對。只好陽奉陰違，在編遣會議開會的時候他却做出一副奉行惟謹的樣子，對於許多對國家有貢獻，對人民有利益的議決案，表面表示絕對贊成。等

到會議閉幕以後，他却多方延挨，不願實行。並且裝着要養病，便滿懷鬼胎地離開了中央。他不但切實執行編遣會議的決議案，而且不惜把他在會議時自己所贊成的議案，事後來盡量醜詆，更不惜以他自己的反革命行動來證實他事後所做的與他事前所主張是兩個相反的極端，如編遣會議開會宣言中明明指示，以後全國軍隊當爲一整個不可分之單位，不得有與封建惡習相似之以個人或地域爲單位之軍隊；而馮逆却極力謀自己一系統軍隊之造成。他所率領之軍隊，編制和訓練則不願意中央過問，而餉糈斷非向中央逼索不可。甚至軍制與服裝，也故意使與中央完全歧異。他祇企圖將率領之軍隊，完全爲他個人做工具，就是說除了馮逆個人，不應知道還有國家，還有人民。又如照編遣會議所規定，原第二集團軍應裁之軍隊爲十一師，馮逆不但不裁，而且拚命擴充，照他自己部下所稱，他個人所率領的軍額，這半年當中已超過五十萬了。以此可證馮逆於國家的存亡，是毫不顧及，而於私己的軍隊，却不可不擴充；人民的窮荒流離，他可不顧，而個人封建的地盤，卻不可不擴充。爲了擴充個人的軍隊，他可以任意截留國稅，使國家財政永遠無從整理，爲了擴充軍隊，他可以任意橫征暴斂，使西北人民永遠不能見天日。爲了擴充軍隊，甚至於可以忍心害理，慘無人道，將中央賑濟西北各省嗷嗷待哺之災民的賑糧，也奪爲軍食。是可忍孰不可忍，親愛的同胞同志們，努力嚙，打倒這自外於人類的蝥賊。

破壞遺會決議 同胞們，同志們，我們要認清楚：國民革命的叛徒，作偽欺人的惡軍閻馮逆，爲了想永遠割據地盤，竟拚命爲自己做一系的力量，爲造一系力量，竟不惜違反全國人民的公意，來破壞編遣會議議決案，背叛中央。因破壞編遣會議議決案，便動搖國基殘害人民亦肆無顧忌。西北水深火熱勞苦民衆是刻不容緩地需要援救了，而非西北民衆亦決不能再受馮逆的戕害了。起來，團結起來，親愛的同胞們同志們，擁護中央的拿辦馮逆的命令，一致的向破壞編遣會議議決案阻撓國民革命的馮逆玉祥進攻。

斷絕國民生路的馮逆玉祥

——十八年六月公佈——

這一年中，有兩件大事轟傳於全國的，一件便是禁煙，一件便是賑災，這兩件事和我們西北同胞有莫大的生死關係，但是西北同胞們！你們可知道現在煙土流毒和西北災荒，都是馮玉祥一手造成的嗎？

誘迫人民種煙 我們國民革命軍本着 總理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始終要求禁絕煙土，使中國多少人民從黑籍中解放出來，那曉得馮玉祥却連年誘迫豫陝甘三省人民種煙，並且強迫豫陝甘等省的官吏攤派銷售煙土，譬如孫良誠在山東的期內，他就受了馮玉祥的密令強迫各縣縣長替馮逆銷售煙土，各縣長的考勤標準，全視其銷售煙土之多寡以爲

斷，能多銷煙土就有實了，不能銷煙土的就該撤職，馮逆不但在山東如此運銷煙土，而且對於豫陝甘各省都要照樣運銷，因此，西北各省人民，除掉受馮玉祥橫征暴斂之外，還要盡販鴉片煙和吸食鴉片煙的義務！豫陝甘各省的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豫陝甘各省的同胞們，如不起來打倒這強迫人民種煙的馮玉祥，如不起來驅逐這般為馮玉祥銷運煙土的貪官污吏，大家便不會重見天日呵！

販煙以圖厚利 或者要說：馮玉祥不是贊助過國民政府禁煙的嗎？但是大家要曉得，國民政府禁煙是真心的，馮逆禁煙却完全是假意的。國民政府禁煙，是遵照 總理生平的主張要全國皆禁，馮逆禁煙，是要他省禁煙，而豫陝甘各省則不禁。馮逆自己在豫陝甘等省教人種煙銷煙，同時他却要他省去禁煙，因為他省禁了煙，然後馮逆暗中把西北的煙土運售到他省，才可以利市百倍，才可以利益獨沾，此過去禁煙的唯一結果，就是在長江流域和東南各省，除掉外國偷運進來的煙土外，多半是馮逆包運來的煙，大獲其利！許多人總不明瞭國民政府禁煙為什麼沒有發生效力，現在大家應已明白，馮玉祥不斷的在那兒做着西北種煙土的總司令，中央有什麼和平的方法可以禁煙呢，他教西北人民種煙，又教西北官吏替他銷煙，已經是罪無可逭，而且還要害得全國的許多人民都脫除不掉鴉片的流毒，此獠不殺，不但西北人民沒有生路，即整個的中國民族，也要遭他鴆毒！

滿地盡是煙苗 大家現在已經明白了的，就是因為有了個種銷煙土的西北總司令，

才造成了西北的災荒。因為他只是盡量教西北人民種，煙誘之以利，迫之以威，却不曉得西北省的田地，既種了鴉片，就不能種五穀，不種五穀，當然就沒有糧食，沒有糧食，那能不發生災荒呢？所以豫陝甘烟苗千里人民餓死的災情，完全是馮逆一手造成的！他造成西北的荒災，還不算數，他於是又借賑災為名，到處捐款捐糧。如果他把款捐得來散給窮民，把糧捐得來散給飢民，亡羊補牢，猶為未晚，誰知道這陰毒險詐的馮玉祥，竟出人意外，喪盡天良，將賑款扣留，向外國去買軍械，把賑糧吞蝕，改為軍糧。國民政府知道西北人民受災甚重，所以前次明令賑災，撥了大宗款項以外，并令全體官吏捐俸一月，以救濟西北的飢民，這是民國成立以來，沒有那一個政府能夠如此出力救民的一件可紀的事實，那曉得逆賊馮玉祥，不顧西北人民嗷嗷待哺的慘狀，將政府所撥的和各省所捐的賑款賑糧，亦皆全數吞蝕。馮逆一生的奸詐險惡，表面賑災而實際則把西北災民為斂錢工具，至此已真相畢露，不可掩飾了。總括馮逆關於烟土和西北災荒的黑幕，可以簡切的說明。

馮逆多奸多詐 馮逆是一個多奸多詐的軍閥，軍閥只要兵，不要民，只求槍械軍餉，不顧人民生死。他因為要兵，所以就造成窮荒，逼得人民無路可走，祇有去當兵，然後馮逆才好多的收容窮民，擴充兵額，這是馮逆第一種用心，兵多了便要錢來養，而聚錢的方法，除了橫徵暴斂之外，最可括大錢的一條路就祇有種煙賣煙，可是他又怕煙

多價低，獲利不大，所以一方面就自己種煙賣煙，一方面就要他省去禁止種煙賣煙，然後他在西北種銷出來的煙土，便可大獲其利。這是馮逆的第二種用心。西北同胞們，大家想想你們天天在飢饉窮荒的當兒，馮逆已經私財千百萬了，老百姓天天希望裁兵減賦的當兒，馮逆已經增兵到五十多萬了，他爲什麼能發展得這樣迅速？大家祇要看他對於鴉片煙和西北災荒所玩弄的種種騙錢吞款的手段，就可以明白呀！

馮賊！馮賊！你是何心肝，是何肺腑？你把西北同胞們的生路都斷絕了。全國人民，現在看破了你的狼心狗肺，願豫陝甘三省同胞共起討之！

屠殺軍民青年的馮逆玉祥

——十八年六月公佈——

馮玉祥假仁假義，天天說救國愛民，實際上他是斷送領土的賣國賊，屠殺民衆的劊子手！去年誣豫東通許良民爲紅槍會匪勾通樊鐘秀屠殺數千人，在南陽方城一帶屠百餘村，數十里瓦礫成堆，白骨山積，又在豫北屠殺天門會衆五十餘戶，在咸陽屠殺良民三千餘人，婦孺老幼，無一幸免，民國十三四年間，馮逆軍隊，次第入甘，對於回族同胞，竭力壓迫仇視，回民不得已，遂起自衛，乃馮逆不知引咎，痛改前非，反摧殘屠殺，不稍顧卹，遂引起回漢間之惡感，此次甯夏事變，馮更調動大軍，肆意慘殺，廬宅爲墟

，無辜被戮，回民何罪？遭此荼毒，亦可謂殘酷成性，無復心肝者矣！

樊鍾秀係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委員，駐軍河南與吳逆狼鬥，總理在日曾啣命血戰東江，出兵北伐，對於革命；不爲無功。馮逆因欲剪除異己，不經中央的處置，私命部下將樊部繳械，並將兵士屠殺活埋二千餘人。其慘無人道，有如此者！

河南各校學生，因馮逆之專擅壓迫，故常有不滿言論。馮乃派鄧哲熙至開封中大一師女師各校點名，用汽車捕去六百餘人，不按法律手續，一律處以永遠監禁。若稍爲激烈者，卽祕密處死，綜計河南全省青年，被監禁者，不下二千人。

現在馮玉祥的罪惡，已暴露於天下。最近炸毀交通，阻礙總理奉安，勾結桂系軍閥違抗中央，破壞統一，吞蝕賑款，尤足以暴露馮逆險詐豺毒的真面目，馮逆的末日已至，願我軍民青年，一致奮起，努力撲殺此獠！

馮逆玉祥聯俄賣國的證據

——十八年六月公佈——

馮玉祥時常說愛國愛國，實在他自己是一個「賣國賊」！袁世凱，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想將中國賣與日本，馮玉祥是想將中國賣與蘇俄。他賣國的證據多得，現在姑且摘錄三種來說說：

第一種證據是在民國十四年六月的時候，他和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訂了九條密約，還有四條附項。裏面是：

- (一) 讓俄國在内蒙古建築兩條鐵路（真客氣）；
- (二) 西北要聘蘇俄軍事教官六十名（真厚情）；
- (三) 蘇俄每月供給西北軍拾萬金盧布（不必愁沒錢用了）；
- (四) 民國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在北京所訂購之軍械，其經費（計一百萬金盧布）於民國十九起，分期償還之（有款有械自然歡喜打仗），俄人在西北軍統治各地，有居住及宣傳共產之自由（很慷慨）；

- (六) 蘇俄宣傳員對於西北軍統治下之政治，不可批評攻擊（專關切已不可不防）；
- (七) 如各國與蘇俄開戰時，西北軍應以全軍三分之一援助之（勇敢可嘉）；
- (八) 西北軍不得侵入庫倫共和國（居然願將外蒙送給俄人）；
- (九) 在新疆內蒙古（已以外蒙為蘇俄領土，故可除外）之日英政治勢力，中俄蒙（不以蒙古為中國屬地，故應並舉）須共同抵抗之，至完全收回時為止，（何必蘇俄除外）。可見其居心叵測了。

附項是那四種呢？

第一是價值一百萬金盧布之軍械詳單（這是俄國送給馮軍的）；

第二是陝甘新豫四省軍用地圖（照理別國要來測量我們也不能許可，如今馮玉祥自己畫好送給俄國了，萬一將來中俄開戰，俄兵可以長驅直入的了）；

第三是雙方各派代表常駐張家口及莫司科；

第四是如西北軍被中國反對派軍隊攻擊時，蘇俄當派二萬人援助（現在中央下令討伐，馮玉祥一定向俄國請救兵了）。

第二種證據是民國十五年八月十八日馮玉祥在莫斯科時和蘇俄代表雙方負責的祕密的協定。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所聲明者有六項：其最重要者為三四五六各項，第三項為『蘇俄繼續供給國民軍兵器彈藥』，第四項為『前已派遣軍事教官政治指導員及軍事各方面之專門家於國民軍者不得中止，亦不得縮小其範圍』；第五項為『蘇俄借給馮玉祥英幣七萬磅』；第六項為『蘇俄不許中國任何方面之軍隊侵入蒙古國境，否則即以武力對抗』。至馮玉祥所聲明者共有九項：其重要者為『承認蒙古共和國完全獨立，且於中國中央政府成立後正式聲明承認蒙古政府』，『將來中國國民政府自動的單獨的謀恢復蘇俄在東濱鐵道特別區域之一切權利及優越權』，『將來中國國民政府以承認蘇俄在中國有優先權為基礎與蘇俄政府締結特別通商條約』，『將來中國國民政府須聘任莫斯科所介紹人員為改革陸軍及警察之顧問』，『將來中國政府如聘用外人為官吏時應予莫斯科以推薦之優先權』，『將來中國政府制定海關稅率時依本協定第五項（按即承認蘇俄在中國有優先權

而規定之」，「將來中國政府無論由蘇俄借款有無可能性，不經預先與蘇俄交涉，不得與他國締結借款契約」。

我們就上面的密約和協定看來，蒙古是斷送了，東濱鐵路權也犧牲了，中國的官吏顧問都要用俄國人，稅率，通商，借款均要聽俄人作主，俄國同人家開戰我們也要出兵幫助，這不是比日本的二十一條還兇麼？

第三個證據是一月以前所發現的蘇俄東方政治分會及軍事分會之訓令，訓令內容：「馮俄協商目下進行甚利，將來一切軍事均由伊負責，但受莫司科之指導；其大致計劃如下：

(一) 馮玉祥應準備向天津浦口兩方發展，

(二) 集合大隊於山西邊界，山西到手，則置軍隊於南口，以與蒙古聯絡，鮑羅庭已收到助馮之命令，第一批軍人，應於三月十五日由新疆蘭州送到，一俟雙方條件議定，即責哈巴羅斯克委員會由蒙古漢口廣東各處設法接濟軍火，新疆蘭州方面接濟應歸軍事領袖及吾俄塔什堪（係俄境密邇新疆）委員會管理，關於屬於馮各省麥粉軍米及各種雜糧之接濟，已責成塔什堪委員會籌備矣，其分布之辦法，則由吾俄自派專員辦理，以資宣傳。」

同胞們；同志們，馮玉祥勾結蘇俄之賣國的行動已證實了。我們要一致起來，請求

中央，下令討伐勾結蘇俄的叛徒馮玉祥；討伐賣國求榮的國賊馮玉祥。

西北叛軍之罪惡

——十八年十月公佈——

中央爲確保真正統一，實現真正和平起見，厲行國軍編遣實施方案，今竟不幸而復遭西北封建軍閥第二次之反抗矣。彼盤據最後封建巢穴之西北將領宋哲元，石敬亭等，不惜復蹈桂系之覆轍，再揭背叛中央之逆旗，拍發反抗中央之蒸電，其目的全在破壞編遣，以保存其殘餘之封建勢力而已。該電信口雌黃，誣蔑中央爲：（一）包辦政治，（二）不顧西北災荒，（三）財政不公，（四）編遣會議有意削減西北實力，（五）藉中俄交涉以轉移視線。似此任意狂吠，荒謬絕倫，與事實背道而馳之反噬口吻，適足以表現其根深蒂固之封建思想，牢不可破，惟知擴張個人勢力，以逞割據稱雄之野心，而不願受中央政府之統制。彼等所期望者，乃一不忠於黨，不忠於民之中央政府，無事則供其傀儡，有事則任其欺騙，服從與否悉聽彼等封建軍閥之自便已耳，因此種思想之根本乖謬，馴至倒行逆施，希圖破壞業臻鞏固之中央政府，篡奪統治全國之權威，當中央督促其實編施編遣之際，彼等竟敢頑強抵抗，誣中央爲專治，爲獨裁，其自私自利之心，如見肺肝。

惟中央以民衆之利益爲前提，一方面既須保障民衆之利益，他方面又須博得封建軍閥之歡心，此爲絕對不可能之事勢；因封建軍閥之利益，與民衆之利益，乃根本相衝突者也。中國今日之經濟情狀，已昭示吾人，每年糜國庫庫百分之八十以上，以贍養鉅額軍隊，實使國內一切建設事業，無從開始，數萬萬人民物質生活之改進，亦無從實現。夫革命之目的，與救國之要道，均在擁護民衆之利益，中央政府承黨國之付託，誓努力以盡其擁護民衆利益之職責。茲鑒於時勢之急迫，毅然以全力制止封建軍閥之貪婪驕縱，蓋吾人所當竭力維護者，乃民衆之利益，而非封建軍閥之利益也。

年來西北饑荒之惟一原因，卽由平日封建軍閥，強迫人民種植鴉片，因此耕地面積，可供食糧種植者突然縮小，豐歲且民食不給，荒年更饑饉荐臻，人民無所得食，轉爲餓殍，其所以至此者，因平日種煙多而莖粟少，倉廩虛而無貯蓄以備荒也。軍閥恃鴉片之大宗入款，繼續擴張軍備，漫無限制，此次饑荒更因軍閥慘無人道，將人民有限之餘糧，搜括殆盡，以充軍食，任人民飢腸寸裂，輾轉溝壑，而毫不顧恤。更有甚者，中央暨各公機關匯往西北之鉅額賑款，以救濟嗷嗷待哺之西北災民者，悉爲封建軍閥所攘奪，用以購買飛機，購買軍火，以增加其暴力，致災民嚼樹皮，吞泥草，甚至人互相食，慘亦極矣！故馮玉祥及其部下，實阻擾中外任何機關使之無法救濟西北嚴重災荒之罪人，而彼等反誣中央政府不顧西北災情，其憑空捏造，居心叵測爲何如乎！

自馮部佔據陝甘以來，已視該地爲私產，舉凡一切行政及財政事項，一聽軍閥任意壟斷，中央統一行政與統一財政之政策，凡所以建樹訓政基礎者，皆爲若輩所遮斷。更有甚者，彼等竟實行剽掠全境，括朘人民，其狠毒行爲屢激起民衆之反抗，如去年回民變亂之蔓延，卽其明證。且馮部軍閥，惟知日以繼夜，擴充其業經龐大之軍隊，毫不計及地方財源之枯竭，供養之艱難。彼等在行政上，與財政上雖皆不受中央政府之監督，但中央仍撥大宗款項以給養之。在最近五個月中，中央之所給養馮部者，軍費一千餘萬元，麵粉百餘萬包，此項餉糈，宜爲全軍所有，而宋等悉數吞沒之不足，反挾飢寒之士卒，唱就食之鬻言，而全軍士卒旣爲彼等朘削，又供彼等犧牲，尤爲可憫！撫心自問，甯不知愧？彼等對於中央之大度優容，不但不感激愧悔，反認中央爲懦弱，無如彼何，其狂妄已至於此，吾人尙欲其能拔除牢固之封建惡習，殆已絕無希望矣。

中央政府認編遣爲改造中國之唯一途徑，竭全力以促其實現，並爲表示誠意與決心起見，令編遣實施從第一集團軍開始，冀其他各集團亦將次第踵行。彼等反誣中央偏私，謂第一集團方招募新兵，乃故意假編遣以削減第二集團之實力，此種誣蔑之毫無根據，路人皆已知之。其實彼等之心理，皆不欲編遣自己之軍隊，徒欲藉口『偏私』以陷害中央，而自加掩飾耳。此次中俄事件之發生，其主要之原因乃由蘇俄藉中東鐵路爲共產宣傳之工具，以危害黨國，我方暫時收回該路，原爲一種應急之處置。當未收回之前，已

在哈爾濱領館發覺其種種之陰謀，如組織暗殺團，暗殺南京瀋陽及其他重要之中國政府官吏，派遣便衣隊，破壞中東鐵路，並搜出延長中國內亂之宣傳品多種。在此種情形之下，無論何國政府，爲保障國家存在之安全起見，皆將採取同樣之處置方法，倘非甘心賣國之叛徒，斷不至誣本國政府有意釀成對外交涉，以轉移國人視線也明甚。本年五月，馮部圖謀叛逆，本受蘇俄之煽動與援助，此次再謀反抗中央，亦同樣恃蘇俄爲後盾，此殆毫無懷疑之餘地，彼等與蘇俄之密切關係，已爲國人所悉知，無待贅述，故當中東路事件吃緊之際，卽起而反抗中央，此種事件之極端巧合，實不僅蛛絲馬跡之可尋也。

此次馮部所組織之反動團體，竟包羅一切新舊軍閥，其最著者如有吳佩孚，張宗昌，吳光新，段祺瑞，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此外更有所謂改組派與安福系。以此種龐雜滑稽之烏合團體，公然假借國民黨之名義，以反抗中央政府，其愚已不可及，足見此輩毫無理性之軍閥，只求能壓足其貪婪自大之野心，此外卽無所顧忌矣。

當中央政府實行國軍編遣之時，封建軍閥勢必背叛中央，此本在吾人意料之中。今春編遣會議方閉幕，卽有桂系之叛亂，然不久仍被撲滅，因此種叛亂，實違反全國之意志也。最近俞作柏，李明瑞及張發奎之稱兵作亂，其原因皆係不願遵照編遣會議決議案，以編遣其部下過剩之軍隊，但一經中央討伐，彼等皆次第敗竄，今其末日業已降臨，於是宋等復蹈背叛之覆轍，亦無非欲規避所屬部隊之編遣而已。但吾人須知編遣實施，

乃爲國家生死存亡之關鍵，政府不顧一切障礙，決努力以促其實現，此爲光明與黑暗民主政治與封建制度之最後決鬥。今日之封建軍閥，已距其末日不遠，凡反抗中央政府者，即反抗國家之意志，反抗國家之意志，即所以自取滅亡，三民主義，終能克服封建制度之黑暗，而得到最後之勝利，固事勢之所必然也。

附錄

省市黨部紛請討逆

江蘇省黨部呈請中央迅討閻逆

呈爲閻逆錫山，叛跡昭著，請迅予明令討伐事。竊屬會前以閻錫山，言論荒謬，行爲反動，業經呈請鈞會開除其黨籍，並免去本兼各職，明令討伐，以維綱紀在案。我中央猶不欲絕其自新之路，迭電勸諭，冀其深自悔悟，原不忍不教而誅，輕啓戰端，重苦元元，乃閻逆狡獪性成，陽則宣言下野，希圖掩人耳目，陰則積極備戰，迄無悔禍之心，近日逆謀益形暴露，竟欲在北平組織僞政府，自稱中華民國軍總司令，擅縱馮逆玉祥，主使禍亂，賄買殘餘西北軍，進兵南犯，甚且預徵錢糧，徵發騾車，搜索中央機關，蹂躪平津黨部，凡過去叛逆之所不敢言不敢爲者，而閻錫山皆優爲之矣，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此而不討，將誰用討，屬會每聞惡耗，輒爲管裂，竊以養癰足以遺患，姑息適以成奸，且革命與反革命不並立，更無所用其顧慮遲疑，今閻錫山倒行逆施，衆叛親離，亟應大張撻伐，不難一鼓盪平，伏乞鈞會迅予明令討伐，幸勿再事寬容，臨呈憤慨，無任迫切待命之至，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叩養。

江蘇省黨部爲討伐閻馮告同志同胞

各位同胞：各位同志：在以前李黃白張諸逆叛變的時候，氣焰是怎樣的伸張，也不值中央一擊而逃竄，馮宋石唐諸逆叛變的時候，聲勢是怎樣的浩大，也不值中央一擊而崩潰，這是什麼原因？這就是是非的判別，順逆的分野，這決不是中央窮兵黷武，實在是爲戡定黨國叛逆，掃除訓政障礙而用兵，所以歷次叛變的事實發生，中央總能於最短期間將他撲滅下去，而不致搖動黨國的基礎。

馮逆玉祥是反覆無常廉恥喪盡的小人，爲舉世所知，他自民國十五年窮蹙無歸，加入本黨以後，好像是服從本黨主義，到去年終於不免一叛；閻逆錫山是盤據山西的北洋軍閥嫡系，他雖一度加入同盟會，但中間與本黨斷絕關係者有十餘年之多，可說這十餘年，正是本黨艱難困苦犧牲奮鬥的時候，也就是閻錫山享受封建軍閥榮華富貴的時候，他善觀風色，在十七年秋，本黨北伐軍攻抵徐州，他又來歸順本黨了，他外表又何嘗不是服從本黨主義，但軍閥的劣性難移，到了現在也終於不免一叛，他們的叛變，在革命過程中，本來沒有什麼希奇，不惟不足以搖動本黨革命的基礎，而且可以使全國民衆對於革命者與不革命者更加一番深刻的認識。

這一次閻逆錫山把北洋派的軍閥餘孽，以及改組派西山派一切反動份子，統同聚攏

在西北並勾結帝國主義，借大批外債，充作軍費，起首不過對於本黨倡荒謬絕倫的言論，現在索性連黨也不談了，並且另立中華民國軍的名號，自稱總司令，很鮮明；很不客氣反對本黨，還要到北京組織偽政府，以爲反動的根據，馮逆玉祥現在已由太原回到陝西，就僞副司令職，真是如虎歸山，又大顯其神通了，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下面，自不容許反革命的叛賊存在，所以中央應該用革命的武力，大張撻伐，去裁制反革命的叛賊，我們知道閻馮二逆不過是封建軍閥的迴光反照，是他們自己由生路走入死路，我們相信中央不但有撲滅叛逆的決心，而且有肅清叛逆的把握，我們更明瞭，信仰本黨主義，實行本黨主義者是永久立於不敗之地，爲民衆解除痛苦，爲民衆圖謀利益者會得全國革命民衆的擁護；凡背叛黨義違反民意者，當然要歸於滅亡，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不過我們在這革命與反革命最後鬥爭的當中，全黨同志，自然要團結一致，向敵人進攻，全國同胞，更須抱同仇敵愾之概，滅此朝食，如此才能掃蕩反動勢力，而維持和平統一的局面，而後方可圖謀訓政建設，早日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

同胞們：同志們：這次閻逆與各封建勢力的大聯合大反動，就是軍閥的末日到臨，也就是本黨革命成功的預兆，我們不但不引爲憂慮，而且要引爲很可慶幸，因爲軍閥愈反動得利害，革命者與反革命者愈使我們認得清楚，而我們對於反革命者便可用相當的手段對付他，撲滅他，所以我們要一致擁護中央討滅這目無綱紀背叛黨國的閻馮二逆才

好。

我們最後高呼：一、討伐廉恥喪盡的閻錫山馮玉祥，二、討伐繼承北洋軍閥系統的閻錫山馮玉祥，三、討伐背叛黨國違反民意的閻錫山馮玉祥，四、閻錫山馮玉祥是中國國民黨的叛徒，五、閻錫山馮玉祥是中華民國的罪人，六、剷除封建軍閥閻錫山馮玉祥，七、肅清一切腐惡勢力，八、國民革命成功萬歲，九、三民主義萬歲，十、中華民國萬歲。

湖北省黨部電請中央開除閻逆黨籍並予討伐

南京中央三中全會鈞鑒：竊查閻逆錫山，盤據山西十有九載，帝制復活，可以奉表稱臣，軍閥專政，可以封疆自守，只圖位置鞏固，不以廉恥關懷，鬼蜮伎倆，久爲國人所不齒，迨本黨勢力發展黃河流域，乃以投機份子，竊得黨政要職，應如何努力奮鬥，藉滌舊污，乃兩年以來，專事挑撥離間，希圖人受其害，已享其成，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近復擅發謬論，妄事詆毀，歧黨國爲一，假禮讓文奸，昧黨治之精神，演狡詐之慣技，責難紛起，置若罔聞，忠告良言，猶事強辯，空以文電糾正，無異對牛彈琴，且素所接納，爲一切反動派之要人，未奉命令，有中華民國軍之組織，平市黨部，被其蹂躪，魯西晉軍，肆行騷擾，陰譎性成，逆跡昭著，昔之陸榮廷，陳炯明不及其暴，今之馮

玉祥，唐生智猶遜其奸，若不卽予剪除，何以維繫國本，應請鈞會，乾綱立斷，永遠開除其黨籍，並剋日下令討伐，以肅黨紀，而申國威，屬會導全鄂民衆，一致擁護，臨電不勝激切盼禱之至，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叩虞。

湖北省黨部再請中央迅頒明令討伐閻錫山

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近據報載，閻逆錫山聯合軍閥餘孽及各種反動份子，組織偽政府，反抗中央，叛黨禍國，逆跡昭著，聞耗之餘，曷勝憤懣，竊查該逆巨猾神奸，鸞牽梟質，昔隸軍閥，阿媚取容，翻覆縱橫，波詭雲譎，穢德醜行，斑斑可數，吾黨念其同盟舊侶，曲於優容，置腹推心，崇隆備至，而該逆狃於封建之習，長存割據之思，野心難戢，故智復萌，當唐逆叛變之時，悉居指縱之地，草蛇灰線，迹象昭然，人爲鷹犬，我利鵝蚌，心險計工，於茲可見，迨羣逆崩潰，大亂甫平，該逆深恐海宇澄清，不便私圖，遂發分化黨國之逆論，以淆惑聽聞，詆毀中央，要挾主座，口血未乾，遽形反漢，黨紀國法，罪均難道，我中央尙本寬大爲懷，不忍不教而誅，再三誥誡，唇舌爲焦，蓋恐大張撻伐，重苦閭閻，維係眷懷民衆而亦有大造於該逆也，乃該逆自外生存，不知悔悟，假退讓之名，行攘奪之實，羶集羣醜，甘爲禍魁，驅命吏於冀北，縱叛逆於潼關，長蛇封豕，負固不恭，反狀逆跡，無可諱飾，近且大舉外債，窮括民財，不惜縱一人之惡

，以貽無窮之害，險險凶頑，莫此爲甚，夫重器當削，投鼠雖忌，而腹蛇在手，斷腕奚辭，此次該叛逆譬之病後餘瘍，勢非忍痛一割，難竟全功，屬會鑒及於此，一致決議，呈請討伐在案，理合電懇鈞會鑒核，尙祈大奮乾綱，轉飭國府迅頒明令以伸天討，俾叛黨禍國之徒，不致久稽顯戮，則黨國前途庶幾有豸，臨電不勝激切之至，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叩養印。

湖北省黨部報告迅請討閻之意義

——在招待武漢新聞界席上報告——

今天，省黨部招待武漢新聞界各同志來此地集會，有兩點意義：第一，報告大局的情況，及中央所取的態度與方針，第二，省黨部與省政府最近的情況。各位同志都知道現在反動勢力又風起雲湧的暴露出來了，自中央討伐西北叛逆以及唐生智張發奎諸逆，戰事結束以後，本來不願意再有戰爭，使人民增加痛苦，不料閻錫山軍閥性成，反抗中央，恐實施編遣，於他個人不利，心中就早已潛伏了叛變的陰謀，但是因爲他很狡猾，總是嚇使他人發難，然後自己從中漁利，自民二起，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北方政局每一次變動，閻錫山無一次不是在從中取巧，自他加入革命後，屢次假革命招牌，發展個人勢力，他在編遣會議席上報告他有二三十萬人，其實不到八萬，槍枝亦有二十餘萬

，其實不到六七萬，由此即見他之野心潛伏，中央所以不即時揭破他的陰謀的是想貫徹和平統一，以安大局，無奈閻錫山一再勾結，并嗾使各方反動份子謀叛中央，如唐生智等之叛變，即其例也，中央爲始終貫徹和平統一主張起見，所以召集三中全會，對於黨務的推進，與政治之整理，均決議有具體方案，準備一步步按照施行，豈知閻錫山於三中全會閉會後，即發出種種謬妄電報，淆亂國人聽聞，誰知不但不能引起國人同情，反弄得全國紛紛呈請中央聲罪致討，以致閻老羞成怒，又勾結各種反動派，研究系，政學系，北洋軍閥，以及無恥官僚政客，在太原結合意圖作最後掙扎，陽言下野出洋，欺騙國人，陰則集中軍隊，一面嗾使一般反動份子，四出活動，一面放走馮玉祥，使其回陝發難，此種反抗中央行動，愈見顯明，中央此時還是始終貫徹和平宗旨，還不加以討伐，只要他稍有覺悟，還是不用武力解決的，現在中央對政治對軍事已有具體辦法，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用武力解決，照這樣看起來，閻錫山是終不能有覺悟的，我們應該請中央迅頒明令討伐，同時希望新聞界同志努力宣傳，使全國人民知道閻氏真面目，一致爲中央後援，這是報告的第一點。第二，關於省政府與省黨部最近情況，自何主席回鄂主政，改組省府，湖北各界及全省同胞，無不歡欣鼓舞，但在省府成立的時候，正是閻錫山陰謀暴露的時候，所以各種反動分子都潛來武漢，他們都想來挑撥離間，剛巧又有總工會委員陳道守因事被捕的事件發生，因此反動份子借此機會，一方面挑撥黨部，

一方面挑撥政府，使彼此發生誤會，再一方面使黨部政府內部各委員彼此誤會，意在使本黨自己內部發生衝突，反動派他們才有搗亂的機會，作反動勾當，我敢說一句，黨部的同志，以及省府的同志都是決不會上反動派的當的，黨部與政府的同志的精神是團結的，意志是統一的，至於陳道守的問題，要用法律來解決，亦決不得以『莫須有』而定陳道守的罪，現在何主席對此問題，已令軍法處在嚴密考查中，新聞界是社會的喉舌是負指導社會責任的，希望將此事真像，極力宣傳，勿使爲反動派造謠中傷，這是附帶報告的第二點。

漢口特別市黨部請中央討伐閻錫山

急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竊閻逆錫山，自民元以來，卽盤踞晉省，視同采邑，前此北洋軍閥，遞相雄長，該逆均隨時反覆，多方勾結，本黨發展後，該逆爲保持地盤計，又以投機故智，竄入革命隊伍，中央本與人爲善之旨，待以至誠，付以重任，不圖應虎梟獍，終難格化，於國難方殷，反側未安之際，竟敢信口狂吠，倡爲謬論，及被全黨同志，全國民衆，聞聲駁斥，迺以下野出洋相欺飾，近者叛形益露，聯合一切殘餘軍閥政客，大肆反動，調遣軍隊，組織政府，似此明目張胆，背叛黨國，自難再事優容，以長寇亂，爲此電懇鈞會迅飭國府明令討伐以肅黨紀，而伸國法，中國國民黨漢口特別

市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叩號（二十日）印

漢口特別市黨部報告制裁閻逆之意義

——在漢口特別市黨部擴大紀念週報告——

各位同志，本會在過去一年中，曾爲時局或其他問題，召集幾次擴大紀念週，這次又舉行的意義非常重大。就是要趁這機會，向各位糾正閻錫山的錯誤觀念，與由此錯誤觀念所發生的荒謬言論，在上週黨務方面，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一件事，是三中全會，已於三月一日，正式開幕了，本來第三屆中央全體會議，已開過兩次，所有全國黨務政治軍事各項根本方案，早經詳細確定，惟以年來反動勢力，迭次叛變的原因，致一切設施，均因此阻礙而中途停頓，爲謀切實整頓計，自不得不有第三次中央全會之召集，所以在正式開幕之初，即推定審查委員會委員，分組審查，以便決定今後黨務，政治，教育，軍事各項進行上具體方針與詳密計劃，同時并派定委員查究閻錫山的荒謬言論與違叛行爲，以期設法制止或嚴重懲處，前一項此時尚無若何結果，後一項就是今天所要向各位報告的。

我們知道中央所主張的和平統一政策，是與中華民族生存有極大關係，而爲現時革命環境所最需要的，牠的實施方案，是整理國軍與實施編遣，在不久以前，李宗仁，張

發奎，馮玉祥，唐生智等，都鑒於中央所抱之和平統一政策，足以阻礙他個人私慾之發展，遂不惜反叛稱兵，破壞編遣，以甘爲全國民衆之公敵，中央方面俯順輿情，一方爲貫徹和平統一之本旨，始下令討伐，限期肅清，不料在這許多叛逆肅清之後，素稱擁護中央之閻錫山，近亦爲反動派所包圍，而大發其狂囂。

第一是他誤認三全大會代表之產生，爲違背本黨民主精神，這自然是不滿意於三全大會代表之指派，但是他絕不回憶當時環境，對於情勢特殊之省黨部代表，是否有指派之必要，而此種指派是否爲三全大會之創例，但現時驟發其懷疑的論調，顯係受反動派所蠱惑，我們知道 總理曾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規定指派代表的成法，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亦曾沿例指派，去年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適值清共未久，加之反動勢力環伺，在事實上與理論上，自動有指派之必要與可能，改組派肆意詆毀，固無足怪，乃閻錫山竟亦拾人牙慧，以爲背叛黨國之藉詞，是真可謂自欺欺人也。

第二他誤認年來中央討伐叛逆，爲自相殘殺的內爭，這一次他不僅是自屏於黨外，且已自棄於全國民衆了，革命與反革命，最易分清，中央與叛逆，其界限亦極嚴，領導民衆革命的是中央，破壞民衆利益以反抗中央的是叛逆，一個國家內只有一個中央，全國民衆也只擁護一個中央，以事實最顯，界限最嚴的中央討伐叛逆戡亂工作，閻錫山竟誤認爲互相殘殺的內爭，這除掉帝國義者，本着希望我國長久混亂之心理而有此種口吻

外，只要是革命民衆，都決不會有此種錯誤的觀點，所以我因爲他誤認中央因貫徹和平統一政策而不得已之戡亂工作爲黨內自相殘殺，遂斷他不僅是自屏於黨外，且已自棄於民衆了，何況自屏於黨外，就是自棄於民衆呢？

第三是他不知道以黨治國的真實意義，而妄倡黨是由黨人解決，國是由國人解決的謬論，三民主義是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的最高原則，中國國民黨，是執行此最高原則以領導革命的唯一革命政黨，在全國民衆或世界民衆尚未澈底明瞭革命的意義與充分養成革命的智能的時候，中國國民黨，是絕對不敢冒然放棄他領導的職責的，現在訓政正值開始，全國民衆正賴本黨予以嚴格之訓練，那裏還有處理政治的能力，閻錫山所謂國是由國人解決，不啻是主張國是由軍閥政客解決。

他並且主張組織元帥府樞密院，總而言之，他現在已經把所有的反動勢力都拉攏了，如交通系，政學系，研究系，安福系，改組派，西山會議派，桂系軍閥，以及其他的，大小軍閥政客，沒有一個不搜羅在一起，而成爲反革命的總集團了，各地黨部，各地政府，各僑胞都紛紛的建議中央，予以嚴重處分，本會前天也議決呈請中央永遠開除他的黨籍，并明令申討，就是中央各委員，也因爲他自甘暴棄，叛跡漸著，都認爲他自尋死路，已是到無可挽回的地步了，我相信這回三中全會，一定能貫徹和平統一政策之本旨，俯納全體黨員與全國民衆的請求，在審慮周詳之後，而予以嚴厲裁制，同時希望各同

志本着黨員應有責任，隨時隨地向一般民衆解釋謠言，如果他們有見解錯誤的地方，也得隨時加以糾正，這是今天所要向各位報告的幾點。

廣東省黨部電請討閻

各報館均鑒，自閻錫山基其封建軍閥之心理，倡黨事由黨人解決國事由國人解決等謬說，改令和平統一之曙光，爲烏雲黑暗所蒙蔽，本會前代表全省同志同胞之意志，曾以皓（十九）電致責，冀其知難而返，乃者閻逆怙惡不悛，近更勾結本黨叛徒軍閥餘孽，及安福研究諸系賣國政客官僚，組僞政府，謀抗中央，悍然就其僞總司令職，厚集兵力於隴海津浦各線，並武力接收平津中央直轄機關，及解散各級黨部，逮捕黨務工作人員，預借賦稅，私借外債，收買軍隊，不一而足，其背叛黨國，破壞統一，不惜陷國家人民於絕境之罪惡，已完全暴露無遺，此種元惡巨憝，若猶不討，將何以彰國綱而維黨紀，經懇請中央，將閻褫除黨籍，並請國府明令撻伐，戮此罪魁，以安黨國，本會謹率全粵三千萬民衆誓爲討變後盾，廣東省執行委員會支（四日）印。

廣西省黨部通電聲討閻逆

全國各級黨部各民衆團體各報館均鑒，閻逆錫山素稱狡獪，視北伐之進展，遂投機

而言革命，始期騙取餉械，繼以霸佔地盤，進而挑撥離間，縱橫捭闔，一本北洋軍閥之所爲，全以自私自利爲目的，月前既鼓動叛逆軍隊於西北，復膺集反動份子於太原，更乃假借禮讓謬說，謀去黨國之元勳，僞作和平宣傳，陰圖破壞中央之統一，凡我同胞同志，罔不切齒痛心，環請中央大張撻伐，我三中全會，本總理寬大爲懷之精神，曲予優容，派員查察，原冀其覺悟前非，洗心革面，責今後之效力，贖已往之罪愆，詎料彼逆奸詐性成，野心不戢，陽託下野之名，陰謀反動之實，近復擅提鹽款，圍搜黨部，封閉中央機關，自稱僞總司令，且將設立僞政府，反抗中央，實行叛亂，怙惡不悛，一至此極，夫革命與反革命，義不並存，中央與叛逆，勢無兩立，時至今日，惟有澈底討閻，始能掃除一切建設障礙，亦惟有澈底討閻，始得真正之和平統一，本會謹凜斯義，除電請中央即日明令討伐外，并希同仇敵愾，聲罪致討，去大慙，殲叛逆，申黨紀，奠國基，在此一舉，幸共努力，中國國民黨廣西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叩寢印。

南京特別市黨部通電聲討閻錫山

(銜略)閻逆錫山，本軍閥餘孽，洪憲遺臣，因緣時會，竊據并晉，當北伐軍興，始投機歸附，應如何洗心革面，藉贖前愆，乃計不出此，近竟勾結社會不齒之張宗昌，吳佩孚，段祺瑞，汪精衛，聯合國人共棄之安福系，改組派，西山派，北洋派，集殘餘封

建之力，作傾覆黨國之謀，甚復以討張桂者聯張桂，以討馮唐者聯馮唐，下野通電之墨未乾，稱兵作亂之計已決，反覆變化，信義蕩然，至馮逆玉祥，鍵安幽繫，悔心未萌，覩顏事仇，狡焉思逞，人之無恥，莫逾於此，總閻馮過去之歷史，實道義廉恥之罪人，此而不除，何以爲國，所望同志同胞，奮起聲討，共伸正義，以保人格，黨國幸甚，南京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漾。

安徽省黨部省政府請中央對閻大張撻伐

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竊查閻逆錫山，久蓄異謀，陽爲通電下野，陰則密謀反動，結合一切反革命份子，勾結馮逆玉祥，稱兵構亂，背叛中央，不惜以艱難締造之黨國供其犧牲，似此蓄意反動，公然叛變，若再不予痛加撻伐，其何以維紀綱而固國本，除通電全國對閻馮二逆一致聲討外，特再電懇迅頒明令討伐，並永遠削除逆黨藉，屬會屬府誓以血誠擁護中央，率領全皖民衆，一致奮起，撲殺此獠，以肅黨紀，而伸國法，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中國國民黨安徽省執行委員會安徽省政府叩有（二十五）印。

福建省黨部請中央明令討閻

南京國民政府蔣主席鈞鑒，閻錫山妄發謬說，危害黨國，前經職會電請明令討伐在

案，最近閣則陽假下野出洋之名，以冀轉國人耳目，而實則調兵遣將，分兵南犯，且故縱馮逆玉祥回陝，號召所部，互相叫應，又復擅廢華北黨部，顯與本黨爲敵，此而不討，何以立國，伏懇中央乾綱立斷，對此背黨禍國之叛逆，尅日開除黨籍，明令聲討，以維黨紀而正人心，職會願率全省民衆，力爲後盾，臨電憤激，不知所云，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宥（二十六日）印。

雲南省黨部請中央嚴厲懲裁閣逆

南京國民政府蔣主席介石同志勛鑒，自張桂馮唐諸逆，次第肅平，黨國基礎，漸見穩固，方謂全黨同志，從此繼續努力，不難完成訓政建設，乃閱報載，閣錫山近日亂發言論，荒謬絕倫，至深憤懣，概自總理逝世，以完成革命大業付託於全黨同志，得同志爲之前驅，用能於三年之間，完成北伐，雖因共產黨反革命之橫加阻撓，百端誣讒，卒賴不屈不撓之精神，鎮壓反動，總理爲革命而生，爲革命而死，一切帝國主義軍閥之威力，均不值一慮，同志凜遵總理遺教，發揚總理精神，故能舉總理所託之大業，成就其半，全黨同志，雖已不得親承總理之提攜，而獲同志之領導，則時覺總理之宛在，同志實爲總理後身革命領袖，本黨偉大之使命，非同同志無以完成，閣氏之言，不知有黨，不知有國，不知有總理遺教，完全爲私之一念所誤耳，同志秉承總

理付託之重中央倚畀之殷，及全黨同志全國國民期望之至意，詞以關之，義正氣壯，已足令羣醜遁形，神奸斂跡，可欽可佩，惟黨有紀律，國有綱維，叛形既彰，應卽嚴予制裁，全滇一千萬民衆，誓以血誠擁護中央，嚴制反動，始終不渝，中國國民黨雲南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叩真（十一日）印。

四川省黨部請明令撻伐閣錫山

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竊查閣錫山，身受黨國重任，爲中央國府委員，不思礪智盡忠，弼成訓政，近乃勾結武人，妄發通電，主張荒謬，言論離奇，佯以禮讓爲國之美名，遂其搖撼中央之毒計，在不明事理者，或且爲所麻醉，而有識見者，固已肺肝如見，况復引唐入晉，縱馮回陝，逆跡昭著，罪無可寬，雖有悔過輸誠之說，恐無革面洗心之實，竊以爲辭職放洋，緩和殊非誠意，接逆增亂，申討不宜久稽，應請明令撻伐，嚴加懲處，庶足以肅黨紀，而正人心，臨電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四川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叩，效（十九日）。

天津特別市黨部宣傳部懇中央迅卽討閻

（銜略）閻逆錫山，本北洋軍閥餘孽，狡猾性成，投機革命，養成鷹隼之勢，肆其蛇

聚之心。西北軍稱兵犯順，助長禍基。唐生智背義倒戈，暗施詭計，凡茲事實，輿論譁然。近復破壞統一，脅制中央，謬說狂興，侈言高蹈，而又勾結各方反動份子，鼓動戎機，繫國事於苞桑，視黨綱爲兒戲。封閉報館，鉗制言論；破壞路政，阻礙交通，尤敢拘捕黨委，忘撤中央機關；派任人員，甚至調兵扣車，企圖軍事行動。近更覲顏潛號，俱稱中華民國軍總司令，聯合逆軍公然南犯。行爲卑鄙，鬥角鉤心，視人不慚，罔上無畏。乏餉則預征田賦，不惜千百萬劫後災黎；賣國則私借外債，甘作帝國主義者之奴隸。罪惡昭著，國人裂眦。籲懇中央，即日明令討伐，剪彼兇殘，以定黨國，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宣傳部叩豔（念九日）。

冀平津北寧四黨部請中央嚴厲懲處閻逆

南京中央黨部轉呈三中空會鈞鑒，閻錫山自發蒸電後，陽假和平之名，陰行反動之實，招募新兵，調動軍隊，集中平漢津浦兩路向南推進，軍事準備，已非一日，近復勾結桂系馮唐諸逆發表漾電，謬主黨員總投票，根本推翻黨統，反對三空大會，並嗾使反動份子搗亂平市黨部，密佈偵探，監視黨部委員，扣留黨報及黨部一切郵電，拘禁津市整委魯蕩平，暗嗾改組派及一切反動份子組織所謂討蔣護黨同志會等反動團體，黨的宣傳橫被壓制，反動報紙暢行無阻，是閻已爲反革命大集團之首領，年內新舊軍閥相繼簽

亂，莫不與閻氏有關，馮唐之變，且係出其主動，查閻氏身爲中央委員，且受中央重託，今竟違背誓言，公然反動，應請鈞會迅予嚴厲處分，勿再姑容，以振紀綱，而清亂源，河北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北平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北甯路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同叩，冬印。

冀平津北寧四黨部通電促閻下野

國急。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國民政府。各院部。各省黨部。各省市政府。各縣市黨部。各民衆團體。各報館暨海內外同志同胞鈞鑒。讀閻副司令百川先生上中央辭職通電所主張。擁護中央。肅清改組派。實現和平統一。然自蒸電以後。時局愈弄愈非。主張愈出愈奇。黨事國事。迨有不可收拾之勢。直接間接。閻先生實負其責。今日之去。勢所必爾。我人於此。不但不敢再作慰留。抑具深望其堅決辭職。暫時引退也。竊自統一告成。叛逆肅清。本黨同志。正慶黨國基礎。從此樹立。訓政建設。得以開始。乃自閻先生蒸電發出。舉國驚疑。繼以元電巧電。人心益形浮動。迨至漾電。已成滿城風雨不可終日之勢矣。一切叛逆反動份子。北洋軍閥餘孽。死灰復燃。羣起蠢動。閻先

生不去。此輩終必包圍閻先生。利用閻先生以危害黨國。此爲黨國前途計。閻先生應暫時引退者一。北方政治。十餘年來。在軍閥宰割之下。人民痛苦。已達極點。故對於革命之希望。特別熱烈。然北伐成功。至今年餘。人民痛苦。未見解除。人民生計。日瀕絕境。致使北方民衆。對於黨治。根本懷疑。至於黨務。則因一切反動份子如改組派。西山會議派。國家主義派。以及一切違反黨紀之小組織份子得以北方爲根據地。充分活動。肆無忌憚。工作進行。時感困難。凡此種種固屬整個問題。然封建勢力之未能剷除實爲最大原因。而閻先生更應直接間接負其責。此爲北方黨務政治及民衆前途計。閻先生應暫時引退者二。閻先生在黨歷史。雖不甚長。民元以後。黨籍雖已中斷。然十餘年來北方政局。變幻無窮。閻先生獨能維持晉局十餘年於不變。此誠閻先生之所長。亦爲一般人之所許。至鑄成此次之大錯。爲天下人所不諒解。若能急流勇退。出洋考察。相當時期。回國服務。當可保持過去之歷史。此爲閻先生個人計。應暫時引退者三。至閻先生引退以後應約束所部。使北方政治軍事交還中央。絕對受中央指揮。實行編遣調防訓練。使個人武力。化爲黨國武力。封建政治。成爲革命政治。北方人民痛苦之解除。真正統一和平之實現。胥於是決。敝會等除已於微日電請中央迅速准閻先生辭去黨軍政各職實行編遣調防外。特再通電全國請一致主張。以促國家真正和平之實現。中國國民黨河北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北平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

北寧路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庚印（八日）。

北方八黨部環請中央對閻大張撻伐

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閻逆錫山，本北洋軍閥餘孽，投機取巧，混跡本黨，二載以還，祇知一己地盤之擴充，罔顧黨國民衆之利害，恣意搜括，民怨沸騰，近更封閉華北各省市黨部及民衆團體，勾結一切反動份子，擅調軍隊，阻礙交通，破壞和平，逆跡昭著，伏乞明令申討，並授命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中正同志，大張撻伐，以振紀綱，屬會誓率北方民衆，竭誠擁護，滅此朝食，臨電無任憤慨之至，山西省執行委員會，河北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察哈爾省黨務特派員，綏遠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北平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北甯路特別黨部，平漢路特別黨部，叩沁。

湖南省黨部爲伸討閻逆告全省民衆

中國革命的發生，在客觀上，是中國政治社會環境的需要，在主觀上，是整個被壓迫中華民族的迫切要求，故叫做國民革命，這個國民革命運動一天沒有成功，是一天不會停止其進行的，中國國民黨負了這個時代使命，領導着被壓迫的全中華民族向國民革命的道路推進，已由非常的破壞時期，轉入了非常的建設時期，前此社會民衆因受軍閥

割據的痛苦，與夫軍事破壞時期的損失，都是在訓政開始的期間，徐圖補救起來，蘇復起來，而一般投機取巧的份子，仍一本其往昔軍閥時代的舊觀念，隨時隨地都懷抱着地盤權利的念頭，稍一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便挾其殘餘的封建勢力，與革命者作最後的掙扎，不惜破壞統一，阻撓建設，重陷吾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但是這種造亂的結果，只有自尋死路，因為歷史的教訓如此，真正為革命而奮鬥的，必定成功，假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實的，必定滅亡，真正順從民意的，必定勝利，違反民意的，終必失敗，已往的直魯軍閥，最近的馮系桂系，便是個顯明的例子，現在閻錫山自己又要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也當然跳不出這個例子以外。

閻錫山第一點錯誤，把黨事和國事分開，說什麼「黨事由黨人解決，國是由國人解決，」違背了總理以黨治國的遺訓，總理何以要主張以黨治國，這個理由，簡單說來，就是因為我國教育落後，大多數民衆，都是智識淺薄，若不實行黨治，經過訓政，則久經束縛的民衆，雖一旦藉本黨的努力而得解除，但因智識淺薄，對於政治的觀念，抱着素不相干的態度，必至放棄責任，為奸黠者所利用，造成專制獨裁的政治，根據這個意義，則不獨黨事應由黨來解決，國是也應當由黨來解決，蓋必如此，然後國家的基礎才能鞏固，人民的四權才能充分的行使，如果離開了中國國民黨而圖解決國是，不特使國是無法解決，反更使封建軍閥得以割據稱雄，共產黨等得以劫持民權，統一的局面

，將陷於分崩離析，人民的痛苦，將永無解決的一日，國家危亡可立而待了。

閻錫山第二點錯誤，在離開中央而言黨，在不知黨而好言黨，在以一切叛黨份子爲整個的黨，所以才有什麼「合三屆執監」的主張，本黨的組織，是以民主集權制爲原則，執行黨的權力機關，是有一定的系統，一定的方式，絲毫不容紊亂的，中央執監委員的任期，總章上面，明白規定爲兩年，由是可知委員的任期是有限定的，沒有終身的委員，第一二屆中央執監，任期既滿，在時間上已失了效力，在法理上失了根據，如果把他拉攏來和第三屆執監冶爲一爐，這是以中央職權做贈品，破壞黨章，私相授受，愈使黨的糾紛，無法解決，黨的生命，在於黨的組織系統之完整，黨的力量，在於黨員意志之統一，黨員不能站在黨的組織系統以外，妄發此毫無根據的主張。

閻錫山第三點錯誤，在於自己既不負革命的責任，而又不願人之負責，故講什麼禮讓爲國，革命事業乃革命黨人終身的責任，並非權利，權利可以禮讓，責任是不能禮讓的，而況處在外憂內患相逼而來的今日，你也一句禮讓，我也一句禮讓，大家都不負革命的責任，那末民族還能夠獨立嗎，民衆的痛苦還能夠解除嗎，這樣看來，所謂禮讓，不但是違反時代精神和革命精神，抑且爲實際政治上種下了不少的惡因，是真正的革命黨人，決不會禮讓的，不特不能禮讓，而且應當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繼續爲黨負責，爲革命奮鬥，爲統一的國整個的黨而努力，若想利用這種禮讓的謬說，以冀達

到某種陰謀和目的，則簡直反動之尤，罪無可赦了。

閻錫山由這三種理論上絕大的謬誤，反映出來的行動是這樣：

(一)爲封建思想所支配，違抗中央。

(二)爲腐惡勢力所包圍，背叛民衆。

這都是循着舊式軍閥的習慣向着死路奔馳，我們知道，現在的中央，是民意的結晶，非一二不肖軍人所能動搖的，如果拿軍閥時代的眼光來叛背中央，即是叛背民衆，叛背民衆，沒有不被民衆打倒的，我們目前惟一的希望，即在閻氏從速回頭，懺悔過去的一切錯誤，向中央請罪，向民衆認錯，尙不失爲急流勇退，善於自處之一道，且目前這個時候，正是閻錫山覺悟的良機，既呈准中央辭去本兼各職，就要服從命令，馬上下野，把軍權政權交還中央，倘還變戲法，掉槍花，假辭職之名，行反動之實，那就是自尋死路了。

親愛的民衆們，要認識着現在的革命環境，還是在一個危險的道途當中，稍疏懈，可以把全功廢棄，鑄成千古不磨的悲哀，所以此刻不是我們左顧右盼徘徊以待機緣的時候，也不是畏首畏尾去購幹的時候，是要遵從總理遺教，繼續革命的奮鬥精神，不顧一切艱難困苦，從根本上去建設三民主義之新中國的基礎，親愛的民衆們，要認識着歷史使命之完成實爲難能可貴，本黨領導國民革命的歷史，經總理四十年之奮鬥犧牲，

諸先烈之前仆後起，以無限的碧血白骨，始有今日青天白日的統一局面，我們應如何珍視過去締造之艱難，認識目前之需要，以鞏固中央，促進實際統一，完成歷史上的偉大的使命，親愛的民衆們，要認識着一切的反動份子和共產黨徒等，他們是惟恐國家不亂，亂則勿論如何，是於他們有利的，所以更盡量的捏造種種離奇的謠言，以煽動安定的民心，更盡量的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非將統一的國整個的黨陷於支離破碎的狀態不止，這是黨國的叛徒，民衆的罪人，要以全力把他們剷除淨盡，不要再留一線死灰復燃的機會，親愛的民衆們，要認識着一般投機取巧的份子，嘴裏講的三民主義，心裏想的是別種主義，手裏做的更又是一種主義，心口不能如一，信仰不能集中，這種虛偽的現象，這是黨國前途一個絕大的危機，我們要做個心口如一的三民主義信徒，要以三民主義的思想來範圍全國的人心，要以三民主義的力量來打倒一切非三民主義的叛徒，親愛的民衆們，要革命就要絕對在本黨領導之下，離開了中國國民黨，便違反了整個被壓迫中華民族的迫切要求，民族要能夠獨立，民衆要鬪衣食住行育樂生活均等之滿足，惟有努力於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之完成。

湖南全省宣傳會議請中央剪除閻錫山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閻逆錫山，囿於封建勢力，襲其軍閥餘威，奮鷓梟

之逆謀，作馮張之後勁，前者擅發蒸電，詆毀中央，復調晉軍，侵略魯境，開領兵干政之端，昧以黨治國之義，近更逆跡昭彰，奸謀顯露，縱馮玉祥於陝州，用梁士詒於幕府，全國痛恨之共產黨，不惜收羅，萬人唾罵之改組派，竟與勾結，欲立偽府，則親英親日，亦所願爲，思造逆謀，則擁段擁吳，靦不知恥，竊查閻逆，本洪憲遺臣，安福餘孽，我中央寬其既往，予以自新，使得棄暗投明，抑且推心置腹，宜如何效勞黨國，造福家邦，乃常外交緊迫之時，內禍紛乘之際，集反動之大成，作民衆之公敵，夫國步方艱，順逆不能不辯，魯難未已，賞罰不可不明，屬會出席人員，對此破壞和平背叛黨國之軍閥，莫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伏懇我中央速頒明令，迅出義師，本歷次討逆之精神，翦最後叛黨之殘傷，窮途欲反之人，望風馳義，易幟來歸之士，奮臂鋤奸，臨電徬徨，乞垂鑒察。中國國民黨湖南全省宣傳會議叩養（廿二日）印

海軍特別黨部通電伸討閻逆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各省市黨部各特別黨部，各院部各省市政府均鑒，統一告成，邦基粗奠，禍國叛逆先後掃除，方冀海宇澄清，發揚黨治，乃閻錫山以封建餘孽，政府曲予優容，不思革心報國，復師軍閥之故智，蓄意破壞，始則妄肆謬論，劫制中央，繼受各方指摘，自知爲輿論所不容，陽言引退，仍復潛肆陰謀，四出勾煽，終且

倒行逆施，公然興兵稱亂，甚至標封平津各處黨部，及總理北平行館，弁髦黨紀，海內騷然，冒天下之不韙，而罔有顧恤，固黨國之罪人，亦民衆之公敵，倘不嚴加制裁，誠恐兇燄益張，危及國本，應請中央明令討伐，以肅黨綱，而靖反側，臨電不勝激切待命之至，海軍特別黨部叩儉。

中央軍校特別黨部呈請褫免閻逆之職

呈爲閻逆錫山背叛黨國，懇請罷免該逆所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務委員一職，以懲奸慝，而振師表事，竊查閻逆錫山，以北洋軍閥餘孽，因緣時會，投機革命，擅發荒謬言論，欲引兵反抗中央，目無黨國，爲所欲爲，前經屬議一再呈請鈞會，予以懲處，並請明令討伐在案，近頃以來，閻逆鑒於空氣不佳，所部瓦解，遂陽假下野出洋之名，陰行放走馮逆玉祥進取平漢隴海兩路之實，似此反覆無常，何能爲人師表，爰於屬會第三十八次執委會議決『呈請中央罷免該逆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務委員一職，』是否有當，理合備文呈請鈞會鑒核施行云。

武漢軍事分校特別黨部伸討閻逆宣言

自北伐完成全國統一後，中央政府的根本政策，惟在求統一的真實與和平的鞏固。

因爲祇有和平，才能把我們百孔千瘡的舊社會培養出新的生命；祇有統一，才能把我們衰落渙散的老大民族，恢復起創造的力量。所以和平統一，不僅是民衆幸福的源泉，也是國家圖存的途徑；更不僅是中央確定的政策，實是民衆一致的希望。年來桂系馮系和張發奎，唐生智的相繼叛亂，弄得全國民衆水深火熱，尤其是北方同胞，顛沛流離，妻散子亡，凍餓死傷，枕藉道上，而結果是殘民造亂的叛徒無一不歸於敗亡。足見凡違犯我全國同胞安居樂業的企求和擁護和平統一的意志的決不能徼倖勝利。這一次陰險刁滑山西土皇帝閻錫山不知天下之大，自稱一世之雄，受共產黨，改組派，及流氓政客與反動份子的煽惑，集民賊國蠹於一處，狂發謬論，暗修戰備，不顧北方千萬災民的痛苦，竟搜括民財，大購軍火，進犯救國救民之中央，甘爲禍首，破壞和平統一。證之以前中央服從民意而用兵，爲民戡亂而用兵，戰無不勝的事蹟看起來，可以斷定他的末日已逼近了，閻一人執迷不悟，自尋死路，關係很小，但是他造了反，我們同胞不能安居樂業，國家不能統一，受害很大，我們只有趁早一致起來，打倒他，撲滅他，竭誠擁護中央，督促中央討伐他，使閻之逆餒，早日消滅，民衆之痛苦，早日解除，以貫徹救國救民的和平統一的主張。

痛苦的同胞們！起來起來！齊向反覆無恥的腐敗軍閥閻錫山進攻，幫助中央來解除北方各省民衆的痛苦。

平漢鐵路特別黨部討閻電兩通

(一)中央黨部鈞鑒，閻逆錫山，本封建餘孽，老朽軍人，狡猾性成，投機進黨，假和平禮讓之名，行割據攘奪之實，處心積慮，陰謀變叛，已非一朝，邇者反動軍閥，淆亂頻仍，國基未奠，而閻逆遽乘機竊發，以遂其奪取政權之野心，用不惜與殘餘軍閥一切反革命集團，藉口反對蔣主席一人，冀圖根本消滅本黨，亂發通電，擅佈主張，淆惑人心，動搖國本，陽則假護黨救國爲美名，以造成一己一系之勢力，陰則違背總理遺訓，反對以黨治國之主張，近則明目張膽，調兵遣將，進迫中央，且肆行封閉黨部，拘禁黨員，似此逆跡昭然，罪無可逭，若不大張撻伐，殲滅兇頑，將何以肅紀綱，何以維國本，更何以拯顛連困苦民生，務懇鈞會即日將閻逆永遠開除黨籍，并明令討伐，必使元兇授首，除惡務盡，永絕軍閥之根株，以慰數十萬同志四萬萬同胞之憤，平漢鐵路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敬印，(二)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報館均鑒，頃致瀋陽張司令長官感電，文曰：瀋陽張司令長官勳鑒，黨國不幸，變亂頻仍，閻逆錫山，狡猾成性，反覆無常，變叛陰謀，乘機竊發，調兵遣將，反叛中央，明目張膽，封閉黨部，拘捕黨員，逆跡昭然，罪無可逭，先生東北干城，羣倫領袖，護黨護國，功業彪彰，中央既倚畀之方殷，民衆更來蘇之望切，當此逆賊鴟張，妖氛四

起，黨國安危，千鈞一髮，革命與反革命不兩立，順逆不並存，中央爲戡亂安民，定必大張撻伐，先生能當機立斷，尤盼即日興師，戮力同心，共申正義，滅此軍閥之尤，固我國家之本，惟先生圖之等語，特聞，平漢鐵路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感。

陸軍第五師特別黨部申討閻逆電

（銜略）閻逆錫山，軍閥餘孽，帝制功臣，盤據山西十餘年，極盡翻覆譎變之能事。我中央寬大爲懷，收入本黨，冀其自新。乃者好亂性成，野心難戢，前既嗾使馮唐，迭相叛變，近以圖窮七見，益肆逆謀。此逆不除，國難無已，伏乞鈞會迅予開除逆黨籍，并着國民政府明令申討，務殲大憝，以肅黨紀，而伸國法，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此電呈鈞座鑒察，第五師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叩支（四日）印。

黑龍江省全體黨員討閻通電

南京中央政治會議鈞鑒：各省黨部各報館均鑒：頃閱報載，閻錫山假禮讓之名，行要脅之實，強邀蔣介石同志，共同下野，聞聽之下，不勝奮慨。閻之已往爲北洋軍閥之餘孽，西北叛軍之同盟，姑置不論，即以黨員而兼中委，與地方官吏之身分，悖謬如此，已屬罪在不赦。夫蔣同志之服務黨國，係根據黨的決議，既不容其私自竊取，亦非由

私人授與，純爲義務，並非權利。使蔣之措置，有負黨國，自有本黨爲之制裁。不然，蔣之個人自由，實爲黨有，即欲引退，亦屬不能。閻氏何人，權高於黨，而能使之進退，足見其蔑視黨章弁髦黨紀，封建之積習未除，軍閥之醜象畢露。况閻身爲本屆中委，而倡三屆執監合一之奇論，身爲黨員，而發以黨人治黨國人治國之謬說；身當國府軍政要職，而斥中央肅清反動爲「武力統一」，是直不知黨治爲何物，一本其北洋軍閥頭腦，杜撰荒謬絕倫之異說。此言出自反動者之口。吾人尙認其爲當然，閻氏之立場黨員也，中委也，地方官吏而兼軍政要職者也，以黨國倚畀之重，而竟拾反動分子之餘唾，非惟自相矛盾，抑亦貽害黨國。如不明令討闕，何以昭黨紀而定國是，願中央與各級黨部，一致申討，勿再姑息，中國國民黨黑龍江省全體黨員宥。

太原市黨部爲閻錫山擅倡謬論告全體黨員

太原市黨部雖處閻逆錫山暴力壓迫之下，猶孤軍奮鬥不畏強禦，本月初間曾發布「市執委會告全體黨員書」，一面分析年來叛逆變亂之原因，一面說明今後解決糾紛之途徑，實足闡明黨治，警醒國人，茲將原文錄誌於下。

革命同志們；本黨所崇奉之三民主義，爲世界革命之最高領導原則，本黨所領導之民衆，爲文化幼稚，經濟落後之中華民族，本黨所處之環境，爲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層

層包圍之萬惡社會，背景如此，而欲完成偉大之使命，其責任如何艱鉅，故雖有總理四十年之艱辛締造，國民政府三年間之苦戰北伐與一年來之盪平叛逆，猶未能將惡勢力剷除淨盡，完成國家真正統一也，惟事業愈偉大，責任愈艱鉅，吾黨同志愈應遵循正當方略，繼續奮鬥，若遇嚴重時機，而持畏難苟安投機取巧之態度者，非特自毀其革命之歷史，亦實喪失其革命之人格，其因觀察現狀之錯誤，誤入歧途，走向反革命途徑而不自知者，尤屬深堪痛惜，本會瞻念革命事業之艱鉅，與過去革命同志之矢忠，特於此時局混亂，反動勢力期謀最後掙扎之際，略舉目前諸大問題，詳加剖析，並指出打破此局面之途徑，以爲我全市同志告。所謂目前諸大問題者何，即歷次反動勢力，爲反對中央擾亂黨國而僭稱捏造之各種藉口是也，蓋反動者雖志在私圖，而名必正，欲取名正，遂不惜對黨國大事，誣譏造謠，炫己污人，以惑亂天下耳目，烏煙瘴氣令人痛心，最近閻錫山氏復集其成，發爲蒸電，繼蒸電之後，又有銑篠巧號效及聯合馮唐李諸逆領銜發表之漾日通電，繼續排演反動之惡劇，故蒸電所稱各點，可謂爲反動者造謠假藉之總匯，亦即足以誘惑意志薄弱者之目前諸大問題，閻氏蒸電之大意，第一認年來叛亂之起，爲中央本身黨政之處理有失當處，致招反抗，第二、叛亂者爲革命份子，總理信徒，第三，中央以武力壓迫各地軍人，釀成革命勢力之自相殘殺，閻氏更由對現狀之此種認識，獨出心裁，進而倡解決黨爭停止內亂之方策主張，以禮讓調和之精神，設立元老樞密

等院，決定國是，舉行黨員總投票，解決黨爭，自其列論之表面觀之，固屬冠冕堂皇，然詳為剖解，實離開事實，而自作謬誤判斷，擅下狂妄主張也。吾人為總理之信徒，當能記憶總理之誥誡，總理於辛亥之失敗也，深痛腐敗官僚之破壞革命，蓋中國之反動派，其奸計之巧，為世界各國所不及，彼等之消滅革命勢力，不站在黨外從事反抗，而鑽進黨內，居間破壞，施行奸滑手段，挑撥離間，排斥篡奪，從而收其實力，假其名義，隨所欲為，故吾人不慮革命勢力之不克發展，而懼反動派之乘間竊取。

本黨十五年出師北伐以來，北方反動武人，恐為革命高潮所消滅，爭先恐後，倡言革命，同時本黨為消滅敵人實力，縮短北伐期限，減少民衆痛苦，遂亦不咎既往，寬量容納，於是革命戰線內，遂屢入不少欲因緣革命，以保存並發展個人利權之反革命及假革命份子。幸賴本黨同志，確守總理遺訓，雖顧全事實，暫容反動，但能保存革命實力，不為反動者僭假篡取，同時於北伐完成後，即着手於國軍之整理，實施編遣，以期化私人統治之假革命軍隊為由黨治統一之真革命武力，俾於和平之下完成實際統一，消滅反動危機，達到真正黨治，一切潛伏革命戰線內之反革命假革命之武人，至是既見於破壞革命投機取巧之未遂，封建割據之難存，一切違犯黨國利害之個人特殊勢力，特殊利權之難保，却又不肯革心洗面，服從本黨，遂不得不與本黨發生激烈之衝突，然以黨具有深遠之歷史，充厚之實力，反對又恐失利，乃復不得不假借黨的名義，攻擊黨內一

部分個人，以期破壞黨的實力，同時在黨內稍有歷史之黨人，又每以權利慾之未遂，認識之錯誤，或一時情感之憤激，遂不顧大局，不惜拋棄黨的立場，出賣革命歷史，喪失革命人格，與反革命武人勾結，供其利用，爲虎作倀，黨內敗類既欲與封建軍閥相勾結而軍事運動遂發生於同執青白旗幟之國民革命軍內矣，故吾人認叛亂發生之原因，第一爲革命戰線內闖入假革命及反革命份子，第二爲本黨整理國軍，使假革命份子，難再圖逞，遂行險僥倖，舉兵叛變，此等叛亂份子，心目中本無所謂黨，無所謂國，黨雖破壞，國雖糜亂，苟利於彼，無不樂爲，如是，反謂彼等之叛變，爲中央處理政治失當所招致者，實違心之論也，由上述叛亂之原因，已可見一年來之叛亂者，盡爲反革命武人之復原，本非革命份子，或總理信徒之自相殘殺，今更將一年來歷次叛亂者，叛變前之事實，略舉數端，以資左證，首先叛變者爲桂系，桂系之第七軍雖參加北伐，但不力戰，於軍隊，則造成一系，私爲己有，於利權，則巧取豪奪，唯圖操縱，且于民國十六年抗命按兵不動，致第一軍被困於徐州，勾結西山會議派，釀成一二二慘案，事實俱在，不容諱言，繼桂者爲馮氏，馮本北洋軍閥，倒戈老手，卑鄙凶險殆無倫比，及日暮途窮，參加革命以後，於入豫攻魯諸役，戰時既不肯犧牲，戰後又強據地盤，於十七年保定之役，馮更令韓復榘率軍盡退，陷三集團軍於危境，其處心積慮，亦人所共知，繼馮者爲張發奎，張本武人，暴戾恣睢，葉賀之南昌暴動，共黨之廣州慘殺，均由彼釀成，任

何人不能否認其破壞革命之事實也，次如俞作柏始嗾李楊倒桂系，繼又攜桂系叛中央，李明瑞始則倒桂系以附正，繼又聯桂系以反戈，唐生智始則附趙恆惕以倒譚延闓，又降革命軍逐趙恆惕，繼又盤據兩湖，縱容共黨，二三其德，人所共棄，此數人者，皆利慾薰心，叛變無常之徒，若僅以其曾唱三民主義，揭青白旗幟而即認爲革命份子，其與指冠猴爲人，毫無差異，叛亂份子之本身，吾人既已認識清楚，而彼等所指摘之中央，果又何如，是亦不可不論，中央爲剷除反動，鞏固黨國計，對封建武人，大張撻伐，本至正當，而猶本總理和平寬大之精神，屢予反動者以自新之途徑，冀其覺悟，及其舉兵叛變，又於每下令討伐之先，諄諄誥誡，於師出在道之際，殷殷勸諭，其能翻然改悔者，復不咎其既往，優予收容，待遇寬厚，可謂極矣，而反動者，卒以統一與割據之相反，黨國利益與個人權利之相左，而冒之爲武力壓制，誣之爲排斥異己，稍具常職者，其誰能爲彼所愚，其次今日黨之最大問題，爲三全大會之召集，反對者以指派半數代表，謂爲非法，惟吾人觀察，彼時情形，亦不難分辨是非，按各地黨部自經共產黨擾亂，甯漢滬分裂之後，每多派別分歧，小組織林立，黨務糾紛，層見疊出，若令此等組織不健全之黨部，選舉代表，非爲反動者操縱滋弊，即必互相軋轢，選舉不成，而三全大會亦將非形成惡劣之結果，即根本不能召開，孰得孰失，不言自明，且三全大會代表之被指定者，當以軍隊特別黨部較多，革命戰線中，屬入假革命武人，已如前述，故軍隊特別黨

部之黨員，遂有許多係在北伐過程中，以其長官之意志加入本黨者，同時本黨以黨務政治軍事，各方事務之繁難，對此黨員毫無施行訓練之機會，與夫各該軍事長官，企圖仍保持私人系統，極力拒絕黨化之故，雖已入黨，本質毫未變易，是輩黨員不能認爲健全之革命份子，更無異議，是以本黨爲保持黨之革命實力及黨的最高權力機關之尊嚴，使反動份子，計不得逞，則在事實上不得不出於指派之一途，本黨革命過程中，既不得已而容納假革命份子，又欲防止辛亥危機，用心苦而措施難，凡我同志平心靜氣，從實際上觀察，當能曉然於此，再者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理既指派代表，二屆全國代表大會時一屆中執委會，又援例辦理，今以本黨之二屆中執委會，指派三全大會代表，除非站在黨外根本不承認二屆中執委員會之系統者不得謂爲非可，且各地代表之產生法及指派代表姓名之決定，均係第二屆中執委會常會決議，非個人私意所得而左右，系統分明法紀彰彰，何可訾議，是三全大會代表之指派，適合現狀，根據前例，法理分明，三全大會之召集安得妄誣爲非法，苟有誣爲非法者，實係別具野心，再者，雖欲謀黨事之解決，無論爲中央委員或地方黨員，其陳述意見或貢獻能力，必須遵循一定方式，始不至紊亂黨之系統，破壞黨之組織，分化革命力量，而陳公博等，不經二屆執委會之開會決議，竟假藉中央委員恩克巴圖等名義，發表宣言，反對三全大會，人數既不過半，方式又違黨章，其爲狂吠奚待評論，乃今日一般封建武人爲圖篡竊黨權，保存特殊勢力，竟借

題發揮，反抗中央，如當日贊成指派代表之李宗仁，受命於三大大會，身居國家要津之馮玉祥，唐生智，閻錫山亦先後對三大大會加以責難，司馬之心，路人皆知，彼等雖巧於爲辭，其如事實昭昭也何，故吾人痛心伸論，今日黨之糾紛，非因黨之本身，有何缺陷，實一部份權利慾，支配慾盛之叛黨敗類與反動武人封建集團，因畏懼革命勢力，嫉恨革命勢力，並欲篡奪革命勢力，羣起騷擾，有以形成之也。更就政治問題言之，國民政府年來之政績，以吾革命黨人之眼光視之，自不能認爲滿意，惟此等不滿意的政治之造因，不得不歸咎於各地武人之封建割據，蓋彼脅持一部份軍隊破壞黨務，把持財政，使國家未得實際統一，政府無充分權力，國民政府，處此種困難境中，受牽制，講對付，已非易與，而猶在可能範圍內規謀建設之計劃，釐定施政之法規，艱辛締造，不爲不努力矣，故人雖急切望黨治之突飛猛進，而又不能忍痛爲小限度之希求，乃吾人方在痛心於反動武人破壞本黨，妨害政治之際，彼反動武人反以其自所造成之不良政治，詆毀中央，願我同志，就其號召，爲進一步之觀察，則可知其適爲自擱其頰，自暴其惡矣。

反動份子之污鱗本黨，已如前述，而用計最巧者，尤爲對黨政負責者個人之攻擊，如對蔣介石同志之肆意誣鱗也是，吾人對此，雅不欲多所論列，貽淺識者之譏，惟於反動者詆蔣同志爲造成個人之中心武力，以支配黨以統一國之一點，不能不爲我同志告，夫所謂造成個人中心武力，以支配黨者，言其不服從黨的命令，挾武力以臨黨之謂也

，但吾人平心而論，蔣同志所統率之軍隊，自北伐以迄於今，其行動，何一非受黨的指揮，卽歷次征討叛逆，亦無一次非受命於黨而始興問罪之師，反對者若尤以同志之勇于負責，而卽詆爲操縱黨政，必欲負國家責任者，盡放棄其所負使命也，違心之論，識者當能見到，至以征討逆叛，而卽目爲武力統一，是真欲國家永遠糜亂，而非真欲和平統一也，設黨國之叛逆，而可以與謀和平，與講禮讓，則黨當日卽無須革命，亦無須北伐，與言禮讓可耳，且也黨國之武力，既不須用以戡亂，則國家除國防而外，卽無須設兵，倡是說者，又何不早解其權，觀乎此，吾同志則知倡是說者，原在破壞本黨，故必先破壞本黨之武力，因欲破壞本黨之武力，故先攻擊負軍事責任之蔣同志也，觀于過去共產黨之誣蔣爲新軍閥，及反動份子之誣蔣爲專權，何莫非前後一轍，別具野心。

吾人既認清歷來之叛變爲反動勢力之復原，叛變者，爲假革命及反革命份子之集團，中央對反動者之處置又至爲適當，而反動者所藉口之黨務糾紛，政治不良，又皆爲反動者自暴其惡，自露其奸，則現狀之紛亂，又將如何解決乎，若如閻錫山氏云，禮讓爲國，則不惟優容反動，且是讓黨的權力于敵，使以前之割據地方者今更進而分割中央，直將總理數十年之努力，先烈無量數之犧牲，及本黨歷年辛苦培植之基礎完全斷送，吾人安忍附和，至言聯合調和，則腐化之西山，惡化之改組，各趨極端既絕難融洽，而絕不相容之封建軍閥利害相反，勢力頡頏，更無從團結，將見盟書未乾混亂已成，黨國糾

紛又有何解決之希望，再其所主張之設元老樞密等院，係以軍事領袖為主，裁斷國是，實違背黨治精神，造成少數人瓜分權利之政局，所謂共商共議者，不久變為互相扭打，舉兵廝殺矣，至於黨員總投票無論其違犯黨章，毫無根據，而黨員之資格，又將如何決定，蓋彼等即不承認現在的黨之系統，則黨員之資格，不能以黨證為衡，各軍事領袖將其所統率之數十萬兵士，治轄之若干人民，以國家主義派安福系政學系共產黨等，統指為本黨黨員，吾人將何辭以駁之，如是黨員投出之票，絕不能表現真正黨員之意志，此種解決現狀之方法，正如潑油止火，亂黨禍國，荒謬絕倫，

割據自私之軍閥，本屬封建餘孽，其潛伏革命戰線內，為時間問題，吾人早已料及，所痛恨者，在黨稍有歷史之一部分黨員，乃亦以權利慾支配慾之中燃，封建思想之誘襲，而違黨章，犯黨紀，勾結軍閥，失節變志亦頗不惜，實屬可恨，在此黨務糾紛，時局紊亂之中，吾人實不能不承認中國歷史社會上封建惡勢力之瀰漫，而吾人又絕不能腐化惡化，以任其放肆或助其勢焰，故惟有嚴密並健全黨的組織，團結忠實份子，集中革命力量，努力幹去，一面以宣傳方法，勸諭反動份子，開曉感格，企其醒悟，以符總理寬大為懷之精神，一方則于執迷不悟者，即以黨的權力，或執行黨的紀律，或運用黨的武力，嚴厲制裁，澈底肅清。以符除惡務盡之旨，然足以領導全體黨員負此重任者，根據前述各節，自惟有合法產生之三屆中執委會，故吾人惟有擁護現在之中央，喚醒誤

入迷途之革命黨員與武人，剷除叛黨敗類與禍國軍閥，始能使黨內盡爲一心一德之革命同志，而無派別分歧，全中國實際統治于黨治之下而無封建割據，而後始可謂爲真正之整個的黨，統一的國矣。

吾人今日一詳細檢閱反動者之內部，所謂籌安君子，復辟遺老，賄選議員，及歷來反對本黨誣讎本黨之一切腐敗官僚新舊軍閥，色色俱全，無奇不有，真所謂羣魔之集會，萬惡之總源也，乃且毫無羞恥，俱各自自號黨人，進要解決黨爭，本屬妓女談貞，愈談愈醜，無待申辯，而本黨之所以不憚煩絮，縷縷述者，欲堅定我同志之信仰，而共爲永久持續之奮鬥耳，願吾黨同志，齊振大無畏之革命精神，勿爲威武所屈，勿爲富貴所淫，切實遵循，努力激進，打破目前剎那之惡境，卽見光明幸福之坦途矣。

武裝袍澤環懇撻伐

何成濬等環請中央對閻迅予聲罪伸討

機急，限卽刻到，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陸海空軍總司令蔣，國民政府蔣主席，五院院長鈞鑒，竊維和平奮鬥，乃總理救國之哀音，民主集權，實本黨規定之大法，閻逆錫山，身爲黨員，目無黨紀，發爲謬論，誣讎中央，早已罪在不赦，中央寬大爲懷，曲予原宥，仁至義盡，宜化凶頑，乃該逆梟獍性成，陰險毒辣，陽言辭職，陰蓄異謀，

外飾出洋，內圖反動，成濬等久駐北平，往來燕晉，察其心跡，知之獨深，上年馮唐二逆，本非馴良，懷德畏威，不敢遽發，該逆橫加挑撥，陰與勾連，西北作亂，則執馮自固，唐部叛變，則暗助軍需，及至敗露，委爲不知，推其用心，無非利用他人，投機取巧，今則圖窮七見，益肆兇頑，竟敢明目張胆，竊據平津，聯絡羣邪，組織僞府，如猶忍痛不予討伐，勢將滋蔓難圖，燎原莫撲，成濬等分屬軍人，久安緘默，顧念黨國之安危所繫，中央之威信所關，將僑是壓，不忍不言，用敢環請中央，當機立斷，弗予姑寬，壯士斷腕，蛇毒可除，良醫解肌，宿瘡可拔，迅頒明令，聲罪致討，發揚總理之主義，由奮鬥以達和平，尊重本黨之紀綱，俾軍閥盡歸消滅，枕戈待命，無任迫切。何成濬，王金鈺，徐源泉，楊虎城，夏斗寅，范石生，蔣鼎文，郭汝棟，上官雲相，趙觀濤，郝夢麟，蕭之楚，羅霖，李繩珩，李雲龍，岳維峻，劉春榮，公秉藩，劉桂棠，戴民權，馬登瀛，朱懷冰，殷祖緇，彭啓彪，劉培緒，叩馬（二十一）印。

魯滌平等環請中央對閻大張撻伐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國民革命之方法，均以中國國民黨建設三民主義之國家，黨是國是，無有二途，雖無成文，何殊憲典，吾黨同志累十萬人之犧牲，歷數十年之奮鬥，精誠所係，構此丕基，發揮光大，方有

未遑，謬說流傳，豈容顛覆，乃聞閻錫山自發表蒸電後，自知罪不見容，竟敢擅舉外債，僭號稱典，異論昌興，無復顧忌，始持禮讓以爲要脅之名，繼持黨綱以爲攻擊之具，終持廢黨以爲號召之資，集反動言論之大成，引舉國所棄之軍閥官僚以爲助，推翻黨治，鼓動戰爭，凡此事實，傳播中外，未聞討伐，益甚驚疑，查閻錫山割據山右，垂及廿年，前當國家多事之時，屢用縱橫謊言之術，全售其奸，益令坐大，遂謂專欲合我民意，彼曩時以窮蹙無歸，加盟黨籍，委質中央，餓附飽颺，識者早知其必叛，中央持以寬容，冀安反側，久歷歲月，莫喻兇頑，姑息已深，養虎滋懼，必不獲已，能無用兵，事機之危，間不容髮，伏乞我中央立肅紀綱，明令討伐，決江河而淹烽火，戢風浪以息滄海，載戢干戈，奠安國本，永消萌蘖，共致和平，職等見危思奮，義不後人，誓與周旋，慷慨候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委員王尹西陳家棟張斐然蔣笈路孝忱林支字熊育錫黃伯忠叩感（廿七日）印。

劉峙等環請中央願作討閻前鋒

（銜略）閻逆錫山以北洋軍閥，洪憲功臣，投機本黨，希固權位，中央本與人爲善之義，宥其罪惡，畀以重任，乃該逆狼子野心，終難馴服，弁髦黨紀，屢發狂言，震撼羣情，破壞統一，中央待以寬大，冀其自覺，該逆見勢不利，始有向中央引咎下野之江電

，識者皆知其紆徐爲奸，不能實踐，近果嗾使商震，鹿鍾麟等，聯合西山會議派，改組派，桂系，安福系，及共產黨等，詆毀中央，公然叛亂，覆雨翻雲，廉恥喪盡，伏以中央乘總理和平遺教，對於閻馮二逆，及其反復部曲，開誠相與，業已仁至義盡，該叛將等，尤復怙惡不悛，狡詐百出，亟應大張撻伐，以遏亂萌，擬請中央迅頒討伐明令，以肅紀綱，峙等當躬率所部，本歷次討逆精神，與一切反動軍閥，作最後奮鬥，用戢逆謀，奠安黨國，臨電憤激，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職劉峙，顧祝同，王均，葉開鑫，陳繼承，楊勝治，陳誠，徐庭瑤，李雲杰，陳耀漢，張礪生，徐聲鈺，張喬齡，同叩巧（十八日）

岳維峻金漢鼎等請纓討閻

岳維峻電

南京總司令蔣鈞鑒，張參議來豫宣布鈞座德意，猥以偏裨，仰荷高厚，士卒歡騰，草木知感，自維魯鈍，然服膺主義，垂二十年餘，改革之師，無役不與，所部又均革命餘生，志趨純正，誅叛討逆，義無返顧，前奉鈞部行營令，業率所部八十餘人，計鎗五十餘支，集結羅山，候命進止，職祇知擁護中央，服從鈞座，苟有所命，水火不辭，耿耿此心，天日可鑒，乞推心腹，俯賜驅策，俾遂請纓，無任感禱，職部業經張參議於感日檢閱完竣，一切情形，當另有詳細陳報，惟是給養軍服子彈，均缺乏異常，乞賜充分

給與，俾克努力報稱，斗辰在望，久切瞻依，甯豫匪遙，擬親訓誨，乞示祇遵，南向待命，職岳維峻叩儉印，

金漢鼎電

總司令蔣鈞鑒：密，微電奉悉，祇誦之餘，莫名欽感。鈞座親承總理遺教，負黨國之重託，領導革命，期於完成，凡屬革命軍人，莫不矢誠擁戴，乃統一之局甫成，而叛亂之事屢起，近復變本加厲，假禮讓之虛名，爲造亂之實事，黨國綱紀，個人信義，掃地無遺，此而不討，國將不國，漢鼎念年於役，謬領師干，一息尙存，決無反顧，謹當遵令整理戎行，敬備驅策，倘有所命，生死以之，謹貢赤忱，仰祈鑒察，職金漢鼎叩。

周新命電

晉閣昏瞶謬論，迭經總座各院長再三開導，竟敢怙惡不悛，稱兵倡亂，查閣逆本一奸詐軍閥，負隅自固，植勢營私，罔知黨國，叛逆之念久萌，只因時機未至，巧爲奸媚，故月前尙爲討逆之人，今又爲作逆之舉，置之黨紀國法，萬難容此奸慝，望各院長各委員一致敦促總座，明令申討，新命許身黨國，疾惡如仇，誓率桂嶺健兒，追隨討逆軍之後，以固黨國，臨電激昂不勝憤慨之至，國民革命軍第八路廣西潯柳警備司令周新命叩。

下級黨部聲罪致討

上海市各區黨部區分部紛起討閻

第三區黨部通電

(銜略)中國不幸，內亂頻仍，革命軍興，與民更始，不意蒸黎之驚魂甫定，而叛變之紛擾旋滋，閻逆錫山，始假出洋之名，掩人耳目，繼倡禮讓之說，要挾元戎，終與馮逆玉祥狼狽爲奸，譁張爲幻，構兵作亂，數犯中央，近日以來，益復忌憚全無，彰明顯著，甘冒不韙，惡首是居，就僞總司令職於太原，奪黨政各機關於河北，布軍平漢之路，鼠竄武昌，沿襲隴海之途，大伺江浙，其實中央武力何嘗不足誅凶，但以寬大爲懷，且復惟民是恤，不然如太陽之沃霜雪，早蕩邪氣，用利刃之斬枯荆，夕清妖孽，惟因投鼠忌器，不幸養虎成威，言念及茲，曷勝憤慨，今竟鐵蹄所踐，風鶴爲驚。遙惟徧野災黎，望風號哭，老弱旣轉乎溝壑，少壯又迫於征徭，凡我喁喁望治之生民，復受無端滋擾之塗炭，似此殘民以逞，獸性日張，亟應羣起而攻，爲民除暴，尙望吾黨同志，及我全國革命民衆，作強有力之後盾，擁護中央，抱大無畏之精神，以誅逆賊，務祈早張撻伐，腐惡並殲，遠及邊陲，妖邪同滅，請看建設之期，曙光在望，希各爲黨努力，無

任神馳，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三區執行委員會叩養。

第四區黨部宣言

我們馨香禱祝着和平，我們熱望渴盼着統一，誰要破壞和平統一，（無論是指使者或主動者）便是我們的公敵，當然，翻開軍閥禍國稱兵的史的每一頁，在清密的視察下，赤裸裸的揭露其黑幕，都有其勾結的傀儡式的醜態在，最近閻錫山的背叛黨國，破壞和平統一的逆跡已彰彰在人耳目，據報紙所載，閻逆竟令「陸宗輿經手借外債一千萬元」，不足更以北平崇文關稅入抵借款五百萬，以正太支路收入向法商抵借二千萬，正在進行中云云，這正是給我們良好的當前例證，而閻逆自作之孽也更加重萬分，於此我們覺得有幾點可以申述的，第一，自從革命的高潮打破了中國封建勢力的鐵戶之後，軍閥次第消滅，瞬將成爲死的陳物和史的名詞，而在這殘餘軍閥崩潰沒落的前夜，其代表者的閻逆的叛變，實是其整個的最後之掙扎的暴露，第二，軍閥永遠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帝國主義者也永遠利用其走狗以搗亂，我國政治的進展，我們正不必痛心地引起許多醜例，而這次閻逆和帝國主義者的勾結，當然「物必自腐而後虫生」，同時也是飲鴆止渴的慾望的衝動，以自掘其坟墓，第三，崇文關正太路是人民所自有，政府所經營，閻逆竟攘爲私有，拱奉外人，以造其私慾的野心之成功，在黨國爲逆叛，在民衆直是盜賊，而且在經濟上立論，中國年來正求自拔於殖民地的地位，漸冀利權之恢復，而閻逆倒

行逆施，賣國求榮，更是萬劫不復的罪人，總之，我們認閻逆此舉，其出發點是其個人私慾之衝動，而其表現的形式，則是軍閥賣國賣民的慣技，雖然他不管結果之如何，但求其野心的成功，而影響所及，必使我國次殖民地地位延久，而更滋長國內野心家的慾望，使內亂無有窮已，於此我們願以全力擊破我們和平統一的大敵，最後我們認爲誰要允承借款於閻逆，便是間接破壞和平統一的主使者，我們更要嚴重警告各國，不得希圖漁利以助長我國內亂，臨詞憤激，特此嚴重宣言，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四區執行委員會。

第六區黨部通電

（銜略）北洋餘孽之閻錫山，居然嗾使叛將，搗亂中原，暗懷逆謀，破壞統一，極其罪惡，擢髮難數，近更變本加厲，倒行逆施，蹂躪黨權，弁髦法紀，圍搜冀平黨部，糾合反動集團，此不獨叛黨叛國，而成爲舉世共棄之罪魁，且屬土皇帝之唯一迷夢，而欲淪中華於萬劫不復之地獄，故金甌無缺之錦繡山河，不破壞於任何軍閥，而破壞於山西王之犯上作亂，水深火熱之顛連民衆，不枉死於共匪，而枉死於娘子關之槍林彈雨，可知擾亂民國之反動力，決未有如閻逆之橫決者，光榮革命之障礙物，亦未有如閻逆之嚴重者，使不撲滅此獠，絕其根蒂，則本黨數十年鎔鑄之碧血，僅作專制魔王之烘染的史料，吾人不禁爲革命前途哭，且不禁爲青白日旌旗下之民衆哭，本會同人，只知努力於

撲滅一切封建勢力，而完成三民主義之唯一工作，故希望我當機立斷之中央，迅頒討伐明令，滅此朝食，任重致遠之蔣主席，立即劍及履及，誅此叛徒，本會同人，誓搃千萬仞之熱力，作討逆軍之干盾，仗劍從戎，義無反顧，飛機聲討，矬盼羽書，上海特別市第六區黨部執行委員會叩，馬。

第八區黨部通電

（銜略）滑了二十年的頭的閻錫山，現在也伸出頸子來喊打戰了，他要動手的理由，正被各方駁斥無話可說，不過要曉得李宗仁唐生智他們也曾有過理由，那理由不過是一個幌子，乾脆的說一句，就是要打，打，是現在軍閥的本能，打，是現在軍閥的經常工作，不過閻滑頭也叫打，真有些出人意料叫打而不真出兵，這是誰也猜不到的，翻開他的歷史，他總歸是做軍閥的後臺，接軍閥的下手，結果，力半而功倍，自己永遠做着不倒翁，而今居然唱正角，不知他上了人的當，還是想過一過僞總司令的癮，現在萬事都不說，因為他倒已經大搜平津黨部，做陳炯明所做不到的事了，只有全體團結起來，為政府的後盾，早日將這剩餘的軍閥消滅，快快的消滅，救出三晉水深火熱中的同胞，這是我們所最希望，而決定努力的，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八區黨部叩養。

第九區黨部通電

馮玉祥反覆無常，路人皆曉，閻錫山老奸巨滑，詭計陰謀，真面已露，茲二人者，

本黨許其投誠，畀之重任，對之不爲不厚，奈閻馮天良已湮，不思效忠黨國，完成革命，僅知臬皮坐擁，攫奪權位，黷武搆兵，擴張地盤，叛黨亂國之事實，業已完全暴露，吾人深知今日之中央，乃秉承本黨意志，受國民付託，努力於救國救民，閻馮二逆，不特不竭誠擁護，反盡情背叛，是反叛中央，即破壞黨國，即反叛國民也，國賊民害，人人可得而殺之，此本會之應聲討者一，閻馮反叛中央，罪孽業已深重，今更進一步而竟封閉北平 總理行館，改充偽總司令部，閻馮對本黨惟一之 總理，竟甘冒大不韙，而任意爲之，罪惡滔天，已達極點，有此數者，雖寢其皮食其肉，尙不足以贖其罪於萬一，况盡南山之竹，不足以數其罪，竭東海之水，不足以洗其孽乎，望我中央，迅即明令撻伐，全黨同志，全國同胞，在本黨中央領導之下，同聲致討，羣起而攻，黨國幸甚，國民幸甚，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九區黨部執行委員會養叩。

第一直屬區分部呈中央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在此軍事結束，訓政開始之期，正宜着手實施革命建設之際，凡爲本黨忠實同志，尤應一心一德，上下一致，共同努力，以冀本黨主義之實現，促革命早日完成，閻錫山身居國府委員，兼任海陸空軍副司令要職，當此內亂外患之秋，國步方艱之日，竟倡禮讓謬論，實包軍閥割據之野心，是司馬昭之心，路人共見，毋容再辯矣，况今日之中國革命，對外不平等條約尙未完全取消，對內封建勢力未

得根本摧毀，總理之建設計劃正待實施，蔣同志爲今日本黨全體同志之唯一領袖，遵總理遺教，導民衆於光明大道，以民意爲依歸，而救目前中國民族之淪亡，當誓以全力擁護之，竊思閻逆蒸電，未免語在要挾，意有挑撥，叛黨背國，罪惡昭彰，仰祈卽日明令討伐，以蘇民困，而維紀綱。（下略）

第二直屬區分部通電

各級黨部，各機關，各團體均鑒，當此張桂逆軍尙未全滅，華北各省餓殍遍野，各國帝國主義乘隙窺視，內憂外患，相迫而來，實國家存亡危急之秋，禦侮戡亂，救災恤民，惟恐不及，乃閻錫山不顧國危民困，陽以黨事付黨人自決，國事付國人公決以及禮讓爲國在野負責之謬論希圖搖亂人心陰收一切反動勢力，造成封建集團希圖危害黨國，凡有血氣，莫不同憤，竊閻錫山本北洋餘孽，袁賊走狗，自投機本黨以來，每施其陰謀取巧之慣技，既賣汪馮唐李，以結寵政府於前，復利用之以挾制政府於後，喪廉寡恥，反覆無常，實爲人類所不齒，總其罪惡，實駕汪唐李而上之，若不撲滅，不特叛黨份子無肅清之時，民生無安定之日，而其毀黨禍國之結果，將使中華民族淪於萬劫不復之地位，今也閻錫山聯合馮系殘餘，共產逆黨，與兵南侵，其密謀逆跡，已暴露無遺，務望本黨同志，全國民衆，及武裝將士，一致申討，除此大慙，自古順人心者昌，違人心者亡，又曰師直爲壯，我國人連年苦亂，望治情殷，政府維持統一，刷新政治，順應人心

，艱難爲國，實爲國人一致所擁護，今閻錫山言論荒謬，人格破產，犯上作亂，師出無名，欲以一己之私，推翻政府，破壞統一，使喘息甫定之民衆，重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其大背人心，危害黨國已昭然若揭，順逆之勢既分，勝負之數，無待耆龜，深願全國同志同胞，判別是非，一致奮起，撲滅此獠，毋存投機觀望之心，致貽亡國滅種之憾，實爲幸甚，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二直屬分部叩。

江蘇省各縣市黨部紛請討閻

上海縣黨部呈中央電

呈爲呈請轉呈中央，迅予撤懲閻逆錫山，以肅反動事，竊查閻逆過去歷史純係一封建軍閥盤踞山西十有餘年，及我黨統一全國，始幡然來歸，中央夙秉 總理寬大爲懷之志，予以優容，任以要職，原冀其能痛改前非，效力黨國，詎該逆好亂性成，不知悔悟，竟敢妄發蒸電，倡導謬論，勾結反動餘孽，希圖破壞統一，近更明目張膽，稱兵南犯，背叛中央，違反黨紀，實爲黨國罪人，國民公敵，非迅加撤懲，不足以肅反動，而利訓政，爰經屬會第二次會議議決，呈請鈞會，轉呈中央，迅予撤職，並加懲處在案，理合備文呈請鈞會鑒核，懇祈卽予轉呈，實爲黨便，謹呈江蘇省黨務整理委員會。

武進縣黨部通電

略謂閻逆錫山年來招兵秣馬，盤據山西，本軍閻之榜樣，開割據之先河，近復借禮讓爲國之虛詞，欲挾蔣主席以俱去，終且進兵魯西，覬覦河北，以圖顛覆中央，謀另組政府，在黨則違黨紀，在國則背國法，在軍則犯軍律，人人可得而誅，雖死猶不足以蔽其辜也。

宜興縣黨部通電

略謂當彼馮唐諸逆相繼叛變之時，閻既勾結指使於前，又復屯兵觀望於後，迨中央削平叛逆，而閻則以爪牙之盡去，知封建勢力之將剷除，免死狐悲，企圖一逞，不惜俯首下心，結納反動，認賊作父，甘冒不韙，若不迅予撻伐，轉恐養癰成患。

如皋縣黨部通電

略謂閻錫山假禮讓之美名，存覆國之禍心，但圖得逞私慾，不惜認賊作父，是其軍閥之面目，實已暴露而無餘，凡我同志無不憤慨，亟應嚴申國討大張撻伐，以遏反動，而奠黨國。

睢寧縣黨部通電

略謂我中央委員蔣中正同志，自誓師北伐以來，掃盪軍閥，戡平叛亂，統一全國，實施訓政，以奠黨國之基礎，而定總理之遺志，忠貞卓絕，舉國同欽，何物閻逆，竟持異議，包藏禍心，誠堪髮指，屬會誓率全縣黨員及民衆一致申討，苟有利於黨國生死

誠無足顧，其餘如奉賢執委會，以及各縣民衆團體，亦多經先後文電表示極堅決之態度，亟願一致奮起，與閻逆相周旋云。

江西省各市黨部紛起討閻

南昌市黨部通電

（銜略）均鑒閻賊錫山虺蜴爲心，刁狡成性，光復以後，依袁世凱，馮國璋，曹錕，段琪瑞，助桀爲惡，國人切齒，迨革命軍底定河朔，該賊投降國民政府混入本黨，中央畀以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之要職，應如何激發天良，匡救時艱，掃除叛逆，完成黨治，乃運用捭闔手段，操縱西北軍事，思有以顛覆黨國，造作黨是還黨國是還民之謬論，殊不知黨是何異國是，黨員豈非國人，總理主張以黨建國，以黨治國，原欲領導國民於國民黨旗幟之下，以期三民主義之實現，閻賊包藏禍心，始終不脫離軍閥割據地盤之惡習，當此訓政開始，積極建設之時，竟要挾我革命元勳，蔣總司令下野，誠不知是何居心，似此叛黨叛國妖言惑衆匪乞法誅，何以肅黨紀而安黨國，爰提出敝會委員會討論決議，通電聲討，並呈請中央，明令討伐，紀錄在案，相應電達，尙希一致主張，剪滅此元惡大憝，俾軍閥餘孽，永遠消滅，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中國國民黨江西南昌市執行委員會叩養，印。

全國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各民衆團體，各報館均鑒，閩賊錫山包藏禍心，造作黨員治黨國人治國之謬論，當此訓政開始，積極建設之時，無故要挾蔣主席下野，其顛倒錯亂，迭經黨政各方面嚴詞詰責，敝會亦已通電聲討在案，乃閩賊不自悛悔，集共產黨，改組派，西山會議派，桂系，安福系，研究系，及一般失意軍人政客於并門，日夜謀所以搗亂之方，處心積慮，必須顛覆黨國而後已，無所謂以禮讓爲國者，徵諸事實，該賊業已就僞總司令職、擅起兵戎，實行背叛，令所屬馮鵬翥部侵入山東，滄州馬廠，軍隊雲集，並對湘滇黔川各省當局，施挑撥離間手段，祕密示以軍事計劃，窺其用意，不過欲達到身膺總統之迷夢，故不惜破壞統一，犧牲多數人生命財產，以擴充其地盤，造成個人之私勢，此而不討，國將不國，爰提出敝會常會討論，決議再事聲討，并呈請中央開除閩賊黨籍，明令討伐，紀錄在案，相應電達，尙希一致主張，殲此逆賊，黨國前途，庶其有豸，中國國民黨江西省南昌市執行委員會庚叩印。

遂川縣黨部通電

銜略鈞鑒，閩逆錫山，蓄意反動，已非一日，中央以寬大爲懷，曲予優容，望其懸巖勒馬，悔過自新，無如野性難馴逆跡暴露，胆敢謬發狂言；詆毀中央，繼調逆軍，侵入魯境，破壞和平，目無黨國，罪惡滔天，罄竹難書，屬部痛悉之餘，不勝憤慨，懇祈中央諸公，採革命手段，撲滅此獠，免令全國同胞，沉淪於水深火熱之中，國民革命，

得以推進，屬部誓率遂邑三十萬民衆及全體黨員，一致聲援，臨電不勝迫切之至，中國國民黨遂川縣黨部灰叩。

彭澤縣黨部通電

銜略鈞鑒，閻錫山擅發蒸電。要挾蔣主席同時下野，凡有血氣，莫不痛心，當此桂馮張唐諸逆次第盪平之際，深望蔣主席繼承總理遺志，完成訓政，以慰全國喁喁之望，乃閻錫山本其軍閥之野心，不惜甘冒不韙，自欺欺人以禮讓爲國，在野負責等詞，威脅元首，反抗中央，若不大加撻伐，黨國前途，杞憂曷極，除電請中央明令討伐外，特此電聞，彭澤縣執委會叩。

武甯縣黨部通電

銜略鈞鑒，查閻錫山爲北洋著名軍閥，民元以後，盤踞山西，把持國事，袁段馮曹執政時，助桀爲虐，罪不勝誅，迨革命軍克復長江以南，閻知北洋軍閥大勢已去，罪將及身，乃投降中央政府，以維持本人地位，我政府寬大爲懷，不咎既往，畀以海陸空軍副司令要職，該閻錫山設有天良，宜如何盡忠黨國，以謀國基之鞏固，乃復不自覺悟，用其脾盪手段，嗾使馮唐背叛，已則陽奉中央命令，出師討代，陰則信使往來，助長逆惡，今者馮唐旣滅，閻忽拍電挾革命元勛蔣總司令下野，此種反復無常之國賊，若不立予誅討，則逆餒鴟張，豈但足以破壞黨國而已，所望全國同志同胞，一致奮起，爲黨除

奸，爲國殺賊，臨電不勝迫切之至，中國國民黨江西省武甯縣執行委員會叩。

鉛山縣黨部通電

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各機關各團體各報館鈞鑒，閩逆錫山，本軍閥之餘孽，貌似忠實，內實陰險，中央本寬大爲懷之旨，與人改過自新之機，恕其前愆，畀其重位，冀其翻然悔過，共策和平統一，乃該逆冥頑不靈，野心未死，始則庇護馮逆，消極危害中國，繼則妄持禮讓謬論，積極煽惑庸愚，襲軍閥之故智，遂個人之獸慾，欲使行將統一之中國，復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地，近更派遣逆部，壓迫魯境，公然背叛中央，本部認爲閩逆野性，兩年不馴，積惡實無可逭，慶父不除，魯難未已，願我同志，同心協力，羣起而攻，誓掃毒氛，以利訓政，事關黨國，佇候同情，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鉛山縣黨部叩，真。

福建省各縣市黨部紛起討閩

閩候縣黨部通電

國民政府各部院，陸海空軍各司令各軍師旅長，各省各級黨部，各省市縣政府，各省各級民衆團體，各報館暨全國同胞同志均鑒，頃上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一電，文曰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陸海空軍總司令蔣鈞鑒，溯自民國肇造，十有餘稔

，禍亂相仍，幾無甯日，揆厥原因，實緣大小軍閥，軋輒不已，究其居心，無非以權利爲前提，妄動干戈，甯知黨國，但其不致失敗者幾希，迨北伐告成，訓政開始，方期從茲致力建設，以繼續總理遺志，實現本黨主義，完成國民革命，訖功將垂成之際，竟有桂系反動於前，而馮唐張等逆背叛於後，幸經中央本革命之精神，貫徹主張，抱一勞永逸之計，先後蕩平，而中原敕定，憲政有期，乃山西閻錫山，乘此時機甘心背叛假禮讓之名，行倡亂之實，莠言亂政，謬說高蹈，實則以退爲進，對於各路，均採取軍事行動，並監視中央在北平之機關，扣車封報，種種妄動勃勃野心，奚啻前此之軍閥，似此背叛黨國，危害革命進展，自不能予以優容，懇乞罷其本兼各職，下令討伐，以固黨基，而戡亂萌，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中國國民黨閩候縣黨務指導委員會叩有等語，希一致主張戮力申討，敝會願率全體黨員及民衆誓爲後盾，臨電憤激，還祈奮起，中國國民黨閩候縣黨務指導委員會叩有印。

閩清等縣黨部通電

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蔣總司令，各級黨部，各省政府，各總指揮，各軍師長，各報館，暨各社團均鑒，自閻錫山蒸電發表主張『禮讓爲國』後，舉國上下，人心惶惶，均認此舉不僅爲虛僞謬誤，且有礙於中國真正之和平統一，竊本黨革命，係負有歷史重大使命，與臻世界和平之義務，閻錫山位屬國府委員，應如何兢兢業業以完成本黨之使

命，與其應盡之義務，方不負中央倚畀之殷，付託之重，乃於西北叛將初肅清之際，遂倡個人別有懷抱之高蹈，矯情文飾，冀圖篡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名爲『禮讓爲國』直等於『禮讓亂國』虛僞陰鷙，莫此爲甚，又其『國事由國人解決黨事由黨人解決』一語，分黨國爲兩途，置總理以黨治國遺訓於不顧，喪心病狂，荒謬已極，黨紀國法均所不容，爲此電請中央迅予討伐並希國人一致主張，以息反動，而奠黨國，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閩清思明晉江甯德縣黨務指導委員會全叩巧。

思明縣黨部通電

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全國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各師旅團營，駐外各總支部，海內外各社團，各報館各學校鈞鑒，閩錫山本軍閥之大愆，實黨國之神奸，心如蛇蝎，行同魍魎，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之奸僞，無不可服事，共和黨進步黨安福系研究系國家主義派之歧異，無不可以攜手，馮玉祥唐生智宋哲元石敬亭石友三孫殿英等之叛逆，無不可以收容，滿口維持和平，而處處造成戰端，滿口擁護中央，而處處破壞統一，跡其居心，無所謂主義，無所謂革命，祇欲造成個人之武力及機會，以爲壟斷政權，滿足私慾地步，徵之過去十九年之閩錫山，無非本我陰謀獲操勝算，中央爲和平統一計，數年來曲予優容，冀其悔過效命，彼則處心積慮，不叛不休，在此黨基未固，國步多艱之際，悍然電邀蔣主席下野，主張召集其所謂熔革命與反革命於一爐之國民會議，步段

祺瑞善後會議之故智，一面則聯絡馮逆及直系餘孽，以及叛亂無常之假革命份子，造成一腐惡俱備之大集團，以承受北洋系之衣鉢，調兵遣將，叛跡昭著若不當機立斷，殲除此獠，不特統一無期，建設無望，即黨國已成之基礎，亦將根本搖動，萬懇中央，乘除惡務盡，革命與反革命難與並存之決心，明令開除黨籍，嚴行討伐，並盼全國同志，一致主張，革命袍澤，敵愾同仇，早日殲滅渠魁，肅清醜類回復和平統一之規模，以實行一切新建設，黨國幸甚。中國國民黨福建思明縣黨務指導委員會叩。養。

漢市各區黨部區分部討閻電

平漢路第十區黨部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鈞鑒，竊年來內亂頻仍，生靈塗炭，和平統一，虛懸空號，推原其故，實封建餘孽，未盡剷除，反革命者，擁兵自大，既私有人民之武力，復割據國有之地盤，脅制中央，危害黨國，凡茲種種，隱患殊深，近自太原閻錫山蒸電元電敬電漾電，相繼發出後，淆亂人心，舉國憤激，雖經國府蔣主席，胡譚王三院長，及時賢名將，疊電并門，返覆開導，冀勒臨崖之馬，共維未覆之舟，詎悟覺全無，野心不死，且證以近日報載北平中央機關，被武力接收，大沽海口，裝砲戒嚴，晉軍侵入魯西之事實，更無可掩諱，伏思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職區愛國何敢後人，昨經執委臨時會議，決議閻錫山

發出禮讓爲國謬論，并要挾元勛下野，以遂其破壞黨國，滿足個人支配慾之野心，近復在魯西稱兵，擅委各路司令，逆跡昭著，實爲國人所共棄，現本路特別黨部籌委會，處閣監視之下，應從權直接電請中央嚴予制裁，以鎮反動，而維黨國，等語，案經公決，理合電呈鈞部鑒核施行，平漢鐵路特別黨部第十區黨部執行委員會叩度。

漢口市五區九分部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院部，國內外各級黨部，國內各地行政長官，各軍事領袖，暨各團體，各報館通訊社，各學校均鑒，閣逆錫山，本係北洋軍閥餘孽，甘作反動份子工具，發爲謬妄言論，希圖危害黨國，擅委軍官，擅調軍隊，破壞全國交通，侵略魯西境土，逆跡昭彰，萬無可掩，查閣氏自辛亥以來，初假革命之招牌，攫取祿位，繼以奸猾之手段，保守地盤，袁氏帝制，則稱臣勸進，段氏竊權，則依附自雄，每值內戰發生，輒以蝙蝠取巧，跡其行意，早已自絕於本黨，中央不究已往，曲加寬容，畀以重任假閣氏痛改前非，勉力效順，亦可善全晚節，乃竟日暮途窮，倒行逆施，夜郎自大，集反動份子於一隅，狡焉思逞，仍以退爲進之故智，馮軍之叛變，何非閣氏之挑唆，唐逆之倒戈，暗受閣氏之保護，總其罪大惡極，實爲天地所不容，近聞中央對閣，尙取寬大，黨員等竊謂不可，蓋閣逆之用心希藉內亂以圖利，勝則乘機割據，敗則搖尾乞憐，此種鬼蜮伎倆，何能再准其肆弄於青天白日之下，且閣逆有一日之倖存，卽爲軍閥死

圖燃之根蒂，此種軍閥，縱本黨不嚴加驅逐，彼輩亦必自取滅亡，爲革命過程中，萬不灰可免之事實，故閻逆此次狂悖，實爲軍閥餘孽自速其亡之機，中央正宜一面革除閻逆黨籍，以清黨內之奸邪，一面命師撻伐，以促軍閥之崩潰，求全國永久之統一，作軍閥澈底之肅清，莫善於此，否則日謀和平，而軍閥仍潛伏備戰，日言統一，而軍閥仍竊據苟延，編遣不能實施，則國家經濟日益困難，兵隊專防內亂，則地方人民，日增担負，直使三民主義，無實行之機會，全國民衆，無蘇息之時期，軍閥幸遂私圖，本黨代尸咎戾，言念及此，悲憤曷勝，所望同胞同志，燭破奸謀，擁護中央，剪除叛逆，尤望中央當軸，立決一勞永逸之計，勿予縱敵長寇之機，以掃除閻逆者，永奠國基，則黨幸甚，敵分部全體黨員，熟審利害，不甘緘默，臨電激昂，無任盼禱，中國國民黨漢口特別市，第五區九分部全體黨員同叩。

粵桂民衆討閻電

廣州市第十一區黨部呈蔣主席電

南京蔣主席鈞鑒，閻逆錫山，叛黨禍國，悖亂乖張，始則倡禮讓爲國之謬說，以淆亂觀聽，繼則受軍閥政客之包圍，而陰圖叛亂，現值反動餘孽，將告肅清之際，閻逆忽助逆犯順，以煽其焰而揚其波，當全國民衆喁喁望治之秋，尙造亂稱兵，以重其蓄而甚

其毒，於黨爲不忠，于國爲不義，于民爲不仁，于友爲不信，職區黨部，當經召集全體黨員大會，一致決議，電請中央迅即明令討伐閻逆錫山，以正黨紀而崇國法案，職區黨部，謹率全體黨員，決死擁護中央，誓爲政府後盾，臨電不勝屏營待命之至，中國國民黨廣州特別市第十一區黨部全體黨員叩。

梧州市各界呈蔣總司令電

南京總司令蔣鈞鑒，閻錫山以北洋軍閥餘孽，包藏禍心，倡爲謬說，淆亂觀聽，黨中同志，紛紛起而糾正，中央本寬大之懷，不忍迅加討伐，冀促其悔悟，勒馬懸崖，不圖閻逆奸詐成性，外託出洋之名，陰行備戰之實，竟聯合狗彘不食國人切齒之改組派，安福系，及一切反動軍閥官僚，如馮段吳梁等，欲將我政府推翻，以遂其擴張地盤，置黨國生命人民痛苦於不顧，最近報載馮閻各就僞總司令職，并組織僞政府於北平，復以武力接收平津各機關黨部，壓迫當地忠實黨員，濫借巨量外債，勒迫商民，扣留車輛，厚積兵旅，實行反抗中央，梧州各界，豔日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大會，三萬民衆，於紀念會中臨時會議，僉以我莊嚴燦爛之中國，羣衆信仰之國民黨，乃吾浩氣長存之諸烈士赤血所換來，不容少數叛逆破壞，一致議決，電請中央迅予大張撻伐，掃除凶逆，以彰國法，而紓國難，一息尙存，誓爲後盾，廣西梧州各界紀念七十二烈士大會叩豔（二十九日）印

民衆團體奮起伸討

上海市總工會請討閻電

急南京國民政府鈞鑒：溯自閻氏盤據山西，垂十九年，素抱其家天下之策略，假仁假義，以鞏固其私人地位。迨至革命成功，投機本黨，我中央寬大爲懷，曲予優容，任彼要職，頻加優遇，乃不思竭誠圖報，反發其老奸巨滑之陰謀，喪心病狂之謬論，甘作反動工具，希圖危害黨國，調兵叛亂，阻礙交通，過去馮唐之叛，何一非閻氏暗中所嗾使，近更聯合馮逆，騙同造反，逆跡昭彰，無可掩飾，處此青天白日之下，豈容此種鬼蜮伎倆之倖存，似此軍閥餘孽，我中央雖仍抱堅決和平之旨，不加討伐，敵會受軍閥之痛苦，默察時勢，熟識欲求全國之永久統一，必須將殘餘軍閥澈底肅清，方能永固國基，尚祈我中央當軸立定決心，大張撻伐，掃除閻逆，作一勞永逸之計，務使反動絕跡，軍閥無存，則本黨幸甚，國家幸甚，上海特別市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巧（十八日）印

上海市商民團體呈中央電

上海特別市商人團體整理委員會轉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暨外交部公鑒，三月二十日報

載門馮向美法比銀公司借款二十萬元合同已定，接洽者爲陸宗輿，交款辦法麵粉及現款各半，又載閻卽將到平，聯合北洋系軍閥餘孽組織僞政府等語，閱悉之下不勝憤慨，閻馮破壞忠信和平稱兵作亂，實爲國民革命之叛賊，軍政統一之污點，凡屬革命民衆自應聲罪致討。不容姑息須臾，中央爲顧念民瘼，予以寬大，冀其悔悟於俄頃，促其懸崖而勒馬，乃閻馮利用悔過之時機，內則廣徵舊軍閥組織僞政府，外則利用賣國賊大借外國債，破壞統一，禍速危亡，如是兇行蠻觸，人人得而誅之，今之美比法銀公司果竟借與巨款，是爲助長中國之內亂。有違邦交，決所不取，閻馮叛變逆跡昭彰，美法比銀公司之執事人當早知之，如報載消息爲真，我中國國民絕對反對該項借款爲不當，並當謀一致反抗助長中國內亂之野心家，如報載消息爲不實，應請美法比政府特別注意，尊重邦交，毋爲中國國內之叛賊所利用，使國交敦睦至於永年，謹用電達，請電詢美法比三國政府迅爲查復，並電各國政府同爲注意爲禱，上海特別市煤業整理委員會叩啓。

中央軍校軍官研究班實習員呈蔣總司令電

中央軍校軍官研究班，警察專科，分發武漢實習員全體，昨電呈蔣總司令，請加入討閻前鋒，原電云：急，南京陸海空軍總司令蔣鈞鑒，閻逆錫山，以鄉愿之資，盤踞山左，假和平禮讓之美名，陰謀竊據，倡戡亂止亂之謬說，要挾中央，阻礙編遣，破壞統

一，羣情憤慨，僉欲滅此朝食，生等自分發武漢實習，已逾兩月，既難發達初衷，復無絲毫建樹，報國有心，請纓無路，私衷耿耿，朝夕難安，迺者中央忍痛出師，正生等獻身黨國之會，務懇鈞座設法使生等加入前鋒，殺敵致果，共紓國難，至深榮幸，翹首東望，毋任惶悚待命之至，中央軍校軍官研究班警察專科分發武漢實習員全體謹叩。

漢口市總工會呈中央電

(銜略)鈞鑒，閻錫山狼子野心，詭譎成性，靜檢前迹，國人皆知，值訓政開始之際，屢蓄倡亂之謀，今者謬論既發妄於先，部隊即擅動於後，破壞統一，阻礙和平，喪心病狂，莫此為甚，蔣主席秉總理之遺教，承國民之重托，為黨為國，歷盡艱辛，期副全國喁喁望治之願，故厲行編遣，以期和平統一，使青天白日旗幟飄揚於全球，一洗次殖民地之羞，閻錫山果存心國計民生，應如何遵守黨紀，服從國法，輔佐中央，實施編遣計劃，完成訓政工作，乃計不出此，反結納腐惡份子，表裏為奸，一則曰禮讓為國，下野負責，以作創亂之端，復又組織元老院樞密院，以期變更國家組織，其最近主張，又由第一屆執監委員負責，變而為三屆執監委員共同負責，再變而為總投票產生第四屆執監委員負責，視此種種，無一非個人行動，其背叛黨國之跡，昭然若揭，本黨同志，尤復寬大為懷，各方文電紛馳，剴切誥誡，閻錫山猶怙惡不悛，自反不縮，視民衆如黃

臺瓜，勢非抱蔓不止，此種行爲，無非步馮唐後塵，自掘墳墓耳，理合電呈中央開除閻錫山黨籍，并明令申討，剷除反動份子之集團，消滅軍閥之餘毒，肅黨紀而維國法，本會誓率全市四十萬工友，擁護中央，滅此朝食，臨電不勝憤激之至云。

湖南各界請中央制裁閻逆電

首都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總理領導國民革命，臨終猶諄諄於和平奮鬥救國。現在外侮頻凌，民生憔悴，危亡之禍，懼不旋踵，全國上下，自當協力同心，力求治理，以慰總理在天之靈。乃自閻百川發出蒸漾各電，持論既乖，舉國騷動，實違中央和平統一之意，并悖全國望治之殷，近雖通電辭職，緣閻狡狴性成，已失國人信仰，擬懇予以嚴厲制裁，而安黨國。屬會擁護中央，誓爲和平統一之後盾，特電陳詞，維乞鑒察。湖南人民紀念總理逝世五週年大會叩。

山西旅京同鄉會討閻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總指揮，各軍師旅長，各團體，各報館鈞鑒，頃上蔣總司令一電，文曰，陸海空軍總司令蔣鈞鑒，竊自民元以來，歲無甯日，以致生靈塗炭，外侮頻仍，推原禍始，皆由於擁兵自恣之軍閥所造成，幸賴

我 總司令秉承 總理遺志，興師北伐，不三年而長江底定，幽燕克復，方期統一告成，建設開始，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於將傾，不料軍閥固除，餘逆未盡，致黨國不幸，叛逆叢生，前之李白馮唐雖滅而閻逆又起，查閻逆自竊政以來，內則愚民，外則投機取巧，摧殘革命同志，盡人皆知，重賦苛徵，不一而足，我三晉民衆，受其荼毒，已十有餘年，迄今思之，猶有餘痛，今更擅發謬論，破壞和平，私借外款，濫發公債，統兵南伐，甘爲戎首，似此喪心病狂，目無法紀，若不早爲撲滅，則黨治精神，難以表現，我三晉民衆，亦將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黨國前途，何堪設想，伏祈明令討伐，早蘇民困，我三晉民衆，以至誠驅逆之決心，抱定不怕死之宗旨，誓驅此獠，謹以义鎗掃帚，枕戈待旦，不達目的，誓不休止，臨電迫切，不勝翹企待命之至，山西旅京同鄉會叩。

西北討閻同志會通電伸討閻逆

全國各界公鑒，閻逆錫山，本帝制餘孽，封建軍閥，生性翻覆，品格卑劣，蠅營狗苟，傍依權勢，早爲國人不齒。以其甘於變節，善爲投機，遂得苟延至今，其對黨國之忽迎忽拒，一進一退，已非一次。十六年參加北伐，亦不過因時取巧藉圖自存耳，衷心只知有己，不知有黨，及平時異境遷，雖叛黨禍國，亦所不惜也。一年以來，政局變化重重，閻氏居間挑撥之力，蛛絲馬跡，有足多者，最近不自韜晦，野心勃勃，竟聯合反

動份子，失勢軍人，大唱異說，妄論國是，遣兵調將，反抗中央，陰謀顛覆政府，造成割據，以達其統領迷夢，而行其愚民政策。禮讓爲名，盜國爲實，蒸電所言通電主張，迷離徬徨，自解不能，子矛子盾，莫衷一是。顧念我革命先烈，犧牲無限生命，而艱難締造之統一局面，將由彼一人破壞無餘，言念及此，良深痛心。惟望全國各界，同聲致討，監促中央，明令討伐，滅此障礙革命之封建軍閥，而維真正之和平統一，黨國幸甚，民衆幸甚，西北幸甚。西北討閻同志會叩。

海外僑胞一致聲討

中央僑務委員會通電討閻

海外各黨部中華會館中華商會及各團體各報館暨全體僑胞均鑒，閻逆錫山本洪憲遺臣，安福餘孽，前者擅發蒸元等電，詆毀中央，乖謬已極，中央寬大爲懷，不忍人民重罹鋒鏑，迭電勸諭，冀其改過自新，乃閻逆狡獪性成，陽言下野出洋，陰實積極備戰，近竟主使馮玉祥回陝，驅兵南犯，勾結官僚軍閥反動份子，以破壞統一，傾覆黨國，慶父不去，魯難未已，深冀海外僑胞，本過去討逆救國之精神，奮起聲討掃除叛逆，黨國幸甚，中央僑務委員會寢（廿六日）叩

南洋僑胞紛請討閻

荷屬總支部請各黨部共起討閻電

各報館轉海內外各黨部各同志公鑒，昨見報載閻錫山致電蔣主席，約共同下野，并主張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是，此種荒謬怪誕之言詞，殊令人百思莫解！慨中央自戡定唐逆以後，中原粗定，建設事業，亟待推行，軍事編遣，亦宜於此時着手實施，顧國事之紛繁，正須集中力量，以期總理建設計劃早日完成，庶登生民于衽席，乃閻氏不顧黨國前途，民衆利害，遽脅迫蔣主席一同下野，沿用軍閥之慣技，搖撼中央之基礎，視其謬說，則可知其別有用心，夫蔣主席乘總理遺教，受黨國重託，其進退以黨國之命是遵，絕無個人之自由可言，何況又出於閻氏之要脅乎？且閻氏亦致身黨國，膺任鉅艱，均爲中央任命之人員，其去就又安得以私人之意志爲從違，至遵從總理遺囑，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是，言論雖屬堂皇，惟其破壞黨治之陰謀，已昭然若揭，願今閻氏所發之妄詞謬說，其蓄意構釁，希圖危害黨國，破壞和平統一，決無疑義，本部鑒閻氏之跋扈囂張，目無黨國，不忍緘默，除電請中央下令討伐并澈底肅清一切反動勢力以固黨國之基外，用特通電，希各黨部一致起而聲討，務使叛逆有所警惕，國法得以伸張，黨國前途幸甚，荷屬總支部叩皓。

荷屬巴達維亞第一分部聲討閻電

南京中央黨部轉各機關鈞鑒，閻錫山爲北洋封建之正牌老孽，年來以革命高潮澎湃神宇，乃順風轉舵，混入本黨旗下，據革命政府之要津，播封建殘朽之腐毒，玷污黨國，言之痛心，此次竟勾結西北叛軍進窺武漢，煽動馮石各軍，橫截津浦，尤復覬顏通電，假國民會議之美名，行叛黨禍國之毒計，此療不去，本黨慘淡經營之革命鉅功，將掃地無餘矣，職部爲黨國前途計，用特電請鈞部大張撻伐，更希望全國同胞，一律聲罪致討，以靖黨國危難，臨電不勝憤慨之至，巴達維亞支部第一分部同人叩養（廿二）

荷屬巴達維亞第二分部聲討閻電

中央黨部轉國民政府鈞鑒，閻逆錫山，本爲北方之滑頭軍閥，竊據地盤，自固祿位，卑鄙無恥，無異馮逆，當本黨北伐得勢之時，閻逆加入本黨，方期其痛改前非，爲國努力。不意野心不死，故態復萌，西北叛變，則陰爲袒庇，最近竟敢脅迫蔣主席下野，似此奸詭，若不作速剪除，國無甯歲，民無甯日，爲此懇請鈞會，迅派大軍進討，以安黨國，以慰民情，臨電不勝憤激之至，巴達維亞支部第二分部全體同志叩

南洋占碑代表大會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暨全國各級黨部各報館鈞鑒，竊查閻逆錫山以北洋軍閥遺孽，夤緣時會，投機本黨，意存鯨吞，遠者勿論，卽以近者言之，蓋當馮逆玉祥叛變，中

中央下令討伐之初，閻逆始則觀望不前，宣言中立，繼見馮逆勢力日蹙，行將滅亡之際，乃接受中央之委任，就海陸空軍副總司令之職，出兵討逆，度其用心，無非助長逆謀，收爲己用，當時中央之一再容忍，不卽討伐者，原爲眷念民生痛苦，不忍再行糜爛地方，冀閻逆之覺悟耳，乃近據各報電訊所載，閻逆近復反叛中央，嗾使反覆性成之石逆友三等調兵遣將，進攻南京，職部代表大會以閻逆犯上作亂，塗炭生靈，叛黨反國，實爲本黨之罪人，民衆之公敵，若不下令討伐，以儆效尤，後患何堪設想，夫惡莠不去，佳禾不生，叛逆不除，國無甯日，養癰足以貽患，姑息足以養奸，故當經一致議決，呈請鈞會速下令討伐，剿平叛逆，而安黨國，上慰總理在天之靈，下慰僑民望治之殷，臨電不勝惶恐之至，中國國民黨駐南洋荷屬總支部直屬占碑分部第六次代表大會叩敬印。

荷屬棉蘭支部二次代表大會呈中央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蔣主席鈞鑒，閻逆錫山夤緣時機，荷國責任，值此人心厭亂之時，國際風雲緊急之秋，應宜敵愾同仇，和衷共濟，一心一德，奉行總理遺教，求社會之安甯，謀國家之解放，乃閻逆野心不死，豺狼成性，喪心病狂，倒行逆施，叛黨禍國，目無中央，甚而主張召集第一第二第三各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妄舉，倡言國事由國人解決，黨事由黨人解決之謬論，假借國民會議之名義，故意散佈謠言，淆亂是非，希

圖操縱國是，塗毒生民，一面結合反動派軍隊，稱兵叛變，一面公然脅迫蔣主席下野，以遂其禍國勾當，似此破壞統一，危害黨國，罪大惡極，國人共憤，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敵部第二次代表大會議決，呈請中央即日明令討伐以伸黨紀，而維國是，黨國幸甚，中國國民黨駐南洋荷屬棉蘭支部第二次代表大會叩。

荷屬總支部直屬欣厘分部呈中央電

中央黨部轉國民政府鈞鑒，連月國禍縱橫，民不聊生，自討唐軍事結束，中原粗定，萬民屬望，實施編遣，推行建設，以期完成總理之遺志，不意閻錫山，狡性不改，尚抱北洋軍閥封建思想，冀圖割據地盤，自厚利祿，不顧萬民塗炭，遂出其卑鄙無恥手段，勾結西北叛軍，稱兵叛變，目無中央，害黨禍國，莫此為甚，此逆不除，斷難建設，為此懇請鈞會迅速明令討伐澈底消滅逆跡，以伸黨紀而慰民望，臨電不勝憤激之至，中國國民黨駐南洋荷屬總支部直屬欣厘分部執行委員會暨全體同志支叩。

新加坡僑胞通電

全國民衆均鑒，國難方殷，閻又告叛，戰禍起伏，迄無已時，嗟我國人，其何能淑，敬（本政改二十四）日致張漢卿司令一電，文曰，閻逆悍然倡叛，確爲一己權慾，非在改良政治，司馬之心，路人皆見，附背禍國，同爲亂賊，身敗名裂，遺臭萬年，雖其部曲亦當反正，矧我公功高黨國，懷握珠璣，順逆是非，甯逃藻鑒，使閻逆而達變知時

，始終效順，並美蔣公，流芳百世，乃自投絕境，步已敗諸逆之後塵，作汪精衛之自棄，微論其招降納叛，妖孽盈庭，人各異趣，絕無主義，勢所必敗，即使倖勝，亦必內爭蜂起，國亂益紛，東省在其臥榻之旁，於公必無所益。况中央威信久張，基礎鞏固，名正言順，餉足兵精，勝收之數，原不待交綏而決，伏乞迅定大計，擁護中央，輔肅蔣公，削平亂逆，則閻之所冀敗即公之所以成，辛憲英之知義，高伏波之辨賊，願公擇焉，千鈞一髮，臨電神馳，尙望全國民衆，全國武裝同志一致擁護中央，聲罪致討，不勝切盼，山東慘禍籌賑會叩徑（二十五）。

駐菲島領事呈中央電

南京中央僑務委員會鈞鑒，閻逆錫山，素本軍閥，北伐順利，投機來歸，本黨曲爲收容，優加信任，乃豺狼之心未忘，鬼蜮之謀終露。馮玉祥之縱亂，則外爲排斥，內實庇藏，唐生智之反戈，則陽作驅除，陰爲放縱，近且謀爲不軌，覬覦非常，聯絡段吳，縱歸馮逆，勾結改組派安福系諸反動份子，圖危黨國，軍事有進行之布置，政府有另組之宣傳，可見革命事功，軍閥不足與共，主義方略，澈底乃能有成，與其空談和平，貽黨國前途之患，曷若迅行申討，去西北後顧之憂，當知勢難兩全，有閻逆必無本黨，罪惡旣彰，掩無可掩，美回夙附同盟，久任黨務，當賊勢方張之日，正義憤難遏之時，惟有籲懇鈞會，轉請中央開除閻逆之永遠黨籍，並伸撻伐，肅清秦晉之反叛賊軍，美回雖愚

誓率全埠華僑，以爲後盾，特此電陳，伏維垂照，中國國民黨菲律賓濱拉卯支部執行委員華僑教育會會長中華商會會長中央僑務委員會顧問中華民國駐拉卯埠領事林美回叩。

日本僑胞紛請討閻

長崎支部通電

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海內外各級黨部，各省市各級政府，各民衆團體，各報館鈞鑒，溯自討唐軍事結束後，中央政府及全國民衆所期望者，是努力實行訓政時期的各種建設工作的程序，以躋中華民族於國際上平等自由獨立的國家，解除民衆的痛苦，不意素主和平，號稱穩健的老奸巨滑，利用愚民政策，做山西十九年土皇帝的閻逆錫山，見三民主義的國民黨，組織完密，不便於個人的支配，不利於軍閥的割據，因此以退爲進，乃發種種一國人治國黨人治黨一的荒謬言論，及要挾本黨領袖蔣介石同志一齊下野，背叛黨國，破壞統一，阻撓建設，莫此爲甚，近竟拆毀鐵路，侵犯魯省，顯然對我全國革命民衆宣戰，懇請中央大張撻伐，以肅黨紀而伸國法，尤望全黨同志全國同胞，認清國民革命的目標，擁護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一致聲罪討伐滅此朝食，庶幾三民主義才可以實現，國民革命才可以完成，敝支部誓率旅崎僑胞，作爲後盾，中國國民黨日本長崎支部執行委員會叩江。

駐安東僑胞通電

國內各級黨部，各省司令，各總指揮，前敵武裝各同志，各團體，各僑胞均鑒，閻錫山比年來，唱其和平統一之高調，陽博美名，陰圖利己，今者外有暴俄窺伺之患，內有反動暴變之虞，閻氏身爲中央任吏，革命軍人，自當服從黨國命令，安內攘外，而乃囿於北洋軍閥之傳統，靜坐觀變，操縱其間，日言擁護中央，而不肅清反動，以除革命建設之障礙，膽敢電請勞苦功高之蔣中正同志，一同下野，破毀編遣全會，如此蓄心，與前李白黃張唐等何異，且閻逆口誓尙存，竟有此荒謬，其藐視國法黨紀如無物，同人等一致請求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將閻氏開除黨籍下令討伐，並請蔣總司令努力肅清反動份子，我海外僑胞各團體，誓爲黨國後盾，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僑務委員會顧問陳濤，駐安東川省僑商五幫長三月江叩。

補遺

爲時局告北方農人書

北方農人同胞：

當前歲本黨克復平津，統一告成之時，我北方農人同胞，莫不渴望着救國救民的三民主義，從此得以實現，農人所身受於暴軍土匪及貪官劣紳等之重重壓迫，將由是得以解除；豈意日月不居，兩年易過，我農人同胞所期望者，均成泡影，主義之實施，建設之進行，乃因封建軍閥之一再叛變，擾亂摧殘，預期工作，舉無一得以目覩，且以天災之流行，兵匪之蹂躪，隨處有赤地千里，洪水汎濫之慘象，我同胞皆有寒無以衣，餓無以食之哀鳴，其甚者乃至賣兒鬻女，人獸爭食，老弱盡填溝壑，少壯散之四方，河鼻地獄之悲境，不圖竟現於今日之人間，聞者已不堪足述，我同胞之身受者當如何耶？誰爲爲之，孰令致之，推溯本原，有不得不爲我同胞告者：我北方各省備受封建軍閥之摧殘，十餘年來已至奄奄垂斃之境，目前最爲急切之需要，在先求社會秩序之安定，使同胞得充分之休養生息，然後進而徐圖建設，增加生產。中央有鑒及此，乃殫精竭力，瘁全力於和平之保持，對於前此虐民之軍閥，莫不寬大相處，冀其稍復人性，借策後效，詎意我同胞之劫運未終，軍閥之私心難戢，幾次之稱戈叛變，不但打消我同胞日夕禱望之

要求，並隔斷中央施政之推行，雖救死之賑糧，亦被軍閥從我同胞之口中盡量劫奪以去，哀哀待死之同胞，至是遂無昭蘇之望矣！然而興禍尚不止此也，去歲閻錫山縱容馮唐作亂，北方同胞因之死亡者數百萬人，失業者尤難計數，而閻逆尚以爲未足，今年更聯合向與民衆爲敵之各派反動份子，大舉搜括民財，徵發糧秣，農民既罄其所有，現更欲毀家賣身亦不足以償其叛亂之誅求矣！

閻馮兩逆，原爲北洋軍閥餘孽，素以反復無常著稱，革命軍興，窮促來歸，本黨曲予優容，期其感格，應如何誠心向善，擁護中央，乃必視地盤爲私產，軍隊爲私有，竊據平津，作拉攏政客，結合反動份子之策源地，容納欺騙民衆殺人放火之共產黨，甘爲蘇俄之工具，并羅致煽惑挑撥毫無廉恥的改組派以及賣國殃民之孫吳等軍閥餘孽，重作叛黨禍國之勾當，其處心積慮，已非一朝一夕，我中央屢示寬大，終不能挽其向善之念，迨假面具一經揭露，竟甘冒天下之不韙，擅組政府，通電倡亂，調動軍隊，破壞交通，預徵田賦至二十二年，苛捐遍於平津冀察綏等省，我北方同胞，既流離於慘酷之天災，又沈淪於兇險之兵禍，悲痛恨怨之聲，已不絕於途，而閻逆等且益肆囂張，拘捕我平津黨務工作人員，接收我中央行政機關，並甘與帝國主義者陰締密約，輸入金錢與軍械以濟亂。綜合其罪惡，推究其用心，無非欲破壞和平與統一，而恢復其傳統割據的封建局面，以宰割人民，洩一己之帝王慾望而已。

夫本黨革命之目的，在爲全民謀利益，而尤在爲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解除痛苦；本黨之亟於結束軍政而進行訓政建設，亦所以應大多數民衆——農民最迫切之要求，謀國家之和平與統一，以求衣食住行之保障與改進。蓋統一鞏固，和平實現，我農人始有可耕之田而安居樂業；且中國以農立國，人民以食爲本，浮重民食，自必使農人安於田畝，然後可望農業之發達，生產之增加，是故總理耕者有其田之主張，苟得貫徹，則同胞衣食既足，尙何貧苦之足慮！否則，兵災人禍，輾轉相尋，統一無期，水深火熱，則我農民，十室九空，衣食不保，田畝荒蕪，或流爲盜匪，或投充軍役，無居可安，無業可樂，如此而欲民衆痛苦之解除，民族地位之獨立，無異緣木以求魚，此所以本黨爲我全體農人之生活安全，爲全民族謀解放，爲建國與立國，以求根本之統一大計，必須剷除破壞統一之一切障礙；爲剷除破壞統一之障礙，即不能不撲滅禍國殃民之亂源與罪魁——閻錫山馮玉祥。

我北方農人身受馮閻二逆之酷虐者久矣！在此走頭無路生機將絕之時，苟不速謀自救，將何以脫離死亡於溝壑？將何以免餓殍於道途？爲解除痛苦計，爲滅免戰禍計，爲自救救人計，我北方農人，亟應一致起來，協助中央，討伐閻馮二逆，不爲其金錢所誘惑，不爲其暴威所屈服，不爲之接濟糧草，不爲之搬運輜重，不向之繳納錢糧租稅，自動的組織民團，誓死與叛逆奮鬥，凡被逆賊強迫從軍之弟兄子姪，務須勉以大義，勸其

還鄉歸農，免爲個人喪身，行見閻馮軍閥之消滅，有如摧枯拉朽，而我北方農人，乃有家庭團聚安居樂業之幸福。我們要時時刻刻高呼下列的口號：

打倒背叛中央增加農人痛苦的閻錫山馮玉祥！

打倒勾結腐惡破壞統一的閻錫山馮玉祥！

打倒預徵田賦搜括糧草的閻錫山馮玉祥！

打倒截留窮民賑款的閻錫山馮玉祥！

打倒賣國借債的閻錫山馮玉祥！

肅清賣國殃民的北洋軍閥餘孽！

肅清謀叛中央的一切反動份子！

擁護爲民衆謀利益的國民政府！

擁護爲民衆解除痛苦的中國國民黨！

北方農人解放萬歲！

三民主義萬歲！

勉北方被困同志書

民國以來，國人憔悴呻吟於封建軍閥割據蹂躪之下者，垂十餘年。賴本黨總理號

召奮鬥於前，全體同志繼續努力於後，卒能掃盪龐大頑強之北洋軍閥，而統一我中華民國。中央按照革命程序，厲行訓政建設，方冀統一從茲永保，民困迄可小蘇。不意一年以來，禍亂迭興，桂張馮唐諸逆先後稱兵，背叛黨國，致訓政建設不能暢遂進行，全國民衆重遭顛沛流離之苦。然以我革命將士之忠勇奮發，全體同志之共同努力，卒於最短期間，將其次第撲滅，此種新舊軍閥之先後覆敗，實足以啓發冥頑軍人之覺悟。乃閻逆錫山野心不死，好亂成性，罔鑒前車之覆，甘爲馮唐之續。始則妄發謬論，淆惑觀聽，繼則實行背叛，破壞統一。招集腐惡餘孽，勾結帝國主義，調動軍隊，分路南犯；是已自絕於黨國，自絕於人民，逆跡昭著，難逃顯戮！

我北方同志服膺主義，信仰彌堅，激於護黨愛國之熱誠，痛斥閻逆之邪說暴行。又復印發刊物，努力宣傳，闡明中央和平之主旨，肅正全國人民之觀聽。因此迭遭閻逆之壓迫，言論被其箝制，行動喪失自由，逮捕相尋，囹圄爲塞。我同志維護黨國，橫被摧殘，湊聽之餘，良深感念。然我北方同志，曾不以其是而氣餒心怯，雖在閻逆淫威壓迫之下，仍能本總理大無畏之精神，作不間斷之努力，再接再厲，聲罪致討。此種威武不屈之精神，奮關犧牲之偉績，不特足以寒逆賊之胆，且足以感召全國之人心，使知革命與反革命勢不並存，必如此犧牲奮鬥，始足以掃蕩訓政之障礙，完成革命之大業，因益堅其救黨救國之念，協助中央，以撲滅一切反動勢力。是則我北方同志今日之犧牲奮鬥

，實有無上光榮之代價，諸同志之志願在此，中央之所以持慰諸同志者亦在此。

閻逆冶腐惡於一爐，圖最後之一逞，雖其力不足以搖動中央，危害黨國，然負隅困，尙足以延長戰禍，加重國人之痛苦；則最後軍閥之迅速剷除，國民革命之完全實現，尙有賴於全體同志更大之犧牲與奮鬥。若同志於此時稍存畏難苟安之念，則不特此僅存之北洋餘孽肅清無望，即一切既倒之軍閥及殘餘之反革命勢力亦將死灰復燃，而過去之一切犧牲奮鬥，均將付之東流，全國人民，亦將重陷於封建軍閥割據摧殘之重圍中而莫可解救。故在今日革命與反革命最後決鬥之時，凡我同志，尤須振起大無畏之精神，出以最大的決心與犧牲，以期一鼓蕩平，永絕反動之根株，確保國家之統一；庶幾建設得以暢遂進行，訓政得以如期實現。

我北方革命同志爲領導「五四」「三一八」革命之先鋒，在北方封建勢力之下，久經奮鬥，其爲黨犧牲之精神，早爲國人所矜式；當此北洋餘孽殘餘反動環攻本黨之際，尤須確認革命之歷史與人格，本過去之精神，作最後之決戰。革命全功，在此一舉，願我北方同志共勉之！

爲時局告海外同胞書

總理倡導革命，發軔國外，我海外同胞對於本黨主義之濡染，既深且久，對於革命

事業，物質與精神上之贊助，尤爲熱烈，卒使屢經頓挫之革命運動竟獲統一全國之勝利；僑胞之功偉矣。蓋我海外同胞與本黨之關係爲最深，所企望於革命之成功者亦最切；加以近年來，我國國家，因社會秩序之不安定，工商業之不發達，國家武力之不充實，與夫軍閥之竊柄弄權，僑民之痛苦益深，我海外同胞，在本黨總理指導之下，咸警醒奮發，深明於民族危亡不絕如縷之際，非團結一致，努力奮鬥，無以恢復國際上之地位自由平等，非積極剷除一切障礙，無以完成統一而安定社會，故奮發踔厲，勇義無前，以其所受刺激甚深，乃愈覺革命之迫切也。

顧革命必須建設，訓政尤貴統一，兩年以來，本黨在北伐完成國家粗定之餘，對內力求所以立國基，蘇民困，與夫安定社會秩序之工作；對外力求不平等條約之廢除，以順應僑民迫切之需要，而保障其自然之利益。蓋休養生息，互惠平等，充足國家內部之實力，解除僑民旅外之痛苦，乃革命的本黨與革命的同胞所嚮夕以求，而今日中央所奮邁而行者也。不圖中央爲鞏固統一基礎，而委曲以求事功之完成，乃反動之共產黨保皇遺孽等必欲破壞之，中央爲謀國家之安定與人民以休養生息之機會，反動派必思摧殘之，軍閥迭起，戰禍頻仍，先之以張唐，繼之以閻馮，封建之惡習未除，自私自利之獸慾益張；卽如改組派共產黨之陰謀思逞，腐化政客之縱橫捭闔，無非欲肆其搗亂之伎倆，依附軍閥，拚命找個人蠶蝕社會之門路，彼輩心目中，已無所謂黨國，已無所謂革命，

更何嘗念及海外同胞之痛苦，以國事爲孤注，利害爲取舍，不惜將年來所僅有之和平統一局面，盡力破壞；將國內工商業振興之萌芽，恣意摧殘，此我海內外同胞所引爲疾首痛心者也。

今者桂系與張唐諸逆已倒，而閻逆錫山馮逆玉祥竟復繼之以起，論其罪惡，擢髮難數，舉其近來之顯著者，如忘發主張，破壞黨國，摧殘教育，擾亂金融，截留賑款，賣國求榮，事實俱在，無可諱言，推其用心，無非欲破壞和平與統一，而恢復其傳統割據的封建局面，以宰割人民，狂洩私慾，雖兩逆爲勾結反動趨向腐惡之目標雖不同；而陽假革命破壞統一實行割據之行爲則一，利害結合，狼狽相從，固無足怪。惟思國家之和平與統一，爲我民衆最迫切之要求，亦爲本黨推行訓政建設，完成國民革命之必要條件，是背反民衆之要求而阻礙革命之進行者，即爲我民衆之公敵，本黨之罪人；我海外同胞，所渴望於本黨及政府者，尤在於求國家之統一，使建設得以暢遂進行，工商業賴以充量發展，我僑民乃有向國內投資之機會；且建設之能力增加，國際之地位自高，而僑民之痛苦，亦於焉解除。今閻馮兩逆，既以破壞和平統一爲目的，阻斷我僑胞愛護祖國之熱望，將陷全民於萬劫不復之地位，是已爲我海外同胞之深仇大敵。此所以本黨中央爲國內民衆減輕戰禍計，爲海外同胞解除痛苦計，爲澈底掃除軍閥餘孽滅絕亂源計，乃不得不遵照民衆之意旨，以懲辦禍首，戡定亂源，予反革命者以最後之制裁。

我親愛之海外同胞，昔以見祖國外患日亟，民困日深，而熱烈從事於三民主義之革命運動，致造成今日光榮之歷史燦爛之功績。現值軍閥蠢動，建設事業阻礙橫生之際，知我僑胞必將本其愛國精神，供獻其偉大之力量，以協助中央從事於革命建設之完成也。至本黨剷除叛逆，既具決心，反側之徒，銷滅在即，彼輩勢窮力蹙；國內難以托足，勢必混迹海外，從事反動之工作，以搖撼我僑胞之耳目，爲死灰復燃之企圖；所賴我海外同胞一本革命救國之初心，對一切反動份子，同申檢討，以表揚我中華民族服正義，愛國家之偉大性格，借以消除列強歧視華人之成見，團結整個之民族；促三民主義之實現，絕人類之東縛，此一重大之使命，我僑胞瞭解最早，則負荷先驅；匪喻人任矣。革命的海外同胞，其速興起！

討伐叛黨禍國殃民的閻錫山馮玉祥

一
四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9341B

